

桂楷冰編著

第一集

中國抗戰史演義

東方書店發行

857.48

248

4:1

中國抗戰史演義

湯恩伯著



3 2173 0202 9

序

「中華民族，是一個神秘的民族，」這是抗日戰爭發動後產生的兩句新話。這兩句新話，漸漸兒傳播開來，越傳越增加它的神秘性，後來，所有反侵略的國家，竟都是這樣的說。

爲什麼說中華民族是一個神秘的民族呢？且把抗戰以前的情形來看：戰爭是不能沒有軍火的，以當時中國的軍火與日本比，正如「雞卵」與「石塊」，雞卵可能敵得過石塊嗎？戰爭是不能沒有兵力的，以當時中日的情形來說，中國的兵員雖多，向來是自行其是的老弱募兵，日本的兵員雖然沒有中國多，却是數十年來生聚教訓出來的一支侵略軍隊。以當時的環境來說，德義日軸心國家正橫霸歐亞，睥睨世界，日本有德義作後盾，尙有何畏，中國呢，蘇聯是嚴守中立的，英美是抱觀望態度的，除了「自力更生」外，竟無第二條路可走，所謂「自力」說也可憐，是幼稚，落後，不科學，左支右絀，處處是發生問題。雙方優劣之勢，相去真是懸殊。然而，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却就在這種情形之下爆發了！「七七」蘆溝橋日寇啓釁以後，雙方苦戰十年的國共兩黨，竟於一旦覺悟「兄弟鬩牆」之非，「燃箕煮豆」之慘，同心同德，協力抗日，這不是一件神秘的事嗎？淞滬戰爭爆發以後，上海市長俞鴻鈞仗義執言，舌戰岡本，聲聲句句，氣壯山河，砲聲既響，日寇揚言於數日內即可打到南京，不意淞滬一打就打了三個多月，寶山城全營殉國，四行庫孤軍死守，其壯烈足以驚天地而

泣鬼神，中華民族竟也會這樣的幹，這不又是一件神祕的事嗎？台兒莊殲敵，徐州城突圍，長沙三次會戰大捷，使日寇深陷泥淖而無法自拔，這不更是一件神祕的事嗎？日寇既陷泥淖，無法自拔，設計勾引汪逆精衛等一羣甘心賣國的漢奸，叛離中央，組織偽府，大鑼大鼓的宣傳鼓吹，結果，竟不發生什麼作用，而抗日戰線反而更加堅強，這又是何等神祕的事呀！

其實，中華民族有什麼神祕呢？說中華民族神祕的人們，他們只看到中華民族的外貌，並沒有看到中華民族的內心，他們更沒有知道中華民族的內心是團結的。燒殺淫掠，家破人亡，可說慘了；流離失所，餓殍載道，可說悲了，但都咬住牙齦，抱定宗旨，既不怨天，亦不尤人，一年，二年，三年以至八年，守住崗位，爭取勝利，大家都認為中華民族的自力非常雄偉，只要得到一部分物質的援助，一定有戰勝日本的一天。現在，這戰勝日本的意志果然成功了。

所以這一次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事，也是一件可歌可泣值得大書特書永久作為紀念的大事。友人杜君惜冰，自「七七」起，即廣事搜集史料，不問巨細，搜羅無遺，滌瀝各報，悉數托人剪貼，其寓處雖經敵偽搜查二次，但史料部分，早已機警寄藏，未致散失。勝利以後，杜君以史料示余，並謂擬寫一通俗小說，俾社會各階層都知曉一些抗戰之經過，使後之來者亦明白抗戰之艱鉅，余大表贊同，並樂為出版。今全書已成，拜讀之餘，興趣無限，因草數語，以弁其端。

目次

第一回	萬寶山鮮民成禍水	蘆溝橋日寇起爨端	一
第二回	王冷齋持正執言	吉星文裹傷苦戰	一〇
第三回	戰南苑趙登禹殉國	退保定宋哲元興兵	二〇
第四回	平津淪陷鬼哭神號	滬市頻驚風聲鶴唳	二七
第五回	銀翼凌空神鷹來海上	硝烟彈雨壯士入滬東	三八
第六回	南京路巨彈驚魂	寶山城全營殉國	四七
第七回	湯恩伯死守南口	劉汝明痛失張垣	五五
第八回	棄天鎮李服膺伏法	守忻口郝夢齡捐軀	六三
第九回	平型關初試游擊戰	陽明堡火燒日機場	七二
第十回	太原城兩路鏖兵	四行庫一軍死守	七七
第十一回	柳川師團偷渡金山衛	紅星勇士炸沉陸奧艦	九三
第十二回	陳季良率艦保要塞	唐生智聚眾守南京	一〇二

第十三回	蓄意挑釁美艦遭轟炸	慘無人道日寇肆暴行	一一一
第十四回	韓復榘輕棄濟南	王銘章身殉滕縣	一二〇
第十五回	台兒莊日酋喪師	徐州城大軍突圍	一三一
第十六回	三島揚威空中驚紙彈	黃河決口天意助中華	一四六
第十七回	寇掠沿海島民遭浩劫	圍攻中航舉世斥元兇	一五五
第十八回	血戰馬當長江誇天塹	聚殲廣濟窪地建殊勳	一六四
第十九回	一擲拚孤注華南進犯	三軍皆大意痛失羊城	一七一
第二十回	戰略達成全師撤武漢	神經過敏大火燬長沙	一七八

第一回 萬寶山鮮民成禍水 蘆溝橋日寇啓釁端

世事攔翻一局棋，八年抗戰費心機，
眼看半壁金甌脫，莫再蘭豬噴豆箕。
籌策元戎推上算，立功將士半顛危，
終教日落扶桑外，還我河山樹旌旗。

這一首詩，單道我國八年抗戰，終於戰勝日本的事。原來那日本在我國的東面太平洋的西北角，全國由一千多個羣島所組成。居民屬黃種的大和族，形貌極像中國人，相傳當初秦始皇遣徐福攜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求仙，一去不返，就是停留在日本島上，現在的日本人，都是當初徐福所攜童男女的後裔。這雖然是荒誕不經之談，但日本人的身體都比較矮小，所以我國古代以來就稱之爲倭人。日本人自己也說不出自己的來歷，只好自稱是神的後裔，又說他的國家是日所出的地方，所以名他的國爲日本。那日本蹙處羣島，地狹民貧，爲談世界大勢者所不屑道，古時不是臣服我國，就是滋擾我邊防。明代倭寇侵擾我沿海一帶，形成我國最重的外患，後來幸得戚繼光將軍加以蕩平。自此以後，二三百年來，總算相安無事，因爲他的國家也很貧弱，沒有侵略我國的力量。及至西歷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提督伯利率軍艦四艘駛入東京灣，日人大駭，驚爲妖魔下降，甚至有急奔廟宇哀告神佑的，其愚蠢幼稚有如此。其實美艦此來，乃是持着國書，要求與日本修好通商。當時日本的政權還握在幕府手裏，而幕府方面並沒有開放門戶和外國通商的意思，因此預備敷衍

了事，可是伯利却堅持和幕府的最高當局會見，奉呈國書，態度非常強硬，表示不惜佔領日本的一二港灣。於是幕府方面只得將他的國書收下，約定於明年春天作確定的答覆，好不容易才使伯利和他的艦隊離開日本。到了第二年，伯利果然如約來聽取回音，這次他帶來了七艘軍艦，駛入浦賀港後，更進入神奈川灣（即橫濱的海灣），務必要獲得滿意的答覆，否則準備一舉攻下江戶（即現在的東京），當時的幕府並沒有足以和美國一戰的軍備，迫不得已，只好開放長崎、橫濱等地通商。不久因為屠殺英國浪人，引起英法美荷四國聯合與師問罪，賠款三十萬金元始得了事。日本屢經「黑艦」（指美國軍艦）恐怖，幕府威信大減，尊王攘夷的論調抬頭起來，終於推翻幕府，完成明治維新，於是全國上下勵精圖治，取歐美的精華，棄故舊的糟粕，注意工商，講求外交，整頓軍備，國勢為之一振。依理日本既和我國同種同文，在他維新以後，國勢日強，正該扶助我國，共存共榮，復興東亞才是，不料那氣度狹隘，陰滑險狠的日本人，不此之圖，反而把我國當做他侵略的唯一對象。羽毛尚未豐滿，就露出他的猙獰面目來。光緒五年，奪我琉球羣島，拓地五萬方里，這是侵略中國的第一步。光緒二十年，朝鮮內亂，中國遣兵往援，日本派兵乘機而入，造成甲午中日之戰，中國不幸失敗，和日本訂立馬關條約，除承認朝鮮獨立外，復割台灣澎湖列島於日本，失地十三萬方里，賠款二萬三千萬兩，開沙市、蘇州等五處通商，許日人有在我內河航行、內地設立工廠之權。庚子義和團事件發生，日本參加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翌年，迫我訂立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得賠款三千四百餘萬兩。光

緒三十年，日俄戰起，日本戰勝俄國後，迫我訂立所謂中日滿洲善後條約，繼承俄國遼東半島的租借地和南滿鐵路及其附屬特權。宣統二年，日本又正式併吞朝鮮，割我屏藩八十萬方里。民國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又趁火打劫，利用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野心，於民國四年提出滅亡我國的二十一條條件，迫我在二十四小時內承認。民國八年，第一次大戰告終，巴黎和會開幕，日本因與各國先有秘密交涉，致陷中國外交於失敗地位。民國十六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為謀貫徹併吞我國，獨佔東亞起見，乃有所謂大陸政策的具體決定。日本大陸政策對我國的陰謀和實施，分爲四期進行：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國。這時第一二期的大陸政策已告實現，惟有第三期的滅亡滿蒙和第四期的征服全中國還未成功，所以日本便秣馬厲兵的準備侵略我東北三省。可是這時我國民衆也已覺醒，一致集合在國民革命軍的大旗之下，進行消滅爲虎作倀的軍閥的戰爭。日本看見革命軍聲勢浩大，便兩次出兵山東，意圖阻撓北伐，終於在民國十七年造成「五三」濟南慘案，慘殺我交涉員蔡公時，我軍民被屠殺的數以萬計。幸虧革命軍看破日本意在挑釁，隱忍繞道，避免口實，而奉系軍閥張作霖亦以國家爲重，自動讓出北京和天津，退往關外，日人的陰謀遂未得逞。日本恐東北軍全師而還，對他的侵略東三省將感不利，遂決意阻止張作霖出關，曾提出滿蒙用兵的警告書，以示恫嚇，但張作霖不顧一切，毅然撤兵關外，日本遂在皇姑屯車站埋藏炸藥，炸死張作霖。張作霖死後，張學良繼掌政權，深覺日本侵略東

北，無微不至，爲虎作倀，必喪虎口，念及父仇不共戴天，非輸誠中央，不足對外，於是遂有易幟之舉。日本雖然阻撓恫嚇，張學良却始終置之不顧，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東三省各地到處都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飄揚，日本當然忌恨萬分，到了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終於悍然出兵，侵佔我東北，造成歷史上空前的慘變了。正是：

野心封豕貪無饜，蘆毒長蛇進不休。

日本侵佔我東北，雖然發源於「一九一八」，但牠的造因，却是所謂「萬寶山」事件。萬寶山事件是怎樣發生的呢？原來日本在我東北的殖民政策，除了直接移殖外，並採取日鮮滿逐步遞移辦法，就是移殖日本人到朝鮮，驅朝鮮人到滿洲，所以東三省江河沿岸和鐵路地帶，莫不有朝鮮人居住。這些移殖的朝鮮人，都由日本東拓會社發給資金，年年擴充他們的種植租地，常常有蠻橫的朝鮮人憑藉日本人的勢力，拖欠租金，霸佔田地，以及無端尋釁仇殺等慘劇發生。民國二十年四月間有朝鮮人李昇薰、李造和、朴魯星等十人，假託長春土人郝永德名義，向吉林省長春縣政府呈報縣屬萬寶山裴家店等處窪地約五百畝，希望租期十年。長春縣政府還沒有批准，這租約尚無法律效力，不料該李昇薰等就召集鮮人申永均、崔金朴等四百餘名，攜帶農具手槍，在該租地附近地方挖掘水溝，引導伊通河水，佔用我農民田地長二十餘里，寬至四丈，又把挖出的泥土堆積兩旁成壩，也長二十餘里，寬至七八丈，又毀我農民田地約四百餘畝。復進而建築水堰，橫阻河流，所有河流上游

沿岸低地我農民田地二千餘畝，悉成澤國。此外因橫堰斷水，河道阻絕，沿河數百戶航業居民的生計，也受到重大打擊。該地農民，因為田地無端被挖，河道交通阻斷，影響生計很大，乃於六月二十五日，向長春縣政府請願，請設法向日方嚴重抗議，並羣起質問朝鮮人，請他們填溝還地。誰知結果不但無效，反遭該地武裝日警毆逐。我國人爲團結自衛，保護自己應有的權利起見，乃於七月二日，早上七時，實行填溝平堰，該地日警竟敢開槍轟擊，當場射傷徒手農民多人，同時又捕去十五六人，嚴刑吊打，備極慘毒。日方自知理曲，索性反咬一口，反說我國農民暴動，毆殺朝鮮人，紛紛調集軍警馳往該地捕人，並搜繳我農民自衛槍械。萬寶山馬哨口等地，均被日本軍警佔據，並挖掘戰壕，架設機關槍大砲，埋伏炸彈地雷，斫伐林木，扣留船隻，夜間令朝鮮人武裝放哨，聲勢洶洶，百端向我挑戰。幸虧我方力持鎮靜，不爲所動。日人見計不得逞，遂授意朝鮮各地日人報館，日出號外數次，捏造謠言，詭詞聳聽，挑撥華人和鮮人間的惡感，鼓吹鮮人進行激烈的排華運動，使全鮮空氣非常惡劣。一般盲目的鮮民，遂聚衆暴動，向我在朝鮮各地僑民猛烈攻擊，爲時繼續四五天之久，華僑死數傷達千人之多，財產損失達數萬萬元之鉅。萬寶山慘案和朝鮮慘案相繼發生以後，我國仍舊貫徹和平宗旨，沒有報復舉動，日本見挑撥之計不成，遂又施展他製造事件以爲侵略藉口的慣技，誣稱他的參謀本部陸軍上尉中村麗太郎於六月上旬由哈爾濱赴興安區旅行，被我國兵士所害，乘機向我國要求解決滿蒙過去一切懸案，雖經我東北當局答應懲兇道歉，而日本軍閥的氣燄已經不可遏

止，於是炸毀南滿鐵路強佔遼吉的慘劇遂轟然爆發。九月十八夜十時，日軍五六千人，先將南滿鐵路柳河橋軌道炸燬一段，作爲進犯的口實，卽以半數進攻我北大營，以半數襲擊瀋陽城。十九日晨六時，日軍大隊蜂擁進城，向我警察局開砲轟擊，繳械約四五千枝，遂次第佔領政府機關、銀行、電報、電話局，並佔領城外的兵工廠，迫擊砲廠，飛機廠，各項軍械飛機都被日軍沒收。日本進攻遼吉，事先早有整個計劃，所以一經發動，遼甯省的安東、營口、牛莊、鳳城、海城、昌圖、通遼、洮南、撫順、吉林省的吉林、長春、敦化、延吉等地，便先後相繼淪陷。日手當時張學良正在北平，命令所部不許抵抗，東北愛國士兵莫不抱槍痛哭失聲。日本既不勞而獲遼吉兩省，遂又揮戈北上，想一鼓而奪黑龍江。但我黑龍江省代理主席馬占山將軍，乃是一個賢明的民族英雄，不甘國土落於敵手，遂以塞外的一旅孤軍，奮起抵抗。在嫩江和日寇血戰一月，震動中外，終以彈盡糧絕，不得已退往黑東克山、拜泉一帶繼續抵抗。日軍佔領黑龍江省垣後，又由瀋陽西犯錦州，張學良不戰而退，日本軍隊遂直達山海關下。日寇攫奪我東北三省後，就想迫我國加以法律上的承認，於是民國卅一年一月廿八日的淞滬戰事遂又跟着爆發。當時牠本來想一鼓握我咽喉，擾我腹心，迫我作城下之盟，不料事與願違，所謀適得其反，在上海打了三十多天，一再調兵遣將，終未能達到牠的野心，同時國聯調查團又在東來，只好趕緊和我國成立淞滬停戰協定。國聯調查團來華後，日本爲了掩飾他侵略的面目，不得不暫時按兵不動。等到調查團一走，他遂於民國二十二年元旦進佔山海關，接着又進犯熱河。熱河省主席湯

玉麟老朽庸懦，沒有抵抗的決心，以致不滿八天而熱河失守。熱河失陷後，中國軍隊再退到長城一帶，可是日本的侵略野心益發變本加厲，又追逼到長城各口來，我軍在冷口、喜峯口、古北口等地和他血戰月餘，造成不少驚人的戰績，尤以守喜峯口的宋哲元部下二十九軍的用大刀殺敵，最爲英勇悲壯。終於因爲武器相差懸殊，各口相繼失陷，接着灤東也告陷落，日軍直逼平津，中央遂派黃郛北上，設立華北政務委員會，和日本訂立塘沽協定，是爲日本強佔我東北四省後又圖謀佔我華北的開始。這時雙方雖告局部停戰，但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仍舊有加無已，二十三年，利用漢奸殷汝耕在冀東設立偽自治政府。二十四年，又製造所謂華北自治運動，向我北平當局提出最後通牒，壓迫我中央黨政勢力退出河北省，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商震等先後被日方要求撤換，最後由宋哲元出面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遂得暫時相安無事。二十五年，日本謀佔華北更趨積極，他先嗾使內蒙各盟旗的王公宣佈獨立，接着又在上海、漢口、成都、北海等地先後製造事件，以爲發動侵略的藉口，而豐台事件更是他想佔領平津的野心最露骨的表现。豐台在北平的南面，爲華北的交通要隘，由於日方的一再壓迫，中國在豐台的駐軍已經減到一營，而日本駐軍反而增加到三千餘人。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我軍一連在豐台秋操，日軍也有一部分在舉行演習，恰好狹路相逢，各不相讓，日軍竟把我軍包圍，並把連長擄去，我軍士兵也就準備抵禦，日軍並大批增集，和我軍形成對峙的形勢。宋哲元聞訊，急令我軍只能自衛，不可開槍，並和日本互派代表談商，結果雙方撤兵，我軍退出

豐台後，豐台就被日軍佔據。這時北平東面的通縣，北面的密雲，都已在日方的勢力範圍之內，豐台被佔據後，日軍已造成東南北三面包圍北平的戰略優勢，只有西面的蘆溝橋還爲我軍所保持，他要進佔北平，必須把蘆溝橋也收歸他的勢力範圍，纔能完全切斷我軍應援北平的路線，所以他的蓄意挑釁，以便藉口侵佔蘆溝橋，差不多是有必然性的。這年冬天，日本指使蒙僞軍進犯我綏東，被傅作義將軍擊退，我軍並乘勝進克百靈廟、嘉卜寺等地，未幾，蔣委員長在西安蒙難脫險，全國漸趨統一團結，日本害怕我國統一成功以後，國力日強，將使他的侵略政策走上末路，於是決定趁我國的統一還沒有完全告成以前，加緊侵略。日本侵略中國，本來是政治、經濟、軍事三者並進的，這時軍事方面進犯綏東既告失敗，政治方面張學良和川越茂的談判也告決裂，川越茂提出滅亡我國條件七項，經我國嚴詞拒絕，同時我國也提出對抗條件，談判毫無結果而散。於是他便實行經濟侵略，先在華北各方面進行武裝走私，接着又於民國二十六年春天派兒玉謙次來華，進行所謂中日經濟提攜工作，結果一無所獲，同時走私也經我華北軍警機關嚴行取締，無從發展。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的侵略處處碰壁，而他謀奪我華北的野心又迫不及待，遂不惜繼續製造蘆溝橋事件，以爲進犯我華北的藉口。在他的初意，也許只打算進行局部戰爭，先佔領平津，再逐步推進他的蠶食政策，不料在他燃起蘆溝橋的烽火以後，我國竟不容他罷手，一直和他打了八年，終於把他拖入泥淖，弄得他泥足深陷，最後不得不屈膝投降，這也是日本軍閥始料所不及的。正是：

欲向蘆溝看曉月，反教紅日自西沉。

却說那蘆溝橋，在北平廣安門外西南三十六里，屬宛平縣管轄，跨永定河而立，和平漢鐵路遙相對，成爲出入北平的唯一要道，從前鐵路沒有造成的時候，西南各省上京應考的士子，都要從這蘆溝橋上經過。這橋雖不像萬里長城一樣舉世聞名，但牠的歷史却也相當的悠久，還是金朝時候用石建築而成，費去三年的工程。全橋共長六百六十尺，闊二十六尺，共有十一個橋洞，兩旁橋欄上彫刻着許多小小的石獅子坐像。元明清以來，時加修建，所以至今還很完整。橋的兩端各有瓦亭，豎着碑刻，一面碑上是清朝乾隆皇帝御題的「蘆溝曉月」四字，還有一面碑上，則記述着這座橋的建築始末，爲平西著名勝蹟。永定河源出桑乾，桑乾古名濕水，又名卽蘆溝，由山西舊寧武、大同諸府流入河北省境後，卽稱永定河。蘆溝石橋原扼平漢交通孔道，自從平漢鐵路的蘆溝鐵橋傍着石橋築成後，形勢更爲衝要。民國十一年奉直戰爭，兩軍爲了爭奪這一要隘，曾經在這裏肉搏五晝夜，廝殺得血染永定河，死屍堆積如山，造成內戰史上最殘酷慘痛的一頁。宛平縣移治於蘆溝橋，是在民國二十一年間，宛平縣政府，就設於橋的西端。宛平一名肥城，城垣並不高大。蘆溝橋車站離北平前門只有十五公里，平漢北甯兩路鐵軌，就在牠東面的豐台接軌，所以蘆溝橋實在是北平的門戶，一旦有事時，攻守都有相當的憑藉，不致和外界完全隔絕。同時牠在豐台西南，對豐台的日軍有莫大的威脅，如果豐台的日軍要有什麼動作，只要在北平和蘆溝橋兩面同時發動，就可以造成他腹

背受攻的形勢，所以他要佔領北平和保障豐台日軍的安全，都非佔蘆溝橋不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間十點鐘時，日軍一木清直所部的一中隊，在蘆溝橋附近實行夜間演習，當他集合歸隊的時候，突然藉口點名時缺少日兵一名，並說會聽得宛平縣城內發生槍聲一響，一定是宛平城內的中國駐軍向他們射擊，那失去的士兵，是被駐軍擊斃了，遂派軍官和日軍數名，要求入宛平縣城搜索。但那時已經深夜，城門業已緊閉，居民都已安睡，如若放日軍進城，既足以擾亂治安，還要引起居民的誤會，所以我駐軍和宛平縣政府婉詞拒絕，不肯答應他們的無理要求。可是日軍却聲勢洶洶，一定要進城搜查，並開槍示威。這一響槍聲，便種下了中日間八年戰爭的導火線。

第二回 王冷齋持正執言 吉星文裏傷苦戰

却說日軍在蘆溝橋挑釁，藉口說他們在演習時失去日兵一名，要求立即率隊入宛平縣城搜查。宛平縣長兼河北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王冷齋當即嚴加拒絕，一面通知駐軍金振中營長，對城防切實戒備，一面命令警察保安隊代為搜尋，可是並無所獲。王縣長乃親赴北平市政府和冀察外交委員會報告，報告後，就奉命赴日本特務機關部，向機關長松井交涉。王縣長到達日軍機關部時，已經是午夜兩點鐘左右，這時冀察外交委員會主席魏宗瀚，委員林耕宇，冀察綏靖公署交通處副處長周永業，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顧問櫻井都在。先半小時松井已經得到報告，說失縱的日兵

已經歸隊，但須明白怎樣失蹤的情形，以便談判。王縣長當說：「怎樣失蹤，只要問明該兵，就可以明白，但爲周到起見，由雙方派員調查也可以。」當即決定由王縣長和周永業、林耕宇、櫻井和日本通譯官齋藤五人前往。五人正打算出發間，又得到報告說，駐豐台日軍數百人已經全副武裝，開往蘆溝橋，事態已見嚴重。同時，日軍聯隊長牟田口廉請求王縣長和林耕宇同往一談，王縣長當即和林耕宇同往日兵營，和牟田口接洽。牟田口看見了王縣長就問：「王縣長此去，能否負責處理事件的全責？」王縣長答道：「剛才在機關部所商，係負責調查使命，現在事態還未明白，尙談不到處理，這事責任應該由何方担負，現在也不能臆斷。」牟田口又說：「倘若事態明白，總以當地處理爲是。日本方面現在已經決定，由森田聯隊附全權處理，因爲事態緊迫，勢或不及請示。閣下是地方行政長官，發生事件，又在貴署管轄境內，自有權宜處理之權。」王縣長知道日方又想師豐台失馬事件的故智，用心十分毒辣，假使自己一次權宜處理，以後什麼調查談判都談不上了。所以仍舊堅持以先行調查再談處理爲原則，對牟田口所請堅決拒絕。這樣談判了約有半小時，牟田口見無法，乃答應先行調查。王縣長同林耕宇出日兵營時，看見日兵三百餘人，分乘大汽車八輛，已經向蘆溝橋出動，乃急會同周永業、齋藤、櫻井等出發。當車抵宛平縣城東北角約一里的沙崗地方時，看見那邊已經被日軍佔據佈防，士兵多數伏臥，均作射擊準備。這時突然有日本特務機關部輔佐官寺平奔到車前，阻止前進，並取出地圖對王縣長說：「現在事態已經十分嚴重，來不及調查談判，應請貴縣長趕快處

理，下令城內駐軍向西門外撤退，日軍進至東門城內數十米突地點，再行談判。」王縣長回答道：「這是在貴機關部商定，先從調查入手，剛才牟田口聯隊長要求我權宜處理，我已經拒絕。貴輔佐官所說，離題太遠，到底是奉的那一方面的命令，我實在不明白。」寺平道：「平時日軍演習，都可以穿城而過，何以今天演習，不能進城？」王縣長冷笑道：「只怕你到中國來不久，還不明白這裏的情形，向來日軍演習，都在野外，從來不曾有一次穿城而過；你所說先例，請指出到底是那一月那一天的事實，以爲佐證。」原來寺平是接濱田的後任，到中國來還不滿三月，實在不知道日軍演習從未穿城而過，這時經王縣長反詰，不禁語塞，遂惱羞成怒道：「此項要求，係奉命辦理，事在必行，請你見機而作，以免危險。」同時，森田聯隊附就請王縣長和林耕宇下車，指示日軍陣容，槍炮並列，意在對手無寸鐵的他們示威。森田又向林耕宇道：「要請王縣長趕快決定，十分鐘內，如若沒有解決辦法，嚴重事件立即爆發，槍砲沒有眼睛，我代你們危險。」王縣長這時明知業已陷身日陣，但責任所在，雖然備受威脅，却已把生死置諸度外，當即嚴詞拒絕，只說：「僅奉命調查，別的都不知道，危險更無所顧慮。並且第一步調查辦法，係在特務機關部決定，前後方不應該這樣矛盾。這裏不是談判的所在，如若你們依照後方決定原則辦理，就應在城內從容商量，否則一切責任應由你們負擔。」森田和寺平看見威嚇不成，乃自行商定，由寺平同王縣長和林耕宇進城談判。進城後，周永業、櫻井、齋籛已經先在，當在專員公署談判，日方仍舊堅持入宛平城內搜查，並要求我方撤退蘆溝橋守軍爲

先決條件。我方代表當作堅決表示說：「和平固然希望，但要求我軍撤退，則蘆溝橋可以作我們的墳墓，願意和蘆溝橋共存亡。」談判決裂，衝突繼起，不五分鐘，城外槍聲突發，日軍已開始向我守軍射擊，槍彈紛紛掠屋頂而過。我方代表當以電話向北平報告開火情形，一面仍舊和櫻井等加緊談判。雙方談判約一小時，日軍森田聯隊附忽然從城外派人持了名片來，要求我方派員出城面談，營經商定雙方下令停止射擊，由林耕宇和寺平縫城而出，和森田面商，但仍舊毫無結果，林等即返北平報告。雙方又繼續射擊，日軍並以迫擊砲襲擊城內，雙方都有死傷。到了八日午後四時，牟田口派人帶了信由城外鄉民繞道轉遞進城，請王縣長和吉星文團長或金振中營長出城親商。王縣長洞燭其奸，知道牟田口是想騙他和吉團長出城，扣押作抵，以便對城內我守軍提出要挾，所以便用未便擅離職守的話回絕了他。隔了一小時，牟田口又來信要求三事：第一，限即日午後八時止，華軍撤離河東日軍亦撤退河西，逾時就實行用大砲攻城。第二，通知城內人民遷出。第三，在城內的日顧問櫻井，通訊官齋藤等，請令他們出城。王縣長當答以第一，本人非軍事人員，對於撤兵一節，未便答覆。第二，城內人民，自有處理辦法，勿勞代為顧慮。第三，櫻井等早已令他們出城，但他們仍舊願意在城內商談，努力於事件的解決。這時槍聲已停，雙方都抱沉靜態度，以等待事件的演進。到了午後六點鐘，王縣長忽然想起專員公署地點，實在是日軍攻擊的良好目標，未使久留，同時日本櫻井顧問等都是輔助辦理外交，並非軍事人員，現在他們留在城內，也應該盡力之所及，切實保護他們，勿使他

們遭難，於是便在附近另找一所民房辦公，並請櫻井等同往。六時零五分一行離開專員公署，剛走出大門十餘公尺，日軍大砲已連珠而來，每顆砲彈都落在專員公署裏面，專署的房屋東北一角被砲彈轟塌，營長金振中受傷。自此以後，雙方一連戰了三小時，北平和蘆溝橋間的電話線被砲火摧毀，已不能通話，命令報告都由豐台轉達。這時我西苑駐軍一旅，由何基澧率領，已開到八寶山，向王界店、大井村方面截斷日軍後路。九時以後，我軍戰況甚佳，已經把迴龍廟和劉莊一帶的日軍逐走，日軍傷亡，倍於我軍。這時王縣長接到北平命令，說已經向日方提出交涉，限日軍當晚向豐台撤退，否則我軍就實行進攻。同時牟田口又直接寫信給王縣長，請派員協商停戰辦法。王縣長因為北平方面已經決定原則，對於牟田口的信不便答覆，遂置之不理。到了九日早晨，北平方面已經和日方交涉好了三項妥協辦法：第一，雙方立即停止射擊。第二，日軍撤退豐台，我軍撤往蘆溝橋迤西地帶。第三，城內防務由保安隊担任，人數約二百名到三百名，定九日晨九時接防。這三項妥協辦法，由北平市長秦德純用電話轉告王縣長，王縣長接電後，當即通知吉星文團長知照，但至六時，日軍突然用大砲攻城，連續射擊達百餘發，這是妥協聲中日方背約棄信的第一次。王縣長一面電話北平報告，請向日方交涉，經電詢日方，據說係為掩護退却，一切仍照北平所商三項原則辦理，並說日軍已開始撤退。王縣長當派便衣隊警往城外偵察，據報告說：五里店方面的日軍，確實已漸次向大井村方面撤退。同時北平來電，也說保安隊已於早晨六時向蘆溝橋出發，計程九時可到，乃候至十時，保

安隊仍無消息。經派人探明，原來該隊到大井村後，被日軍所阻，不能前進，以致發生衝突，我方陣亡士兵一名，傷數名。王縣長當即電平，請向日方交涉制止，並履行諾言，到了午後三時，交涉仍舊沒有結果。這時北平所派雙方監視撤兵委員已到，計日方爲中島顧問，我方爲冀察綏靖公署高級參謀周思靖，外交委員會專員林耕宇同來。到了宛平縣，就分兩組，實行監視撤兵，甲組担任迴龍廟和鐵橋一帶，委員爲周永業和櫻井乙組担任大井村、五里店和東北角沙崗一帶，委員爲周思靖和中島。雙方分頭出發，到四點鐘回城，都說已經監視撤退完畢。但保安隊始終沒有到來接防，王縣長當即請周思靖往大井村，和日軍旅團長河邊正三接洽，中島也同往，才由周思靖等帶進保安隊士兵五十名，請先行接防，再商量辦法。王縣長以北平雙方所定的原則內，接防保安隊的人數爲二百名至三百名，現在只到五十名，就是連同本縣隊警，也不敷城防分配，當即拒絕接收，一面通知吉團長注意，一面並電話北平交涉。約半小時，得北平覆電，說已經和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交涉妥當，所有出發保安隊，仍舊可以全數進城，不過所帶機關槍，則另派員押運回平。六時左右，保安隊全部進城，但仍不足二百名之數。據說是因爲每架機關槍由原隊兵三人運回北平，所以人數減少，該隊由團附王揮塵，營長賈朝率領。王縣長和他們面洽分配防務後，吉團便全部移駐河西。這時，日軍河邊旅團特派笠井顧問，廣瀨祕書，和愛澤通譯官三人，攜香檳酒來縣，向王縣長面致慰勞，各人並面盡一杯，以祝這不幸事件的得以短期解決。依照國際慣例，雙方既飲香檳，就是和好的表徵，不意笠井等

去了不久，王縣長就查明城外東北角沙崗的日軍還有若干沒有撤盡，並且有去而復回的，數目約達三百餘人，於是大為疑慮，除電話北平報告外，並通知吉團長，王團附，切實注意戒備。該處監視撤兵委員本為周思靖和中島，這時周思靖已先返北平，中島也忽忽想走，王縣長恐怕有事件，事還有餘波，所以堅留他在城內協助處理，並且他本來是監視撤兵人員，現在既然發現日軍還未全撤，則他的責任還沒有盡，自有留縣的必要。中島心上雖不願意，也只好暫留。到了十日早晨二時三十分。東北角日軍忽然開槍射擊，復圍攻城，幸虧我軍事先已有戒備，王縣長除電北平報告外，就向中島交涉，經中島電詢北平旅團部和聯隊部後，答稱實係雙方哨兵因誤會開槍，日方絕無攻城企圖。一小時後，槍聲已停，同時北平也來了電話，叫王縣長和中島同往商決外交未了事件。王縣長就於夜間七時和中島同車赴平，車過宛平縣東北角鐵路涵洞處，見日軍步哨未動，且有日兵三人阻止前進，經告以赴平接洽停戰辦法，方始放行。七時半，王縣長同中島抵平，就和河北省政府主席馮治安，北平市長秦德純面晤，報告日軍不肯全撤，非徹底交涉，實在不能算作了結。接着櫻井，中島，齋藤等三人，都到秦宅會商，我方為秦市長德純，程旅長希賢，周參謀思靖，和王縣長冷齋等四人，日方為櫻井，中島兩顧問及齋藤祕書等三人。王縣長首先就提出東北角沙崗日軍未撤為話題，請注意討論。齋藤說：「未撤日軍，是因為有陣亡死屍兩具，還未尋到，所以留此項部隊在附近搜索，並沒有別的用意。」王縣長當說：「搜索事件，用不着這許多部隊，且更不必攜帶機關槍迫擊炮等兵器，如臨大

敵。」齋藤說：「因為恐怕中國軍隊射擊，所以不得不多留部隊，以資警戒。」秦市長程旅長都說：「倘若單是爲了搜索屍體，這事很容易辦，我方也可以幫同辦理。」當經商定組織搜索隊，委員六人，我方由二十九軍、冀北保安隊和專員公署各派一人，日方爲櫻井、中島、笠井三顧問共同組織，並由二十九軍及保安隊各派士兵十名，日軍派二十名，都是徒手，由六委員率領，就蘆溝橋附近各地盡量尋覓，限定時間，無論發現與否，日軍均應在限定時間內撤盡。議定以後，雙方都表同意，定於午後一時出發。乃櫻井、中島、笠井三人，忽然同時離席，竟一去不返，同時各方報告接連而至，說日軍已由天津、通縣、古北口、山海關等處陸續開到，且有飛機大炮鐵甲車坦克車等多輛，開到豐台，已將大井村、五里店佔領，北平和蘆溝橋的公路業已阻斷。可見日方的所謂搜索屍體，顯係飾詞緩兵之計，王縣長接得各方報告後，就由長辛店返宛平縣辦理一切，並率領縣裏的隊警協助守城。原來那王冷齋縣長是福建人，自幼就學習陸軍，富於胆識，所以雖然在日方不斷威脅之下，仍舊能夠持正不屈，處理蘆溝橋事件非常得體，雖老練的外交家對之也自愧不如。這時中央方面也已接獲報告，便由外交部電令駐日代辦楊雲竹向日本外務省提出抗議，同時又派亞洲司第一科科長董道寧向日本駐華大使館提出口頭抗議，並要求立刻制止日軍的非法行動。九日下午，日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訪外交部次長陳介，陳氏亦即提出事變的責任問題，而十日日高謁我外交部長王寵惠時，雙方且辯論到一個半鐘頭之久。同日下午，中國外交部復正式向日駐華大使館提出書面抗議，要求

日方履行下列各點：第一，正式向中國道歉並處罰負責人員。第二，賠償死傷及被燬的一切損失。第三，担保以後不發生類似的事件。十日以後，蘆溝橋戰事日趨激烈，當夜國民政府外交部又派董道寧再訪日高，要求履行條約，並保留一切要求。十一日外交部又鄭重發表聲明，申述日軍在蘆溝橋挑釁和暴行的經過。這時在北平和天津方面，仍在積極進行外交折衝，冀察政務委員會主席宋哲元由山東樂陵原籍返抵天津，因此和平希望突趨濃厚，蘆溝橋方面也只有幾次小接觸，並沒有重大的戰事發生。但在這和平空氣中，日軍却不住的調兵遣將，大批援軍不絕的由他國內和關外開來，到十六日，已經集中了十萬餘人。我外交部於深夜以電話向日駐華大使館質問，日方竟置之不答。蔣委員長洞燭日方陰謀，深知和平絕對沒有希望，曾電令宋哲元指示戎機，叫他肅清天津的日軍二千名，及應駐防保定等項。可惜宋哲元仍舊沒有斷絕和平解決希望，不肯照辦。當時中國政府正在蘆山舉行暑期訓練，全國並正進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事宜。在十六日那天，蘆山召開首次談話會，全國社會負有聲望的人士都列席參加。十七日，舉行第二次談話會，蔣委員長對時局發表重要報告，要點有四：第一，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為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始終愛護和平。第二，蘆溝橋為北平門戶，蘆溝橋事件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第三，臨到最後關頭，只有堅決犧牲，但我們只準備應戰，而不是求戰。第四，和平沒有絕望前，總希望和平解決，但要固守四點最低限度的立場：（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

合法的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域，不能受任何約束。這四項原則，相當強硬，正是中國全國統一以後對外的有力表現。不過因爲過去忍辱負重已久，所以冀察當局對於中央抵抗的決心還未能完全了解。宋哲元仍在謀蘆溝橋事件的局部和平解決。他於十八日在天津會晤日會香月清司，對蘆溝橋事件雙方互表歉意，十九日由天津返抵北平後，就赴南苑解散軍官訓練所，赴西苑解散集訓學生，並查禁抗日書報數十餘種，種種地方不惜對日本委曲求全，可是日軍司令部給予他的答覆，却是日軍將於二十日正午以後，採取獨自行動。果然，到了二十日午後三時，正在和平聲浪瀾漫之中，日軍復以大炮進攻宛平縣城，且轟擊長辛店，共達數百發，宛平城內各機關和民房幾乎全部被燬，死傷多人，長辛店附近落數十彈，死傷平民二十餘人，我軍團長吉星文和縣保安大隊附孫培武都在這一役中光荣受傷，吉星文解下綁腿，裹好傷處後，仍奮勇抗戰，始終不退。原來那吉星文團長，是過去馮玉祥部下國民軍健將吉鴻昌的姪兒，青年英俊，率所部駐紮在華北國防第一線，目擊敵人的種種侵略，早已義憤填膺，以身許國，現在得到了這種抗日的好機會，那裏還肯後退。雙方愈戰愈激烈，於是蘆溝橋事件也就愈趨惡化了。

第三回 戰南苑趙登禹殉國 退保定宋哲元與兵

盧溝橋衝突的嚴重化，已經變成激烈的戰端，但在中央和華北當局方面，仍舊繼續在進行外交折衝，這也正是根據蔣委員長的一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原則。同時我方爲了自衛起見，也不能不在軍事方面有所準備，乃命萬福麟部由保定推進到琉璃河，孫連仲、商震兩軍由彰德推進到保定，石家莊之間，劉峙的司令部由開封推進到衛輝。這種調動，正是我方應有的舉措，比較起日軍的以和平爲烟幕而在暗地裏調兵遣將來，實在還不如遠甚。可是日方已大起恐慌，日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特地晉謁我外交部次長陳介說：「中央軍北上，日方深感不安。」陳介回答他道：「深信中國軍隊，並沒有向日方挑戰的意思，但對於任何外國任意增兵來華，侵略中國領土主權，殊難容忍，自不得不作正當的防衛。」同時中央又派劉健羣、熊斌二氏先後赴北平，宣達中央意志。但當時因爲宋哲元企求和平過殷，而韓復榘在津浦路又按兵不動，以致我由平漢線推進各軍，失却策應，沒有什麼建樹。日方則乘機視盧溝橋事件爲地方事件，陰謀分化冀察軍政當局和我中央的團結，並散播冀察當局業已接受日方「和平條件」的謠言，謠傳中的和平條件是這樣的：第一，中國軍隊自盧溝橋撤退。第二，懲罰負責肇事責任的中國方面各官員。第三，取締抗日活動。第四，厲行反赤計劃。第五，中國正式道歉。當時中央因爲道路

遠隔，未能獲悉真相，所以外交部特發送重要節略致日本駐華大使館，聲明蘆溝橋事件的任何解決辦法，凡未經中央政府許可，一概不生效力。後來宋哲元鄭重否認日方所傳華北當局已經接受日軍「和平條件」之說，同時北平市長秦德純又分電京滬，聲明沒有接受日方任何條件，以及決不簽訂喪權辱國條約，中央才略覺放心。但因當時盛傳日酋香月清司曾訪宋哲元，提出所謂解決華北危機的條件，同時又因日酋田代皖一郎逝世以後，宋哲元曾親往弔祭，因此和平謠傳又盛了起來。我駐日大使許世英正在國內養病，因華北局勢嚴重，特地奉命東渡，力疾返任，抵日後就訪日外相廣田，盼望日方從速撤兵。十九日，外交部再派亞洲司科長董道甯赴日大使館會晤參事日高，面致備忘錄，重行申述我國不擴大事態與和平解決的誠意，表示接受日方循外交途徑提出的任何和平方法，以謀蘆溝橋事件的解決，並提議約期雙方同時停止軍事調動。但日方這時已蓄意用兵，所以對我方的提議避不作答。二十日，日高訪我外交部長王寵惠，反而提出兩點要求，請加以答覆：第一，南京方面承認任何華北地方協定。第二，從速制止一切抗日行動，中央軍開赴華北亦在其內。王外長對第一點回答說：任何地方協定，只要是經中央政府核准的，決無阻礙。對第二點則回答說：中國政府並沒有求戰的意思，但願在地方化及不惡化的原則下，將事件和平解決。這時中日雙方軍隊仍在蘆溝橋方面對峙，蘆溝石橋被日軍砲火損毀甚重，宛平縣城也大半被燬，由北平廣安門經大井村，五里店，直到宛平城外，都有日軍佈防，沿途砲壘森嚴，行人絕跡，日軍並將我國若干農

民斬首後的屍體，埋藏滅跡。二十一日，中日雙方在北平進行和平談判，商定各將軍隊撤退到砲火有效射程以外。日方要求我方先撤，我方答應把原駐蘆溝橋龍王廟衙門口一帶的三十七師何基澧旅後撤，由石友三部保安隊旅長程希賢部接防，日方表示同意。二十二日，平漢前線中日兩軍都撤退兩華里，原駐平郊及北平城內的三十七師馮治安部，奉宋哲元命令移駐保定、涿州，由一百三十二師趙登禹部接防。可是到了二十三日，豐台日軍又向大井村一帶增加砲兵，不時發砲示威。日武官今井甚至否認日本軍事當局會有一倘若中國軍隊撤退，則日軍也退出宛平」的諾言。我軍吉星文部因日軍未撤，不肯調離蘆溝橋，仍舊扼守蘆溝橋及宛平城，日軍也在蘆溝橋東平漢線附近積極佈置工事，形勢仍舊很嚴重。二十五日，北甯路豐台以東廊坊附近的日軍，藉口軍用電話線被割斷，向當地我駐軍張自忠部的三十八師開槍挑釁，要求把兵房讓給他們，我軍大憤，雙方發生衝突，於是戰局開始擴大了起來。其實日軍的意圖擴大戰局，並不是從這時爲始，自從蘆溝橋事件發生以後，他就不斷的在北平四郊活躍，七月十日，一部分日軍打算衝入北平城，沒有成功。十二日上午一時許，日軍向北平西郊蔣家村、青塔村、古廟等處我軍攻擊，日軍坦克車由通縣開到北平朝陽門外二里許的大橋，企圖衝入北平城。十三日，日軍包圍北平城，在永定門外和我軍發生激戰。十四日下午，日軍向永定門外大紅門我軍砲擊，被我軍擊退，同時日騎兵二百餘人，由豐台經南苑南面團河，攻我二十九軍軍部，當晚九時，中日兩軍又在津浦線上的落堡車站發生衝突，十六日，通州

東南的安平，也有衝突發生，二十日，日軍在豐台和南苑之間，向我軍攻擊。但這些零零碎碎的挑釁舉動，都沒有二十五日那樣嚴重。廊坊衝突發生後，日駐平特務機關長松井，武官今井，於二十六日午刻往進德社訪晤宋哲元，由秦德純代表接見，松井等竟提出兩項無理要求：第一，限三十七師於二十七日午前退出南苑，撤退到永定河，以西及保定以南。秦德純嚴詞拒絕，同時提出口頭抗議，限日軍立刻退出北平城。雙方辯論到三小時之久，松井臨走時悻悻然的對秦德純道：「條件接受當這樣做，不接受也當這樣做。」秦德純大怒答道：「我們可以在槍砲上見面。」松井等乃擲條件於地下而去。宋哲元以日方要求無稽，不堪壓迫，遂通電中央，決下令所部準備應戰。當晚十時，日軍開始猛犯北平，廣安門外日軍開砲攻城，彰儀門徹夜激戰，西便門外白雲觀也發生戰事，廊坊一帶中日兩軍更大起衝突，日本飛機轟炸，人民死傷甚衆。二十七日，我軍正式答覆日駐軍，拒絕一切要求。同時宋哲元下令動員抗戰，並通電報告交涉經過及日軍違約情形，一面委派馮治安爲北平城防司令，張維藩爲戒嚴司令，秦德純爲總參議。當時我方在華北方面的軍事配備：計二十九軍軍部駐北平城內旂檀寺。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師部駐西苑，所部分駐西苑，南苑，宛平及北平城內。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師部駐天津，所部分駐軍糧城，大沽，天津，廊坊。第一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登禹，師部駐南苑，所部分駐南苑，通州，冀中。第一百四十三師師長劉汝明，師部駐張家口，柴溝堡。此外還有保安隊

三旅，保安司令石友三，司令部駐黃寺，所部分駐黃寺、北苑、清河、沙河、昌平等處。兵力總計約十萬餘名。至於日本方面的兵力配備：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爲香月清司，司令部設天津，其所部在蘆溝橋挑釁的河邊正三旅團，團部駐豐台，主力置於冀東，一部駐於天津。所部除牟田口步兵第一聯隊，島步兵第二聯隊外，尚有鈴木砲兵獨立聯隊，以及品部直屬部隊、淺田直屬部隊、香川直屬部隊、中島直屬部隊等，兵力雖僅一萬名，但我北平外圍，實際上已被他整個控制。當蘆溝橋事變初起時，我軍的兵力比日駐屯軍多上十倍，倘若宋哲元當時決心抗戰，很可能把他們一鼓殲滅，並乘勝收復冀東失地。可惜宋哲元在日方的和平烟幕下，誤中緩兵之計，日方一面和宋哲元交涉折衝，一面把他駐山海關、錦州的第十四師團磯谷廉介所部開進關內來，同時又派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二、第十六五個師團約十萬人來華，等他集中完畢，部署竣事，然後向宋哲元提出最後通牒，宋哲元這時才想抗戰，已被日軍佔了上風，原來的優勢反而變成劣勢，懊悔也來不及了。話雖如此，我軍的抗戰仍舊是非常英勇的，二十八日拂曉，日軍全線向我軍進攻，二十九軍奮勇應戰，於六點半克復豐台車站，九點半克復廊坊，並擊落日飛機一架，獲坦克車二輛。同時蘆溝橋的日軍也被我軍擊退，通州附近我軍也截獲日坦克車三輛。捷報傳出，舉國歡騰，上海人心尤爲興奮，到處都充滿了爆竹和號外的聲浪，沉鬱了許久的精神爲之一振。可惜這興奮只是一時的，已經處於劣勢的華北我軍地位終於無法改善，所以隔不多久，失望的消息便連續不斷的傳來，使大家都忍不住嗒然若喪。首先是南

宛戰事失利的消息，宋哲元下令抗戰後，就委第一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登禹將軍爲南苑指揮官，二十八日，日軍向西苑、南苑猛烈進犯，我軍倉卒應戰，頗有傷亡，惟民氣激昂，得未曾有，黃包車夫因爭載受傷將士入城救治，被日軍慘殺的很多。紅山口中日兩軍相距僅二百餘米，趙登禹將軍所部首當其衝，趙將軍率部三次衝鋒，全身中彈二十二處，遂首先壯烈殉國。趙將軍字舜臣，山東人，民國二十二年喜峯口之役，任第三十七師馮治安部旅長，率健兒一團，手執大刀，夜襲敵營，斬首千餘級，因功擢升第一百三十二師師長。同年九月，馮玉祥將軍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趙將軍隸其部下，一戰而克沽源。二十五年一月，升爲陸軍中將，五月，任冀察第二區剿匪司令，十二月兼河北省政府委員，殉國時年四十八歲。宋哲元聞訊大哭道：「斷了我的左臂了，此仇不共戴天！」當時北平城外團河等處，由二十九軍副軍長修麟閣將軍率教導團學生軍抗戰，學生軍大半是山東樂陵籍，爲宋哲元的子弟兵。不幸修將軍當鏖戰時，落馬殉難，一千六百名學生軍生還的也只有二三百人。修將軍字捷三，河北高陽人，歷任陸軍第十一師師長，第三十師師長，國民軍第一師師長，民國十四五年間，曾參加南口、灤州、天津諸役，卓著戰績。十八年退伍返鄉，二十年始至二十九軍主持教導團。二十二年五月，抗日同盟軍在察哈爾成立時，任代理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兼第一軍軍長，抗日同盟軍撤銷後，改任公安管理處處長，殉國時任二十九軍副軍長兼軍官教育團教育長，年方四十六歲。七月三十一日，國民政府明令追贈修趙兩將軍爲陸軍上將，各方唁悼，備極哀榮。國民政府原令如下：

陸軍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修麟閣，陸軍第一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登禹，精嫻武略，迭領師干，前於北伐剿匪及喜峯口諸役，均能克敵制勝，夙著勛猷。此次在平應戰，咸以捍衛國家，保守疆土爲職志，迭次衝鋒，淬勵無前，其忠勇足振士氣，表率戎行，不幸身陷重圍，歿亡戰陣，追懷忠烈，痛悼良深。修麟閣、趙登禹均着追贈陸軍上將，並交行政院轉行從優議卹。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以彰忠烈，而勵來茲。此令。

修麟閣和趙登禹殉國後，北平的形勢已經非常吃緊，南苑既失，而蘆溝橋、宛平和長辛店復被日軍大砲猛轟，損毀極重，使我軍不得不撤退，向良鄉、涿州一帶集中。接着八寶山一帶的我軍，也被日軍所逼退，日軍旋即向門頭溝方面出動，造成了包圍北平的形勢。宋哲元因時局的急劇變化，不得不於二十八日夜間十一時，率同北平市長秦德純、宛平縣長王冷齋等到保定指揮，離平時手諭張自忠繼任北平市長兼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李文田任天津市長。當他奉令離平赴保定，抵萬壽山時，猶用電話指揮所部繼續抗戰，不過他的因循坐誤，以致失陷平津，終將成爲他畢生遺憾的事。七月二十九日，蔣委員長在平津形勢驟變後答記者詢問曾說：「在軍事上說，宋早應到保定，不宜駐在平津。」這就可見宋哲元在事前的見識不遠大和佈置不週密。所以蔣委員長更進一步指出：「須知平津情勢，今日如此轉變，早爲國人有識者預想所及。日軍政治勢力的侵略壓迫，由來已久，所以造成今日的局面，絕非偶然。」因此，宋哲元早就不應該有所猶豫，滯留平津和日

軍當局周旋，而應該早日到保定佈置防禦工事。這樣一來，平津的局勢雖然急轉直下，但是軍事上倘若經過部署，至少可以支持相當時日，平津陷落，就不至於這樣容易，也不至於這樣的快了。

第四回 平津淪陷鬼哭神號 滬市頻驚風聲鶴唳

宋哲元雖然離開了北平，可是北平和天津附近的戰事，依然在劇烈進行中。這時在日軍後方，發生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那就是通縣偽保安隊張慶餘張硯田兩部一千餘人的反正，通縣是冀東偽自治政府的所在地，偽保安隊反正後，把偽政府的巢穴一舉摧毀，謠傳漢奸殷汝耕也被捕槍決，後來才知道並不確實，當時通縣大沽及天津兩站，北平西郊等處都有激戰，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並且親自在蘆溝橋前線指揮。北苑一帶我軍，則由獨立三十九旅旅長阮玄武率領，向南口撤退，重新佈置新陣地。不久，北平城內我軍也因眾寡懸殊，為保全實力起見，遂退出城外，於是北平乃告陷落。張自忠在蘆溝橋事變後，平津和平謠諑紛起的時期，曾經有人懷疑他的立場，他曾氣憤憤地說：「姓張的決不作漢奸！」以表明心跡，這時他以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北平市長的地位，陷身北平危城，處境很是危險，他為貫徹他的諾言，避免被日方利用起見，在平行蹤很是秘密，直到九月三日，才假扮送喪的孝子，混出北平城，脫險到南京。至於天津方面，日軍在七月二十七日就佔據了總東西三車站，二十八日我軍反攻，收復總車站，塘沽日艦並開炮攻擊我軍。當天晚上宋哲元

元已決意離開北平，手諭李文田任天津市長，日方特務機關長松井還不知道宋哲元要離平，曾於夜間照會宋哲元，說日軍決在津取獨自行動，宋哲元乃電令津市當局，遇日軍挑釁即抵抗。二十九日，天津保安隊總指揮李文田、劉家驊等通電全國，誓與津市共存亡。當天早晨，天津日駐軍相繼出動，和我軍保安隊發生激戰，我軍在海光寺一帶浴血抗戰，士氣極盛，日軍不支敗退，我軍遂進而包圍東局子日飛機場，並砲轟日駐軍司令部，多處着彈。激戰了一整天，入晚戰事才漸漸休止。這日飛機終日活躍，到處轟炸，八里台南開大學，素來被日方爲抗日最高學府，同時破壞文化機關又是日軍在侵略戰爭中的拿手好戲，在日機狂炸中，該校遂與天津市政府同罹浩劫。三十日，日軍百餘名，復用汽車數輛，滿載煤油，駛至南開大學縱火，該校秀山堂、思源堂悉付一炬，校遂全燬。天津市民在日機轟炸中遭難的達二千人，同時復因轟炸引起大火，一時鬼哭神號，人民紛紛扶老攜幼，逃入租界避難。三十日晨三時，日軍從大沽口登陸，分三路向我軍攻擊，我軍奮勇抵抗，至六時，槍聲逐漸停止，津郊我軍陸續向津浦線、靜海、唐官屯等處撤退，市內保安隊警察保安隊則向郊外撤退，警察四千人被解除武裝，於是天津遂繼北平之後陷落。平津相繼陷落以後，日軍就分三路進攻：一路由平漢線南下，攻取良鄉、琉璃河，一路由津浦線南下，攻取楊柳青和靜海，另一路則沿平綏線以西出南口，然後取張家口。他在平漢線方面，從七月三十一日起，就繼續向長辛店猛襲，在戰略上，長辛店方面是拱衛北平的屏障，和門頭溝形成對峙，一方面又是平漢線和北甯線交接後的出發點，要

取良鄉和保持永定河以東的根據地，就非先取長辛店不可。因此，經過一度激戰後，長辛店也告淪陷，日軍於八月一日又繞道進犯琉璃河。但這時退出平津的我軍主力，已集中在良鄉、涿州一帶，憑着琉璃河固守，所以日軍雖然猛烈進攻，也不易得逞。因而停滯在良鄉、琉璃河之間，歷時甚久。在這期間，我軍的便衣隊在平漢沿線非常活躍。八月五日，良鄉我便衣隊曾一度佔據縣城的日軍接觸，八日且在城郊向城內日軍進襲，日軍閉城不出，平漢沿線的戰事，於是遂暫時顯得沉寂。這時我軍的主力已經集中保定，開始重新部署配備，而於八月二十日起，積極向北反攻，二十一日前鋒已抵長辛店，且將日軍包圍，以後就和日軍相持於良鄉一帶。同時向房山進犯的日軍，也被擊退。於是從二十五日起，日軍就改以重兵犯宛，因而在平頂山一帶發生肉搏戰，日軍傷亡極重，至二十八日止，雙方仍相持於房山。此後平津近郊及門頭溝附近就滿佈我軍游擊隊，牽制平漢前線日軍的行動，使他不得不從前線退卻，我便衣隊於是在九月十二日克復了長辛店，由豆家舖撤退的我軍，也乘機渡河反攻。琉璃河方面的我軍孫連仲部，則沿鐵路向北推進，並用騎兵由鐵路東面包抄日軍的側翼。十三日，我軍六隊泅水渡過琉璃河，和日軍激戰，而北平西而三十公里的中台，也在激戰中，迫使日軍駐平機械化部隊千餘人，不得不出發平漢線增援。這一時期，我軍在平漢線的軍事配置，主要是中路用主力守涿州，而以房山爲左翼，以永定河岸的固安和永清爲右翼。然而日軍却避開正面，側重於左右兩翼來攻擊，並展開兩翼造成大包圍的形勢，來威脅涿州。從九月十四日起，日

軍就強渡永定河，先襲固安，用猛烈的砲火和窒息性毒瓦斯助戰，與二十九軍梁團激戰了一天，肉搏三四次，到十五日早晨，固安方告失守。接着永清也發生激戰，雙方傷亡均重，日軍死達千餘人，我軍軍長一員，也於是役受傷，以致我軍終於被迫在猛烈的砲火中轉移陣地。同時，日軍復對我軍的左翼房山猛施壓迫，房山既失，平漢前線的形勢便爲之改變，十七日，日軍更由固安向定興進迫，以響應房山日軍右翼的進攻，而圖兜襲涿州的後路，因此我軍遂不得不從中路撤退，來保全實力。不過平漢線我軍的失敗，並不完全是受了固安、永清失陷的影響，更重要的，倒是日軍沿津浦線的急疾推進，使平漢線我軍陣地受到側翼的威脅。原來津浦線方面，在平漢陷落後，日軍就用猛烈的攻勢，來展開攻擊。八月三日，日軍進佔天津以西十二哩的楊柳青，接着就與我軍激戰於獨流鎮，我軍並乘南口和淞滬激戰之際，於八月廿二日反攻楊柳青、良王莊和八里台一帶也都發生戰事。後來日軍增調大軍聲援，才又使戰事南移，而激戰於靜海；從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這幾天裏，我軍的反攻相當順利，曾先後從側面克復靜海和獨流鎮，便衣隊並且進到楊柳青和王慶坨附近。到九月初，雙方還相持在唐官屯以北。這一時期，日軍在津浦線的進展相當困難，日軍雖然用坦克車和騎兵猛攻唐官屯我軍陣地，但我軍仍舊屹然不動，右翼我軍且沿運河向日軍後方兜襲，並進抵天津附近的鹹水沽、小站一帶，左翼我軍則和日軍在大城相持。及至九月四五兩日，日軍用飛機大砲協助第十一第十四兩師團，全力向唐官屯、子牙鎮和惠豐橋猛攻，致唐官屯失而復得者多次，六月以後，

中日雙方還在唐官屯和馬廠間相持。此後我軍就據減河迎擊。竭力保持唐官屯和馬廠之線，日軍雖然炸燬減河橋和橋南的路軌，但仍不能遏止我軍的反攻，我軍且於十日以左翼突進到靜海西北的子牙鎮和王慶坨，可是正面的日軍仍不斷的向南進迫，九日十日接連猛攻，且以飛機二十二架和重砲多門向馬廠轟擊，並在唐官屯猛炸，我軍傷亡達二千餘人，才於十一日放棄馬廠，退守青州和興濟。接着日軍就以大砲掩護大隊步兵在閘口渡河，攻擊我軍側翼，致青州也告失守，我軍遂與日軍在姚官屯陣地激戰，可是興濟也已受到日軍正面的壓迫，我軍的兩翼雖然活躍，但仍不足以遏止日軍的南攻，興濟遂於十七日淪陷。興濟既失，影響於滄州的防守很大。這時山東方面的韓復榘，倘若能夠出兵北上協助作戰，不但滄州不致失守，還可以反攻收復已失諸地。可是韓復榘卻中了日方的政治陰謀，觀望不前，陷二十九軍於孤立作戰的窘境，遂致滄州也於九月二十四日放棄。滄州的失守，不但影響津浦前線，而且更影響到平漢線的局勢，使平漢線涿州，保定等處的我軍，處於非常不利的凸出的形勢，加以日軍又乘我軍新陣地沒有穩固以前就猛烈進攻，我軍遂不得不於日陸空軍的聯合進迫下，在二十四日退出保定。保定的失守，終結了華北初期的戰局。這一階段的戰爭，日本挾堅甲利兵，而馳騁於我華北平原，本來可以獲得很快的進展，然而歷時近兩月，才只佔到河北中部的滄州和保定，這不用說是受了淞滬戰事的牽制。本來日本的發動淞滬戰爭，是想牽制我軍北上，以便完成他在華北方面速戰速決的企圖，誰知結果反被我軍所牽制，一再調兵

遣將，消耗實力，這不能不說是他莫大的失策。那麼淞滬戰事是怎樣發生的呢？說來真是話長得很，原來日本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滿心就想進攻上海，一來牽制華中方面的我軍兵力，二來進攻中國經濟心臟的上海，可以使中國的抵抗力消失，三來可以威脅我首都。於是他便又施用他製造事件以爲進攻藉口的一貫技倆，七月二十四日，日軍宣稱有水兵宮崎貞夫在上海失蹤，於是駐滬陸戰隊在晚間全部出動，一時形勢非常嚴重，閘北和虹口的居民紛紛搬家，可是三天以後，這失蹤的日水兵宮崎貞夫卻在江蘇靖江方面投水遇救而被發現，由江蘇省政府護送到京，交由外交部轉送日駐京總領事館。問起他失蹤的原因來，說也可笑得很，原來他那天晚上在北四川路某娼寮冶游時，被另一日水兵所見，因此畏罪潛逃。不過宮崎貞夫雖然找到，上海的嚴重形勢卻不稍減退，日方見一計不成，又施一計，八月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日本駐滬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和齋藤要藏兩人，乘坐汽車一輛，並攜帶武器，駛往虹橋的中國軍用飛機場，到達後就想衝進場內，當經我機場衛兵加以阻止，該兩日兵反開槍向我衛兵射擊，但因我軍警當局於事前查悉常有日人窺探飛機場的舉動，除向日方抗議外，爲了避免衝突發生，早已嚴令機場衛兵，如遇少數日人擾亂，不得開槍還擊，所以當時機場衛兵只是伏地躲避，並未還擊。兩日人也隨即乘原車折回。這時駐在機場附近的我方保安隊，聽得槍聲，出巡到機場，恰好和兩日兵相遇，日兵又開槍瞄準射擊，當場擊斃我保安隊士兵一名。我保安隊因形勢嚴重，不得不採取適當的自衛手段，遂開始加以還擊，其中一

日兵立即飲彈斃命，另一日兵也被擊中，奔逃數十步，傷重倒地而死。事件發生後，上海市長俞鴻鈞立刻用電話向日本駐滬總領事岡本詢問，同時國民政府外交部祕書周珏也向日海軍武官本田通話探詢。但當時岡本和本田都假裝不相信會有這種事發生，並且說：「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本日未有奉令外出的，縱使有人外出，也決不會有人到虹橋飛機場，因為日本官兵絕對不應該到該機場去。」但是事實卻證明了日本官兵確實違背了該國外交官的答話。當夜十時，俞市長就根據事實，親赴日總領事館交涉，日方參加的除岡本總領事和本田武官外，還有領事田尻、海軍武官沖野等多人。俞市長首述事件發生的經過，繼稱：「這次不幸事件的發生，由於日兵忽視以前歷次抗議所致。現值華北時局嚴重的時候，雙方應共同維持上海治安，深望日方力持鎮靜，一面由雙方派員會同調查，循外交途徑，謀圓滿解決，勿使事態擴大。」日方也表示同意。俞市長辭出後，第二天，就由市政府祕書張廷榮、上海警備司令部參謀主任朱俠及警察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代表，陪同日方總領事館、武官室、海軍陸戰隊代表及日籍記者等多人，前往出事地點調查，由日方將被擊斃的日本官兵屍首領回，在八字橋火場舉行火葬。這時日方駐滬外交當局雖然表面上同意循外交途徑作事件的解決，其實卻是緩兵之計，實際上却正大大的企圖把事態擴大和加速增兵。八月十一日，上海領事團向中日雙方分提備忘錄。下午三時，領團領袖領事挪威、領事奧爾，赴市政府訪俞市長致送備忘錄，大意略謂：「現值華北形勢緊張，上海局面亦趨嚴重，如一旦發生意外，則外國僑民

生命財產事業，勢必受其影響，希望能注意及此，凡任何軍隊足以破壞和平影響治安的一切行動，均應使上海完全避免。」俞市長回答說：「市政府秉承中央意旨，對這點素來極注意，但日方也必須同樣努力，和平目的始能達到。」下午四時十五分，日總領事岡本到市政府訪俞市長，態度轉趨強橫，聲稱：「對於虹橋機場擊斃二日兵事，日本全國極為震動，日本政府雖然同意用外交途徑解決，但是同時却又認為有向中國質問本案態度的必要。其次在本案未解決前，為避免發生同樣事件起見，認為應有下列兩點要求：即第一，將保安隊撤退。第二，將保安隊已築的防禦工事完全撤除。」俞市長回答說：「這次不幸事件的發生，中國政府也極為重視，至於中國方面的態度，即認為本案雙方應以誠摯公正的態度澈底調查真相，然後再循外交途徑進行交涉，當可得圓滿的解決。希望日本方面勿過事衝動情感，也勿僅憑理想和臆測而推斷事實。再者本案現在正由雙方進行調查，事情真相尚未判明，將來責任應由誰負，也不容推斷，萬一應由中國方面負責，則中國決不諉卸責任，如應由日本方面負責，則希望日本也應以同樣光明的態度担負。至於避免發生同樣事件一點，市政府早已注意到了，當事件發生的晚上，已自動將距日僑居住區域較近的保安隊步哨，稍稍後退，以避免衝突。至沙袋和鐵絲網，因恐引起市民驚慌，也早已撤除，是日方所要求的。我方早已自動辦理。」岡本隨即詢問保安隊已後退的距離，並建議由中日雙方派員共同決定。俞市長當即嚴詞拒絕，並聲明：「保安隊離開日僑區域，僅係我方避免衝突的自動行為，無所謂距離，而該處區

域，既然是中國的土地，就更無所謂撤退，所以派員一節，自難同意，因為這是不合理的要求。『岡本接着又提出無理要求說：『保安隊現在駐紮地點，形成包圍日本陸戰隊的形勢，非撤退不足以避免衝突；還有掘戰壕，堆沙袋等工事，也應撤除。』俞市長說：『保安隊所有措施，無非為防範起見；總之，中國維持和平的決心，日方應能諒解，如日方也能遵守範圍，衝突自可避免。』岡本對這些答覆都表示滿意，並說當即報告政府。但這時日方已經居心挑釁，他的佐世保第二艦隊所屬軍艦十六艘，恰巧在這天開到上海，滬濱日艦頓時增至二十八艘。所以俞市長就反質岡本，問他是否知道日本軍艦已有十六艘來滬，一部分停泊吳淞口外，一部分開進黃浦江，而且還有軍隊登陸。最後更進一步切實聲明：『在這一面用外交交涉的時候，一面增加軍艦，是乃威脅，但中國已抱有固定方針，非威脅所能改變。』岡本對增艦事起初說不知道，後來却又說：『如果雙方能用誠意交涉，雖增艦也沒有關係。』岡本和俞市長糾纏了三小時之久，始與辭而去。當時由於日本增兵的結果，上海的局勢已日益緊張起來，日本海軍陸戰隊不但於十二日陸續登陸，而且在楊樹浦、閘北、虹口一帶佈置陣地，造成類乎「一二八」前夜的形勢。中國保安隊原已自動後退，以防衝突，到這時既洞悉日方的野心和陰謀，遂相率開回原防，重新佈置工事，軍事當局也臨時加緊調八十七師八十八師來滬，並命張治中將軍為總指揮，以鞏衛這中國經濟文化的心臟地帶上海。十二日下午三時，上海方面為終結「一二八」戰爭而由上海有關係各國共同組織的淞滬停戰協定委員會，竟應日方的

要求，而在工部局議事廳舉行會議。出席者除中日雙方代表俞市長和岡本外，尚有英、美、法、義四國代表。首先由日方代表岡本起立致詞稱：「中國代表於昨日告知本人，距離日僑居住區域附近的保安隊業已後撤，但今晨中國保安隊及正規軍隊已在近郊設置防禦工事，這種行動，違反停戰協定，應請共同委員會加以注意，採取有效辦法，切實制止。」俞市長當即起立，以嚴正的態度予以駁斥說：「我聽了日方代表的話後，深覺日方代表以爲共同委員會是他的工具，是爲滿足他的要求而設置的。這種心理，實屬絕對錯誤。共同委員會設置的目的，在維持上海的和平與治安，並非協助日本政府實施侵略政策。日方代表乃以各中立國代表爲他的工具，需要時利用之，不需要時棄置之，豈非大錯特錯。我說這話是有根據的，去年日本軍隊曾侵入八字橋一帶地點，按照停戰協定的規定，日軍應在該處撤退，所以停戰協定早已爲日軍的背信行爲破壞無餘了。要知停戰協定必須雙方遵守方始有效，如僅一方遵守，一定無補於實際。現在停戰協定早已爲日方的違約行動扯毀無餘，所以中國代表認爲日本根本沒有根據停戰協定再作任何提議的權利。其次，虹橋事件發生後，日方曾一再表示靜候調查事實真相，以外交方式解決；但另一方面竟軍艦雲集，軍隊大增，軍用品也大量補充，此外還有大批軍艦正在途中源源而來，這種措施，不但妨礙各國僑民的安全，並且對中國爲一種威脅，足以發生危害的行爲。中國在本國領土內，當然有權採取自衛的行動。本人昨日曾告知日方代表，中國保安隊已由日僑居住附近區域稍稍後退，這乃是用市長資格通告的，

當時本人並曾對日本軍艦軍隊雲集上海一點，向日方代表提出抗議，日本代表當時對日軍增加一節，答稱不知，但相隔不久，本人就證實日本軍艦確已大量增加，中國爲防衛計，保安隊當然也無可撤退了。總之，我方秉承中央所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一貫政策，對僑居上海的各國僑民，仍當加意保護，對各國僑民的利益，也當照常尊重，請各代表轉知僑民放心好了。這時各代表見俞市長雄辯滔滔，不禁都面面相覷。最後才提議可否將保安隊稍稍後退，以免衝突。俞市長回答說：「停戰協定早經日方破壞，所以今天實在沒有召集共同委員會的必要，但各國代表是以領事資格出任調解，本人也極願商議；不過我國軍隊在本國土地行動，有絕對自由的權利，這却不容他人置議，現在爲了維持上海的和平安治安起見，如日本將增加的軍艦與軍隊調回，則中國對於撤退保安隊一點，也願意加以考慮。」於是各代表便問岡本，日本能否將增加的軍艦和軍隊調回。岡本瞠目不能對，會議遂無結果而散。這天，我外交部發言人也發表重要談話，略謂：「自蘆溝橋事件發生以來，日方口頭上屢次宣稱不欲擴大事態，但事實上的行動，則恰好與此相反。中國處在這種環境下面，忍無可忍，除抵抗暴力實行自衛外，實無其他途徑，今後事態的演變，其一切責任，應完全由日方負擔。」這時日方海軍司令長谷川清所轄的第十及第十一兩戰鬥艦隊，及第五水雷隊等，已紛紛出發來華，在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也離艦分頭登陸，佈防備戰。事態演變到這一地步，上海的形勢已極度緊張，正所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北虹口，南市一帶的居民，紛紛搬家到租界上來，途爲

之塞。上海戰事已到箭在弦上的地步了。

第五回 銀翼凌空神鷹來海上 硝烟彈雨壯士入滬東

八月十三日晨九時一刻，以閩北的前哨戰而揭開了中國全面抗戰的序幕。本來從十二日下午起，日軍就不斷的向中國保安隊開槍挑釁，但中國方面始終沒有加以還擊；及至十三日，日本海軍陸戰隊一小隊，突然由天通庵路及橫浜橋方面跨越淞滬鐵路而衝入寶山路口，向我軍在西寶興路附近的保安隊用機關槍及步槍射擊，侵略的槍聲迫使中國方面不得不採取自衛的方策，於是我保安隊遂在總隊長吉章、簡將軍的指揮下，奮起還擊。下午三時五十分，日軍開始大舉進攻，並用大砲轟擊江灣路、八字橋一帶，砲聲隆隆，閩北青雲路、西寶興路一帶，多處着彈起火，北四川路也有機關槍聲連續興起，吳淞高橋日艦，且以巨砲向我虬江碼頭到滬江大學的一線猛烈轟擊。上海市長俞鴻鈞以日總領事岡本事前曾向領事團保證日軍決不先行挑釁，乃向日領事館提出嚴重抗議，並將抗議書錄送挪威、駐滬總領事兼領事、奧爾，請轉知各國駐滬總領事知照。又以日軍憑藉公共租界，攻擊我軍，特照會各國駐滬總領事，要求制止。我外交部也代表國民政府發表重要聲明，敘述日軍蓄意侵略挑釁的經過，及我保衛領土堅決應戰的必要。當天激戰到夜間九時方始暫息，但這只是大戰前的初度沉寂而已。這時我軍佈防在閩北、江灣、殷行、吳淞之線，江灣路我軍中

路的陣勢和左右兩翼剛好形成一個凹字形，而日軍前線在水電路持志大學一帶，反而形成凸字形，所以我軍被他的重砲損傷很重。但後來由於我軍的猛烈進攻，終於把水電路持志大學愛國女校等處日軍陣地佔領，而向江灣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進迫，佔了優勢的地位。十四日晨二時起，閘北天通庵路寶山路一帶戰事轉烈，槍砲聲雜作。九時許，日軍憑着他的砲火威力，向我猛烈轟擊，軍工路一帶我軍，憤怒之餘，挺身奮起，浴血冒彈，向楊樹浦平涼路公大紗廠的日軍司令部衝鋒前進，加以包圍。終於把牠佔領了下來。同時極司非而路豐田紗廠，也被我軍攻佔。我軍攻佔持志大學日軍陣地時，旅長黃梅興將軍因身先士卒，不幸一顆砲彈飛來，恰好打中了他的頭部，遂首先壯烈殉國。黃將軍是廣東平遠人，黃捕軍官學校第三期畢業生，第三次東征時任營長，「一二八」戰爭時任副旅長兼團長，殉國時年僅三十二歲，實在值得惋惜。這天，中國英勇空軍初次出動，轟炸停泊在黃浦江中的日本旗艦出雲號，宿雨初霽，烏雲未退，忽然半空中銀翼翻飛，接着又是轟的一下高射砲聲，原來我機東海大隊已經飛到了日艦出雲號的上空，投彈轟炸，日機倉皇起飛迎戰，雙方在天空互鬥良久，密雲之中，鐵翼相搏，隱約可辨，外灘一帶民衆站立高處觀看空戰，日擊我空軍抗日英姿，都非常興奮，甚至有鼓掌歡呼的，後來因雙方都用機槍互擊，流彈紛飛，方始走避。我機因日艦靠近各國兵艦商船停泊，藉為掩護，投鼠忌器，轟炸未能準確，雖然有幾顆炸彈命中，但因日艦裝甲堅厚，也未能給予牠多大傷害。同時日方高射砲火非常猛烈，我機一架不幸中彈，飛經愛多亞路大

世界門口時，無力控制機上所攜炸彈，以致有炸彈兩枚自空中墜下，死傷多人。我機接着又去轟炸楊樹浦公大紗廠和匯山碼頭日軍陣地，一舉毀滅日方財產七百萬元，同時又以立體戰術協助我地上部隊作戰，上下夾擊，終於收獲佔領公大紗廠日軍司令部的大戰果。這時日機也已出動，上海日軍當局並照會各國駐滬領事說：「日本空軍自本日起，即開始助戰，各國財產如蒙損失，日空軍概不負責。」到了十點四十分，日機兩架，首先出現於虹橋飛機場上空，時值烏雲密佈，狂風大作，我機奮起應戰，將日機擊退，地面幾乎並沒有遭受什麼損失。當天下午，日方爲報復我空軍的轟炸起見，由他的空軍精銳木更津航空隊出動十四架雙發動重轟炸機，歸第四分隊倭家大尉率領，自台灣北部日空軍根據地松山機場起飛，經我浙江海寧，進襲我杭州笕橋飛機場，企圖一舉摧毀我空軍根據地，從而攫奪整個制空權。五時五十分，日機羣出現於錢塘江上空，我機由志航大隊隊長高志航將軍率領，起飛迎戰，剛一交綏，日機隊形就告瓦解，高志航首開紀錄，擊落日機一架，飛將軍樂以琴、劉粹剛、繆建奇、勳，轉瞬間我機已經擊落了日機六架。其餘日機八架見勢不佳，倉皇逃去，野心不死，竟轉而襲我安徽廣德機場，廣德我駐機奮起迎擊，當又擊落其五架。殘餘日機三架，鎩羽敗逃，自墜於浙江蘭谿附近，機毀人亡，竟無一架倖免。日機首次出戰，就告全軍覆沒，使我士氣民心倍形振奮。同日傍晚，上海方面我機一架，混入日機隊中，飛到日機場，同樣用號燈表降落，日機漫不覺察，我機乘勢投彈兩枚，當場立燬日機七架，我機安然返防。十五日晨七時，日機十一架，分由曹娥江、

杭州竄入我領空，企圖再襲我笕橋飛機場，經志航大隊迎頭痛擊，日機三架被擊落下墜於曹娥江中，四架在杭州上空擊落，殘餘四架，敗逃無蹤。下午二時半，日本木更津航空隊第一分隊重轟炸機十六架，由小谷大尉及第三分隊細川大尉共同率領，首次進襲我首都南京，我志航大隊飛往迎擊，就在南京，句容上空，將日機六架擊落塵埃。這天早晨，日機十四架會進襲南昌，在廣德附近與我機發生空戰，日機不支敗去，我陸上防空部隊，用高射砲於半途擊落其一架。十六日，日機十一架，分作兩隊，再襲南京，我空軍分頭截擊，繞道揚州的一隊日機，被我擊毀兩架，其經句容的一隊，被我擊落四架，我並生俘日空軍四名。這天日機進擊南京，先後凡達四次，我機除於半途攔截外，大隊機羣高飛南京上空巡邏，嚴密保衛，日機見無隙可乘，遂逡巡逸去。此外在浙江的嘉興，江蘇的鎮江等各地上空，也同時擊落日水上飛機六架。計自八月十四日到十六日，三日內合計，我空軍前後共擊落日機達三十五架之多。日方木更津航空隊，共轄有五個分隊，每分隊又分兩個小隊，每小隊平均擁有重轟炸機三架到五架不等，全隊重轟炸機共五十三架，所有飛機及九六式單翼雙發動機的全金屬重轟炸機，都係倣造德國亨格式，每機價值日元三十萬到五十萬之間，飛機最高速度每小時二百二十公里，航行半徑二千里，每機載有操縱員，轟炸手，無線電手，射擊手等六七人，原為日空軍中最精銳部隊，備作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用，自被我英勇空軍予以迎頭痛擊後，就大部燬滅，一蹶不振，國際輿論對我空軍的勇武，都刮目相看，讚歎不已。我沿海各地民衆，見我空軍鋒銳初試，就

建立殊勳，鼓舞歡欣，莫可言喻，紛起慰勞，馳電祝捷，情緒熱烈，空前未有。蔣委員長特頒手諭獎勵全體空軍將士道：「三日來，我軍全體將士，大都皆忠勇奮發，我軍以一當十之技術，與犧牲無畏之精神，成效卓著，聲播中外，殊堪嘉尚，除殉難與受傷人員特別獎卹外，茲特加給參加作戰之戰鬥員薪餉一月，以資獎勵，尚希我全體將士，益加奮勉，以報黨國，樹立我革命空軍之無上光榮，有厚望焉。」看官們，要知道我國的有正式空軍，還是成立於「一二八」戰役以後，而以杭州笕橋中央航空學校爲其創始，航空學校爲蔣委員長所手創，蔣委員長嘗對航空學校的學生訓話說：「我以本校的成敗，來決定中國革命的成敗。」所以中國的空軍，在全面抗戰開始時，雖然還只有短短的五年歷史，但我青年空軍將士，業已深受蔣委員長偉大革命人格的薰陶，所以能夠以寡克衆，將日空軍精銳粉碎無餘，創造自有空戰史以來所未有的光榮戰績。而八月十七日我空軍勇士閻海文的在敵陣成仁，更是壯烈無比。你道那閻海文敵陣成仁的故事是怎樣的？正是：

說時壯烈驚天地，道破英勇泣鬼神。

却說九月十七日，我空軍萬山部隊，飛往黃浦江轟炸日旗艦出雲號，我機在日艦高射砲火網密佈中，施放特殊海軍武器蚊艇，終於把出雲艦炸中，出雲艦受了重傷後，旋即移泊公和祥碼頭外浦江中修理，由日艦多艘環繞護衛，當時有我機三架，被日軍海陸高射砲密集火網所圍擊，急行突圍衝出，可是飛將軍閻海文所駕的霍克機已受創傷，尾部冒烟，機身漸漸下墜，勢將突然降落，閻海

文看見形勢危急，乃毅然離開飛機，扯降落傘徐徐下降，結果竟降在日軍陣地以內。地面上的日軍，起初辨別不出飛機到底是屬於那一國的，還都在仰天癡望，繼而漸漸辨認出了是華方飛機，遂爭先亂嚷道：「中國飛機！」「中國飛機！」這時閻海文正隨風飄蕩而下，初不知轉眼間就要落在日軍陣地裏。日軍攔截，益發瘋狂，數百名日軍，蜂擁向降落傘降落處四面追進，並齊聲高呼道：「支那飛行士投降！」「支那飛行士投降！」說時遲，那時快，閻海文已經降落在一個小坵上面，舉目四望，才知道自己已經誤落敵陣，但也不稍畏怯。這當兒有日軍官一人，已經迫近小坵，遂以手招閻海文降服。閻海文大憤，立刻舉起手裏的左輪手槍，瞄準日軍官發射，擊中日軍官胸脯，日軍官應聲立斃。接着又有日軍三名，分左右中三路掩上，閻海文槍無虛發，分別一一加以射殺。日軍先後被閻海文槍殺四人，都相顧大駭，伏地不敢動。少頃，有日軍兩名，自告奮勇，突起向閻海文撲上，閻海文又接連射殺了他們。日軍官多人，一面指揮日軍分四面進圍小坵，一面用中國話喊着：「不許殺害！」「不許殺害！」「活捉支那飛行士！」「活捉支那飛行士！」閻海文看見日軍四面逼近，已經到了五十米突距離的地方，檢視子彈，又只剩下了最後一粒，乃向我祖國天空瞪目大呼道：「中國無被俘空軍！」言訖，舉槍向自己太陽穴裏開放，只聽得砰然一聲，屍骸仆地，竟殺身成仁了。日軍相顧愕然了良久，不禁個個都肅然起敬，乃就小坵的隙地爲閻海文掘墓禮葬，並寫了一塊「支那空軍勇士之墓」的木牌，植在墓前。當時我方對閻將軍的消息，還在依稀測度之間，直到九月一日日本大阪每

日新聞報上刊出了他的上海特派員木村毅的長篇通訊，敘述閻海文壯烈殉國的經過，方始明瞭他的殉國真相。和閻海文壯烈殉國無獨有偶的，還有空軍副隊長沈崇誨，駕機撞敵艦的悲壯的一幕。這事情就發生在閻海文殉國後兩天。那天我空軍東海大隊第二大隊第一分隊飛機六架，奉命由廣德飛機場出發，轟炸停泊於東海中的日艦。我機飛越黃浦江，吳淞口，入浦東白沙洲上空，在高度七千五百尺進入轟炸航路時，就接連兩次投擲炸彈，當有日二等巡洋艦一艘左舷中彈焚燬。我空軍副隊長沈崇誨所駕的九〇四號機，突然發生障礙，沈崇誨乃駕機環繞日艦一週，開足油門，對準一日艦直衝而下，巨聲響處，黑烟與白光齊冒，水柱共霹靂同鳴，白龍港的澄藍波濤中，我機遂與日艦同歸於盡。這些空軍的英勇故事，已經足以震驚世人耳目，可是這時我地上部隊，却更有神速的進展，已由閘北、江灣衝到了滬東虹口楊樹浦方面，日方的陸海軍根據地岌岌不保，甚至準備登艦逃遁了。我軍在十五日早晨就開始進攻虹口，佔領北四川路底的日本海軍俱樂部。這海軍俱樂部本來是日方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部所在地，日軍於一二八戰役後，曾用水泥鋼板重行修築，堅固如同要塞，我軍屢得屢失，終於在十七日晚上將牠完全佔領。中路的日軍新根據地海軍操場，也於十五日上午八時半被我軍佔領，於是日本司令部和後方的聯絡就大受我軍的威脅，而逐步形成被我軍兩翼大包围的形勢。十六日，楊樹浦方面我軍出擊，與日軍激戰三小時後，即分別佔領塘山路、昆明路、岳州路等處，日軍殘部紛向黃浦江一帶逃竄，狀極狼狽。這時我軍在軍事上佔有極大

的優勢，整個局勢幾乎可說都在我軍的控制之下，防禦陣線北起自寶山路，東止於楊樹浦，在租界沿線採取守勢，而用重兵於北面的突進點猛攻，因為這樣一來，只要任何一點進攻得手，都可以把東北兩面的日軍遮斷。這戰略實施的結果，是匯山碼頭一帶的日軍被我軍中央突破的「突貫攻擊」所擊破。八月二十日，我軍西路由虹口的天德路挺進，沿天寶路、公平路、舟山路、兆豐路等縱線作猛攻，接着就相繼向岳州路、東有恆路、鄧脫路、塘山路、百老匯路等橫線挺進；東路我軍則同時由楊樹浦的華德路向西進迫，並且向百老匯路突入，以期與西路我軍會師於怡和路一帶，進佔匯山碼頭，完成中央突破的任務。我空軍同時出動助戰，虹口一帶日軍陣地先後中彈起火，自元芳路到楊樹浦一帶，形成一個絕大的烟幕，火勢上接雲霄，下臨江面，日方損失不貲。傍晚，我空軍再炸吳淞路及百老匯路，浦東日商日華紗廠三度中彈，起火燃燒，入夜後，我軍復攻佔日軍在浦東最堅固的根據地商船會社和新三井碼頭。二十一日晨，日軍根據地沈家灣、文監師路、海寧路、乍浦路、吳淞路、公平路和提籃橋一帶，多處起火，延燒甚烈。這些地方，都是日本商業集中地帶，大火後一片焦土，產業蕩然無存，日商都捶胸大哭，痛恨日本軍閥的侵略不置。這時日軍全線，已被我軍切為兩段，我軍事實上已經完成對敵大包圍的形勢。我軍為掃蕩日軍起見，復分由東熙華德路和東百老匯路，裏虹橋迤東一帶，繼續嚴密搜索前進，將日軍殘部肅清。二十二日上午三時，我軍開始以全力總攻，由戰車五輛作前導，步兵三營協同前進，分頭展開對匯山碼頭的猛烈突擊。當我軍突入匯山碼頭日

軍陣地的時候，日軍多跪地求饒，口叫「爺爺」，醜態百出。日軍在巷戰上既已完全慘敗，遂不得不令停泊在黃浦江中的日艦下移，由虬江碼頭和匯山碼頭一帶以密集的砲火向我軍轟擊。我軍因匯山碼頭靠近江畔，在日軍艦的射程線內，原來的計劃就只是對日軍展開突擊，把日軍截成兩段，使他首尾不能相顧而加以殲滅，並不想久據。所以在任務完成後，就退出了匯山碼頭，同時繼續向左右兩翼擴展，東面迫近楊樹浦路，西南進達橫濱路，和進攻北四川路的部隊取得聯絡，向日軍進迫，楊樹浦路殘餘日軍，當即敗退至日方上海紡織第一紗廠，第二紗廠及公大第二紗廠，謁促於大阪黃浦碼頭，作最後的掙扎。日方以滬戰攸關國際觀瞻，乃下令死守虹口公園的日軍司令部，以待救援。同時我浦東方面的砲兵，在鐵軍領袖張發奎將軍指揮下，也和停泊在黃浦江心的日艦展開了激烈砲戰，我砲兵技術精巧，射擊準確，江心日艦和虹口等地日軍司令部，常常被我軍所射中，外國軍事觀察家都爲之歎賞不止。日方屢次派飛機偵察我浦東方面砲兵陣地，終沒有發現，足見我砲兵陣地掩護的神妙。日軍以在虹口、楊樹浦一帶節節敗退，傷亡重大，殘部且被我軍包圍，有被整個肅清之虞，國際輿論也盛讚我軍英勇無匹，他在發動上海戰爭前曾揚言「二十四小時內可佔領上海，一個月內可征服全中國。」到了這時，牛皮吹豁了邊，很覺惶恐，惱羞成怒，遂一面在楊樹浦、北四川路等處縱火焚燒，阻止我軍前進，一面頻向國內和台灣增調援軍來華，傾巢進犯，並打算把戰線向外擴展，以挽救他困守滬東一隅之地的危機。

第六回 南京路巨彈驚魂 寶山城全營殉國

日軍發動侵略上海的戰爭，一連十天，不但勞師無功，反而被我軍攻入滬東虹口、楊樹浦的根據地，遭受重大的損失，於是惱羞成怒，種種非人道的野蠻暴行都施展了出來，其中尤以轟炸我非戰鬥員一點，最爲慘酷。在上海戰事開始後不久，他就用飛機轟炸我京滬和蘇嘉兩鐵路，接着又狂炸南火車站，死傷枕藉，並在松江轟炸掃射我難民列車，死傷難民婦孺七百餘人。但在鬧市中投彈，却以南京路先施公司門前那一顆巨彈爲嚆矢。八月二十三日中午，雖然虹口和閘北一帶已經在慘烈的戰爭中化爲焦土，但在上海租界裏，特別是最盛繁的南京路上，仍舊非常熱鬧，肩摩轂接，熙熙攘攘，擁擠不開，這時在先施公司二樓突然發出轟然一下爆炸聲響，聲聞數里，但見濃烟四起，彈片橫飛，靠近浙江路一面先施公司屋頂上的霓虹燈廣告招牌紛紛落將下來，炸力的巨大竟波及對面永安公司的舖面，附近一帶沿馬路商店的櫺窗和玻璃門窗都被炸碎或震碎，當場死傷數百人，斷脰折足，慘不忍睹，站在南京路、浙江路口指揮交通的印捕首當其衝，被炸得屍身倒弔在崗亭上面，有一個西裝青年被彈片在背部炸成了一個碗大的傷口，鮮紅的血不住汨汨的從傷口流將出來，他一面走一面還用絲巾去塞他的傷口，終因受傷過重，走了不多幾步，便仆地身死。繁華熱鬧的南京路，一霎那間便變成了修羅地獄。事後由普善山莊駛來卡車數輛，把屍體載去，招親屬認領，

受傷的人則由捕房送往醫院求治。這一幕慘劇，雖然日方推諉說他不知情，並稱投彈的恐是我方飛機，意圖嫁禍江東，但據目擊的人說，當該彈爆炸時，適有日機數架在天空飛行，因為時屬正午，所以機翼上的紅膏藥標識很是鮮明，決非日方的遁辭所能諉卸責任。並且我國的飛機決不會無緣無故的轟炸自己鬧市的民衆，這道理很容易明白。至於日機爲什麼要在南京路肆行轟炸，則據說是他的情報部探悉我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上將業已來滬，將於是日正午往先施公司二樓東亞酒樓赴宴，所以便派飛機前往轟炸，意圖暗害我軍事大員。殊不知白崇禧將軍事前已經接獲報告，臨時改變了程序，並沒有到東亞酒樓去，所以日機投彈竟撲了一個空，徒然傷害了我許多無辜民衆。這事發生後，輿論一致斥責，但日人仍舊怙惡不悛，暴行反而變本加厲起來。在戰事劇烈時，英國駐華大使許開森爵士曾發起調停中日爭端，主張劃上海爲中立區，提出中日雙方撤兵計劃，照會中日兩國，我國當表示在原則上可以接受，日方這時已實行封鎖我全部海岸線，且調集重兵，決心佔領上海，所以置之不答。同時他爲了澈底排斥英國在長江流域一帶的經濟勢力，還打算在英大使身上施展一次下馬威。八月二十六日，許開森偕同大使館羅伐特、佛萊塞中校、財政顧問霍爾巴，由南京分乘汽車兩輛，循錫滬公路駛往上海，日方探悉後就派飛機飛往襲擊。事先英大使爲使中日雙方飛機認清起見，特命人在汽車頂上都漆有巨大的英國國旗標識，目標非常明顯。這天下午二時半，汽車行經南翔嘉定間，忽有日方驅逐機一架，飛到汽車頂上盤旋，少頃，日機就

投下炸彈一枚，恰巧落於兩車中間，幸未爆發。日機見目的沒有達到，就開機關槍向下掃射，這時司機已經把汽車停住。佛萊塞、中校和巴樞從車中跳出，伏於地上，許閣森大使行動稍緩，剛下車，背部就中彈負傷。佛萊塞見狀，急忙躍起，轉身擬加救護時，忽然又有日機一架，疾飛而來，飛到車頂上空，也拋擲炸彈一枚，落於路旁田野中爆炸，巨聲響處，佛萊塞當爲震倒，日機見目的已達，始相率飛去。佛萊塞蘇醒後，急將許閣森扶上原車，疾駛上海，送入滬西宏恩醫院醫治，經英籍名醫薩頓、崗萊德等檢驗結果，證明許閣森大使脊椎受重傷，背部也中彈受傷很重，因沿途出血過多，故當晚未施手術，將子彈取出。上海市長俞鴻鈞聞訊，卽於當晚七時親往宏恩醫院慰問，日方發言人則假意用惋惜的語調說：「日方事前並未知道英大使的來滬。」一意圖諉卸責任，但他的猙獰面目已經完全暴露了出來，爲舉世所週知了。同時他爲了挽救他虹口、楊樹浦一帶危急的局勢起見，除了積極增援外，並派遣松井石根大將來滬指揮，重新改變他的作戰計劃，以戰艦集中於吳淞口，準備展開大規模的進攻。到八月二十一日爲止，日軍增援的兵力已達五六萬人，主要的有久留米第十二師團，廣島第五師團，善通第十一師團等部隊，而戰艦也有三十餘艘集中於吳淞口和張華浜的江面。二十三日晨，日軍開始所謂第二次總攻，日艦首先以密集砲火向吳淞方面我軍陣地猛烈轟擊，同時以駁船多艘，載步兵由張華浜登陸，向兩路局碼頭和蘊藻浜之間猛撲，隨後就在蘊藻浜附近登岸，我軍則據守吳家橋、徐家宅、姚家宅，以至張華浜之線反攻。而江面日艦也和我方砲兵展開猛烈的砲

戰，日艦一艘被我砲兵擊沉。日軍受挫後，便又師「一二八」戰爭的故技，企圖在瀏河口登陸來襲我軍的後路，而把戰線從黃浦江延長到揚子江。二十四日，瀏河、羅店、獅子林、蘆藻浜、張華浜等口岸，都有日軍登陸，同時作戰，以飛機大砲協助步兵進攻，並以主力部隊由石洞口及川沙口登陸，以襲羅店。我方復調陳誠將軍所部加入戰鬥，那陳誠將軍字辭修，浙江青田人，英勇而又足智多謀，和白崇禧將軍同稱。蔣委員長左右的龍虎二將，自從他的軍隊調來以後，中日雙方的戰況更爲激烈，日軍要進展也更加困難了。這天，中日雙方就在羅店展開慘烈的爭奪戰。我第一軍軍長胡宗南將軍，奉令扼守羅店，見日軍來犯，乃瞋目大呼道：「諸位弟兄們注意，此役乃是我國家生死關頭，我們當拚一死以救國家，現在我們立腳的地方，就可以作我們的死所，不可稍退一步！」說畢，一手握指揮刀，一手執手槍，率部衝殺，勇猛無比，當夜將殘餘日軍逐出羅店，而於二十六日完全克復，日軍死傷約二千人，退據羅店西北頑抗，羅店因戰事激烈，全鎮被燬。在吳淞方面，日軍繼續大批登陸，以圖牽制羅店方面的我軍，二十七日就將張華浜和蘆藻浜兩地佔領，同時並再向羅店猛撲。但是在兩方面的進攻都不順利，吳淞我軍二十八日反攻的結果，日軍被迫退出張華浜和蘆藻浜兩車站，一直退到江邊，三十一日，吳淞砲台灣一帶已經沒有日軍蹤跡，我軍同時並將獅子林方面的日軍驅逐到江畔。羅店方面的日軍，則一直到三十一日止，都陷在我軍的包圍之中，日軍雖然積極增援，企圖用全力來突破我軍的包圍，爭奪羅店這重要的軍事據點，總沒有成功。當時我軍第十八軍

羅卓英部，和朱紹良薛岳兩軍，都歸顧祝同將軍指揮，調到淞滬應援。羅部第九十八師夏楚中部第五百八十三團第三營營長姚子青，奉令固守寶山縣城，即於八月三十日開抵防地，抱定和寶山共存亡的決心。日軍這時正企圖在砲台灣，吳淞鎮一帶登陸，打通吳淞區和羅店的聯絡，完成由瀏河起，經羅店，寶山，獅子林，砲台灣，吳淞，折入蘆藻浜，張華浜，江灣，然後和北四川路底的日軍聯成一線，實施全線向我總攻的狡謀，因此寶山雖然地僻人稀，却是日軍企圖中最主要的一環。又因寶山的地位恰巧當着吳淞江口，爲江中日艦砲火射程所及，所以更加首當其衝。寶山本來是一個土山，爲明代平江伯陳瑄命海運將士所築，以爲航行標識，清時置縣，就以寶山爲名，民國成立後，縣名仍舊，屬江蘇省管轄。縣城東南北三面都沿黃海，只有西門有陸路可以通上海，所以儼然成一半島形狀。九月一日，虜集於吳淞口外的日艦，就不斷以寶山縣城爲轟擊目標，一時砲彈橫飛，聲震河岳，日機也不斷以寶山爲轟炸目標，猛烈向城內投擲炸彈，一日之間，城垣雉堞，屢坍屢修，前後達十餘次。這天早晨，日軍增援部隊二千餘人，再度向吳淞鎮強行登陸，日機十餘架向我陣地投彈轟炸，江心日艦也用大砲猛烈射擊，我扼守吳淞鎮部隊，不避犧牲，向登陸日軍奮勇迎擊，激戰數小時後，終於因爲吳淞鎮迫近江邊，日軍砲火過於猛烈，不得已稍向後移，日軍遂得登陸吳淞鎮，並繼續向寶山方面進犯。姚營長聽說日軍來犯，就親自率領部隊出城，趁日軍立腳未定時，予以迎頭痛擊，日軍不支，死傷數百人，仍舊向吳淞鎮方面退去。第二天黎明，日軍山瀏，吳淞鎮，租界東區和北區，分四路向

寶山城進犯，姚營長指揮所部，分頭拒敵，終於把各路來犯的日軍，仍舊加以擊退。延至九月四日晨三時，日軍二千餘人，繼續向寶山縣城進撲，並和川沙口方面的日軍取得聯絡，夾擊我軍。姚營長率部迎戰於金家宅一帶，用白刃衝鋒，有進無退，日軍多爲之辟易。這天晚上，日軍一部，復由砲台灣登陸，向寶山疾進攻擊，姚營長率衆奮勇迎戰，血門通宵，日軍仍舊沒有得逞。日軍見屢攻寶山不下，乃變本加厲，於五日起，續調大批援軍，在寶山北面沙龍口登陸，傾其全力，撲向縣城，江中也集結日艦三十餘艘，空中有日機二十餘架，對寶山縣城猛烈射擊轟炸，日步兵更以坦克車二十餘輛，掩護衝鋒，實施陸海空三面夾擊戰術，姚營長率部憑城抗拒，勇氣百倍，日軍屢進屢退，傷亡極大。這時城外姚營陣地，已經被砲火夷平，日軍復分兵數路，環攻城垣，姚營困處城內，益形孤立無援。姚營全體官兵，本來都以身許國，姚營長在奮戰中更振臂大呼道：「國家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們今日當爲國家戰死，方足以謝國人，留名後世。」所以官兵雖然傷亡過半，猶能裹創再戰，不以彈盡援絕而氣餒。相持到七日早晨，日艦遂以大砲轟燬縣城東南一角，日步兵就蜂擁而來，想由城垣缺口處衝入城內。姚營長率官兵拚死苦戰，又將來犯的日軍擊退，一面又下令搬取斷棟折椽，和瓦礫中的釘髻、桌椅等物，填補東南角轟坍牆缺。日軍賭狀，深恐缺口被填沒後無法衝入，遂急忙調兵繼續衝來。姚營長率領預備隊和軍中伙役等二十餘人，攜帶手榴彈、大刀，正想由城牆缺口處衝出鏖戰時，不料走到半路上，就被日軍的砲彈射中肚腹，壯烈殉國。姚營營副范強和二十餘名預備隊及伙役等，也同

時盡皆殉職。這時姚營排長王海青，奉令攜機關槍兩挺，死守西門，適爲砲彈所傷，在軍醫處治療，聽得槍砲聲漸迫漸近，知道事急，乃率負傷壯士二百餘名，振臂疾呼，奮勇自西門衝出，但因日軍已四面圍城，遂爲所截，王排長乘日軍不備，潛伏於郊外黃豆田中，計自早晨八時潛伏到晚上八時，才得逃出。其餘姚營將士，都和姚營長同殉孤城。那姚營長是廣東平遠人，少時曾受中等教育，從戎後，最初肄業於黃埔軍官學校第六期，旋入伍見習，民國十九年任五十二師連長，在河南作戰，腿部受傷，幾成殘廢。二十三年升任團附，入中央軍官學校高級班進修，二十四年任九十八師營長，在江西剿共，腹部受傷。二十六年春間，本駐武漢外圍葛店、田家鎮一帶，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於八月中旬奉命隨九十八師出發至滬，殉國時年方二十九歲，遺有夫人林素珍女士，年二十二歲，一女名金林，僅一歲。姚營營副范強，也是廣東人，遺妻林氏，年十六歲，後回原籍守節。中央對姚營長、范營副和姚營全體遺屬，均有特別撫卹。此役姚營前後共守寶山縣城九天，在日方海陸空軍三面夾攻下，誓死不退，終於和這彈丸大的寶山城共亡。日軍進犯寶山的消耗，單是彈藥一項，就達十萬美金之鉅，由此更可想見姚營全營殉城的壯烈。馬君武博士「抗日紀事詩」中有七言一律，單詠姚營寶山殉城的事蹟道：

六百餘人齊授命，寶山應改號姚營。
肉彈槍械爭強弱，國土官兵共死生。
孰信中華真老大，不同東寇共存榮。
他年增置東遼省，醇酒重招勇士魂。

正當日軍猛犯寶山、羅店的時候，在泗塘河對岸的日軍，也於五日以立體戰術向西岸的我軍猛烈攻擊，以致中路我軍不得不暫時向陳家浜後撤。蘆藻浜、張華浜一線的日軍，則於七日強渡南泗塘河，先後衝鋒多次，傷亡極重；最後，張華浜的日軍，並以大砲猛轟，企圖用戰車衝破我軍陣地，可是結果仍舊被我軍擊退。日軍的進攻雖然不很順利，但是他仍然想用全力突破這一點，以期響應寶山、羅店的戰爭，作後來蘆藻浜大戰的準備。所以在張華浜和蘆藻浜之線的戰役，和寶山、羅店的戰役是同樣重要的。在蘆藻浜、張華浜和羅店、瀏河作戰，中日雙方都有過「一二八」戰爭的經驗。不過這一次戰爭的慘烈，却非「一二八」之役可比，我軍在軍事方面的進步，和日軍的傾國來犯，也和「一二八」戰爭不可同日而語。日軍在「一二八」戰爭時曾在這一線上佔着極大的優勢，但到這時優勢却不可復得，因為我國的江防已比較周密，而戰略方針又是以持久戰為基礎，對於一個陣地的爭奪，必然使日方付出相當重大的代價。因此，日軍便不得不用重兵在這一線作戰，以致受到嚴重的損失。自然，他的主力仍舊是在羅店這一端，他主要的企圖是突破羅店以窺嘉定、太倉，使他順利地完成從瀏河、羅店到吳淞之間的聯絡。所以他開始登陸，就用一師團的兵力來假襲羅店。然而在羅店和寶山諸役，我軍的抵抗都極其猛烈。日軍在這一帶作戰，既然損失奇重，於是他便打算給予我軍以相當牽制，以圖減輕他的困難。因此，在泗塘河展開激戰的時候，虬江碼頭江面的日艦，就用猛烈的砲火向我軍轟擊，並企圖在虬江碼頭登陸。他的目的，不用說是進攻市中心，因為

市中心萬一爲他佔據。則他一方面可以威脅江灣，重振滬東日軍的威勢，另一方面又可以響應吳淞的日軍，使他向蘆藻浜推進。於是市中心的爭奪戰，遂於九月六日以日軍在虬江碼頭的登陸而開始。虬江碼頭是在滬滬戰爭爆發前築成的，一時未及炸燬，因此反而對於日軍的登陸造成了若干便利。日軍既以猛烈的砲火掩護步兵在虬江碼頭登陸，滬東的日軍也就隨着聯合向市中心進攻，自九月八日到十日之間，我軍和日軍激戰於軍工路和五權路，日軍對市中心的進攻，並沒有多大進展。這時，由於戰線的外延，戰局的重心已經移到吳淞口岸。所以開北和滬東的戰局就轉趨沉寂，同時，我軍爲了避免日艦大砲射程的威脅，不得不轉移新陣地，以便和日軍作持久戰。於是從九月十三日起，我軍就改移到瀏河、羅店、廟行、江灣鎮，以迄開北、八字橋、北站的第一道防線據守。

第七回 湯恩伯死守南口 劉汝明痛失張垣

按下滬滬戰爭慢表，且說日本自從佔領北平、天津以後，他在華北的第二步發展，一方面是沿平漢和津浦兩路南下，另一方面則是沿平綏鐵路出南口。南口在河北省昌平縣西北，其旁即居庸關，扼察哈爾綏遠、山西三省的咽喉，兩山夾峙，懸崖峭壁，爲我國九要塞之一，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同時他又位居北平的側背，爲反攻北平的一個重要軍路據點。日軍爲了解除他側背的威脅，兼取得開啓察綏三省門戶的鎖鑰，所以在佔領平津後，對平漢、津浦兩線暫時採取守勢，而

移他的主力板垣的第五師團，和鈴木酒井各旅團，及川原師團的一部分，從昌平沿平綏鐵路線逕犯我南口。這時察哈爾北部的寶昌、商都等六縣，早已淪陷，使日本對於察哈爾的進攻，獲得了很大的便利，因為察北的形勢，使他能夠造成三面的進攻：第一是從多倫攻獨石口，第二是從張北進襲張家口，第三是從北平以主力攻南口。不用說，他的主要的進攻方向，是由南口直趨張家口，然後分兵綏遠和山西，所以南口的爭奪，在華北的戰局中是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本來在平津陷落以後，我軍就應該以雄厚的兵力來守衛南口，可是當時在南口這要隘上，僅有二十九軍的步兵兩營負責守衛的責任。七月三十一日，我第十三軍軍長湯恩伯將軍奉命搶防南口，湯將軍是浙江武義人，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體力過人，智勇兼備。抗戰軍興以前，任八十九師師長，旋以戰功卓越，升任第十三軍軍長，以第四師及八十九師為直轄的基幹部隊。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內蒙偽軍和王英等匪軍，受日方利用，向綏遠紅格爾圖進犯，中央命湯將軍率領所部和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將軍協同作戰。當時匪偽軍猛烈進犯，復有日方飛機助戰，我軍奮勇殺敵，將匪偽軍擊退，並反守為攻，進攻匪偽軍的根據地百靈廟，摧殘匪偽軍的大本營，奪獲軍火糧食無數，為抗戰以前一大勝利。湯將軍以百靈廟一役，而名聞全國。綏遠戰事勝利後，湯將軍就率部駐防綏東，這時奉命搶防南口，就於八月一日自綏東防次開拔南下，其先頭部隊第八十九師王仲廉部於當天趕到南口，日軍板垣師團也已越平綏鐵路北進，湯軍僅先趕到一步，千鈞一髮，南口要隘幸虧還未被日軍搶去，真是僥

倅。當時湯軍五師，晉綏軍九師，騎兵三師，均備防守雁北、綏東、綏北一帶陣地，在湯軍奉命搶防南口時，所部兩師，一在陝北，一在新絳，徵調不及，僅有三師應戰。南口地形，石山綿亙，缺少掩蔽，而我軍當時又配備欠佳，遠不足以當擁有優越器械的日軍。湯將軍在形勢懸殊之下，積極迅速作防禦準備，以王仲廉師任左翼，王萬齡師任右翼，自己則兼任前敵總指揮，駐節懷來，置前鋒於龍虎台，以南口東西兩側突出的高山爲主力陣地支點，西側的高山名雙嶺口，東側的高山名馬鞍山，馬鞍山以東十里，地名關溝嶺，同爲軍事上重要據點，由關溝嶺東往五里，至得勝口，是爲南口我軍左翼陣地，可通永甯以達延慶，經王仲廉師妥密配置後，南口正面陣地就展開到三十里寬闊。右翼陣地，則沿長城線佈防。八月八日，日軍騎兵至左翼得勝口搜索，即遭我軍打擊，是爲南口戰役的開端。九日，正面戰爭爆發，首當其衝的是前鋒龍虎台陣地，日軍先以砲火猛轟後，騎兵即搜索前進，既至山下，未敢輕進，乃仰面問道：「喂！有人沒有？」我軍本來都隱匿未出，這時有一個士兵不禁應聲答道：「沒有人。」日騎兵聞聲駭走，同時日軍的主力總攻也就緊跟着開始。日軍先集中砲兵向我陣地密集轟擊，復以大隊日機協助轟炸，企圖壓迫我稜線陣地內的守軍不能抬頭還擊。日砲兵並用阻止射擊，遮斷我南口到居庸關的大道交通，以阻我軍增援。最後，日軍復以坦克車掩護步兵衝鋒，我軍憑藉地勢，居高臨下，瞄準掃射，死傷日軍無算。十日，日軍又全面總攻我南口，我軍以龍虎台前鋒陣地過於突出，不得已自動放棄，同時撤退南口東火車站和機廠部隊，將機廠及八達嶺山洞自行破壞，激

戰三日，陳屍滿谷，日軍受創甚重。十二日，戰事再起，日軍以野砲六十餘門作密集射擊，掩護坦克車三十餘輛，步兵五千餘人，猛攻我南口虎峪村、心仲口、蘇林一帶陣地，我軍浴血奮戰，日軍猛烈衝鋒六七次，均被我軍擊退，我軍並奪獲坦克車六輛，槍械無算。到了十三日早晨，我軍陣地已經被日軍猛烈砲火燬為平地，可是我軍忠勇將士仍奮勇抗拒，死守不退。相持到十四日，戰事更趨激烈，日軍用坦克車三十餘輛衝鋒，我外壁工事，都被填塞。我軍憑雙嶺口、馬鞍山諸地，血戰竟日，日軍自晨至晚，發砲達五千響左右，山谷為崩，我軍仍屹然不動。我王仲廉部第五百九十二團羅芬珪部全團忠勇將士，爭以身殉。下午三時，日軍又增援一聯隊之衆，猛撲我雙嶺口、馬鞍山，戰况激烈，驚天動地。這時我援軍傅作義將軍所部，已有一部冒猛烈砲火趕到，加入衝擊，雙方肉搏十餘次，酣戰到晚上，終於將日軍擊退，日軍遺屍塞滿山谷，傷亡十倍於我軍，我軍奪獲輕重機關槍三十餘挺，其他戰利品甚多。日會板垣，見南口正面屢次猛攻不下，損失慘重，乃變更戰略，除一部繞道疾趨察北，直迫張家口，切斷南口後路外，復由南口左右兩翼，向我正面迂迴。十五日起，南口正面戰况，轉趨和緩，右翼長城線附近錫頂山前黃老院地方，却發現了敵蹤。這時日軍以昌平縣沙河鎮西南的西貫市為根據，另以門頭溝為第二軍事活動地，向永定河北面進攻，企圖利用複雜地形，由山徑小道，出我不意，穿過長城，迂迴而入我湯軍軍部所在地的懷來及康莊，取包圍姿態，切斷我南口聯絡。這天，右翼的日軍，就猛攻我黃老院，工木鑿各部陣地，我軍奮起迎戰，當將日軍擊退。十七日，日軍對南口施

行全面攻擊，十時左右，我右翼陣地被突破，日軍三千人竄入，進佔黃老院，直逼長城，我軍當予猛烈阻擊，相持到十九日，戰事益烈，黃老院方面，日軍續有大隊竄入，進據蘇林口的日軍，復突破胡家莊、前莊子等地，我軍一團拚死抵抗，犧牲殆盡。這天從中午到晚上，全線激戰不已。同時大村方面，日軍又增兵一旅團以上，永甯前方，也突然有日軍到來，和我軍發生激戰。我軍浴血冒砲火奮勇抗搏，全線形勢，仍舊固若金湯。二十一日拂曉，雨止霧散，日軍復向我右翼陣地開始總攻，我軍當令集結於橫嶺城的一部兵力增援，並分兩路同時出擊，當將突進我陣地的日軍全部擊退，遺屍壘壘。二十二日，橫嶺城前八五〇高地，發生激烈爭奪戰，雙方肉搏，至爲猛烈，我軍視死如歸，勇氣百倍，敵勢大挫。二十三日，日軍見屢攻我陣地不下，乃施用刺激性瓦斯彈襲我陣地，鎮邊城陣地於下午被突破，多處，南口後方的懷來等地，復遭日機連日轟炸，交通均被破壞。二十四、二十五兩天，戰鬥益烈，我軍所有伏役，担架兵，傳令兵，悉數加入戰鬥，甚至連軍佐，書記，司書也加入指揮，橫嶺城和居庸關都爲日方的飛機大砲毒氣所包圍，我軍犧牲至爲壯烈。當南口酣戰時，察北我軍，也捷報頻傳，商都、化德、嘉卜寺、崇禮、南壕壩等地，均經先後收復，第二戰區司令長官 閻錫山，除犒獎固守南口的湯軍一萬外，對收復商都的傅作義部步兵董其武旅和騎兵趙承綬旅，也各有賞賜。原來照我方的軍事計劃，第一步是先行鞏衛南口，使戰局形勢趨於穩定，然後立刻發動對張北、商都的進攻，尤其着重於張北的爭奪，因爲張北一入我軍手中，則張家口就獲得屏障，再以全方向南口出擊，就沒有什麼困

難，而當時日軍在察北的兵力，也不十分雄厚，所以這一軍事計劃，看來似乎比較容易得手，因此我軍就預定於八月十三日夜間同時襲擊商都與張北，而以傅作義部担任襲擊商都，劉汝明部担任襲擊張北。那劉汝明將軍，字子亮，河北獻縣人，與宋哲元同爲馮玉祥的舊部，這時正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九軍第一百四十三師師長，設指揮所於張家口西十里的水母宮。他奉命進擊張北後，即令有力部隊出擊，並親臨前線指揮作戰，一夜之間，攻下崇禮，迫近沽源。這時劉部旅長馬玉山，以張北僅有殘敵千餘人頑守，乃自告奮勇，再三堅請去襲擊張北，並有「任務不達，誓不生還」之語，劉將軍壯之，遂允諾其請。當馬旅長率部到達張北時，適值天陰月黑，雨苦風淒，正是進行奇襲的良機，果然半小時內，城垣即被我軍佔領了四分之三，殘敵大部就殲。但不久敵人生力軍趕到，超過馬旅五倍以上，並有戰車百餘輛，把衝入城內的我軍重重包圍，一時烟騰火湧，炮炸雷轟的夜戰，就在狂風暴雨中展開，敵人傷亡之數，兩倍於我，戰到天亮，馬旅長身中數彈，並被刺刀刺傷三處，在北城郊壯烈殉國。我軍除將馬旅長忠骸搶回的少數官兵回達張家口外，其餘都作壯烈犧牲。正當我軍開始襲擊張北和商都時，敵軍也正集中全力，準備會攻張垣。分兵三路，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張垣進犯。八月十三日，張家口外圍戰爭開始。敵軍一路由張北進攻張家口的外圍，據點神威台、漢諾壩、黃土嶺。一路攻萬全縣城及太山廟、黃家堡、趨水母宮、高沙河。一路由商都以南地區撲平綏路及張家口以西的柴溝堡、孔家莊，迂迴賜兒山我軍的側背。我軍劉廣信、李會志兩旅，在省垣各要隘及

路口橋頭佈防，並向郭磊莊方向警戒，以防敵人由側背迂迴。李金田旅奉命在賜兒山死守應戰。劉芸田團已在賜兒山南的八角台嚴陣以待。陳新起旅在神威台、漢諾壩、黃土嶺各外圍據點固守。尚元旅一部在大境門加強防禦工事的構築，一部奉命機動應戰。於是省垣遂完全陷於作戰狀態。我軍和敵人相持了十天之久，直至八月二十三日，敵人以重兵突破我萬全陣地，我軍一營死傷殆盡，另一股敵人避實擊虛，竄向賜兒山而來，與我李金田旅遭遇，遂展開肉搏戰。我軍因無平射砲，士兵都不顧自己性命危險，拿着十五生的迫擊砲彈，去炸敵人的戰車，敵人衝過來的戰車，都被我軍全部炸燬。二十五日拂曉，敵萬餘人，附砲百餘門，戰車六十餘輛，向我神威台、漢諾壩猛撲，神威台據點失而復得達六次，官兵鬥志雖極堅強，但終因缺乏新式武器和強大生力軍增援，未能挽回頹勢，遂被敵以戰車百餘輛，掩護步騎兵萬餘人，把神威台和漢諾壩奪去，同時防守賜兒山的我李金田旅的胡光武團，也和來犯的敵坦克車八十餘輛和步騎兵六千餘人發生激戰，賜兒山由二十四日起，五失五得，敵軍攻擊精神也頗兇猛，死去八百，上來一千，所以賜兒山敵軍的死傷至少有四千餘人，二十六日午後，我奪回賜兒山的守軍又全部壯烈殉國，陣地亦告失陷。這時省垣街市被敵狂烈砲轟，引起滿城大火，水母宮指揮所大部被毀，且與敵陣地僅隔一小山，已入敵擲彈筒射程以內，我軍以戰略關係，中央乃命劉汝明將軍率部轉移陣地。可是張垣已被敵人四面包圍，劉汝明將軍乃於二十七日拂曉，親率所部，肅清宣化大道之敵，突圍向洋河沿岸轉移，及至二十七日黃昏，我掩

護退却的部隊，也脫離敵人砲兵射擊範圍。我軍在退却以前，並有計劃的將清河上長約二百公尺的大鐵橋破壞，以免爲敵利用。張家口戰事自八月十三日開始，至八月二十七日突圍，共計苦守十五晝夜，傷亡軍官二百餘員，士兵七千餘名。張家口是南口的後方重鎮，南口未失，而張家口先告陷落，這個意外的噩耗傳來，對於南口的防禦上影響非常重大。因爲守南口的我軍兵力雖極單薄，猶可據險死守，張家口一失，則南口不但失去了牠戰略上的價值，而且陷於日軍四面環攻的地位，縱使要想死守待援，事實上也已難能了。於是血戰二十天的南口，便淪陷於敵軍之手，湯恩伯將軍只得率領他的部下，退守距南口十五里的居庸關。當南口激戰時，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曾令傅作義、衛立煌兩將軍率部馳往增援，結果傅作義部僅上去了一半，張家口已告吃緊，不得不回師救援，衛立煌部亦被阻於中途，未得達成任務。後吳佩孚將軍祕書江山萬里樓主楊雲史有四絕句，單詠湯恩伯將軍南口之戰道：

西北籌邊最上頭，重重疊疊上關樓，漢兵無不一當百，捲土燕雲十六州。
天險連營刁斗高，將軍清野肅秋毫，南山月白北山雨，萬幕無聲磨大刀。
破碎山河絕鳥飛，捷書夜報暗敵歎，老夫要飲離人血，願爲將軍洗戰衣。
莽莽居庸第一關，長城西北更高山，偷教一虎竭堪負，十萬雕弓不敢彎。

張家口和南口既相繼失陷，察哈爾省的屏障盡撤，而察省已無險可守，其混亂的情況，也就不

難想見了。

第八回 棄天鎮李服膺伏法 守忻口郝夢齡捐軀

日軍既佔領南口和張家口，復進陷宣化，察哈爾全省已經爲他所控制。於是他就以張家口爲根據地，由南北兩道，分別圍我山西，一面反攻天鎮、陽高、叩山西的門戶，以取大同；一面繞道來襲綏遠，造成和察北偽軍兩面夾攻之勢。這時我軍在晉北綏東、綏北的防線，長約二千餘里，我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將軍，鑒於情勢日緊，乃採取對戰辦法，準備用三十團以上的兵力，和日軍進行決戰，一面命令李服膺一軍，固守天鎮、陽高、爲山西北部的第一道防線，並鞏固大同據點工事。本來，南口、張家口雖失，我軍要是能堅守天鎮、陽高、豐鎮、興和，還可以阻遏日軍的西進，來繞道出擊，以拊日軍的後背；同時，如果在山西北面和察哈爾南面，能夠保持着陽原、蔚縣、廣靈、靈邱和涑源這些據點，也還可以處於優良的內線作戰的地位。可是由於張家口的突然陷落，而使察南的戰局陷於混亂，遂使晉北察南幾個內線作戰的優良據點都隨之輕失，同樣的，也由於李服膺的不戰而退，遂使山西省的門戶洞開。天鎮、陽高在張家口以西，大同以東，牠不但是山西的門戶，同時還屏蔽着綏遠的東南；牠的東南是柴溝堡，從這一帶一直到大同，都是由李服膺部所據守。當南口危急的時候，閻司令長官曾令李服膺由柴溝堡出援南口，可是李服膺不但抗令不救，反被日軍從柴溝堡的一砲

所嚇，而退走天鎮、陽高。在天鎮、陽高這兩個險要的地帶，原本築有防禦工事，但是還沒有完全築好，李服膺率部開到後，對防禦工事又草草從事，不加修補，這時日軍已由永嘉堡分兩路進攻，一路是天鎮，另一路就是陽高。李服膺在這樣危急的關頭，仍舊沒有決心來抗戰。天鎮有要地叫盤山，閻司令長官曾嚴令李服膺率部死守，李服膺部團長李潤聲，陽奉陰違，致遭日軍奇襲，日軍遂於九月八日佔我天鎮，天鎮雖陷，但我軍仍有一團人被困城中。日軍沿天鎮攻羅文皂，沒有立即把天鎮城中的我孤軍解決。及至佔領羅文皂以後，馬上又掉過頭來，從天鎮山北去攻豐鎮，九日，豐鎮告急，孤山也發現日便衣隊，而興和也就危急了。同時，日軍的另一路用七輛坦克車掩護衝進李服膺司令部所在地的陽高，而陽高也就隨着淪陷，又因李服膺部隱匿軍情不報，致我第三十七師師長劉奉滋倉卒應戰受傷，影響所及，遂使沿王官屯、聚樂堡、周石莊等地，一直到大同，都相繼棄守。大同是九月十三日失陷的，牠的失陷，不用說比較天鎮、陽高的失陷影響尤為重大。閻司令長官以晉北軍事上的重大失利，都是爲了李服膺一人的緣故，乃下令將李服膺拘獲，解送軍法執行監究辦。當時軍事委員會有軍法執行總監的設置，於九月十二日成立，任唐生智爲總監，谷正倫、王懋功爲副監，各戰區則設軍法執行監，由各戰區司令長官兼任，担任轄區內軍法、督察等各項事宜。李服膺於九月三十日被解至太原，送交軍法執行監後，由閻司令長官親任審判長，謝濂、李德懋分任審判官，張克忍、薛鳳威分任軍法官，開庭審訊時，李服膺供認不遵命令，放棄要地等情不諱，當經按照戰時軍律

宣判處以死刑。判決主文如下：「李服膺不遵命令，無故放棄應守之要地，致陷軍事上重大損失，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判畢，閻司令長官對李服膺道：「你無故放棄要地，罪應處死，而晉綏軍紀律，又以你所部爲最壞，足見你馭下不嚴，以致擾害地方。國防工事，也以你担任的爲最遲緩，足見你督工不力，以致貽誤戎機，就是從這兩件事上，也應該處你死刑。我把你從排長逐漸提升到軍長，實指望你爲國報効，不想你壞到如此地步，今日處辦你，實在使我傷心落淚。我不願你的同事審判你，所以我親自審判你，但我不能因你害公。至於你的家屬，我自然爲你照料。」言訖，遂揮淚下令，將李服膺押赴刑場處決。李服膺遂於十月四日上午零時三十分，在太原大校場，被執行槍決。在李服膺被處決前，晉綏的形勢已經急轉直下，形成非常嚴重的局面。日軍既據有大同，就可以出擊綏遠，東南由豐鎮攻平地泉、卓資山，於是使原來取着攻勢的綏遠形勢，頓時逆了轉來。照我方的軍事計劃，本是以綏遠的騎兵，會同劉汝明部來收復察北，這樣一來，不但可以解除日僞軍對綏邊和察省的威脅，而且還可以使馬占山部挺進軍出而收復熱河，組織敵後的游擊運動。但是由於劉汝明在贛垣失利，致察北的收復陷於功敗垂成。當時綏遠的我軍會先後於八月十四日克復商都，十六日克復嘉卜寺兩地，因着張家口形勢的陡變，在商都、嘉卜寺兩地的我軍，便不得不中止前進，而回師據守平地泉、興和乃至豐鎮各重要據點。大同失守以後，閻司令長官便令鎮守綏遠的傅作義回師太原，協助防守山西的正面。傅作義一走，綏遠就失去了有力的支持，不但影響到綏遠的作戰，同時也影

響到山西的防守。因為綏遠是屏障蒙疆的要地，一方面可以威脅察哈爾的日軍，另一方面則可以迂迴山西，襲擊日軍的後路和側翼，以解除山西正面我軍的危險。傅作義部既已回師，綏遠就只有馬占山等部支持，實力單薄，自然不足以抵禦日軍的進攻了。那時候，從平地泉到陶林，我軍只有一營人，綏東的國民兵也隨着出動，而出擊嘉卜寺的石玉山部，一直到大同失陷以前，仍把嘉卜寺握在手中，在左翼綏東和察北的門炳岳部，則始終屹然不動，而轉戰於商都和大青溝間。九月十二日，日軍由天鎮繞道進佔興和，並進而襲擊孤山車站，但爲鐵路沿線的我軍所擊退。及至十三日大同失陷，日軍由左雲、右玉出殺虎口來攻歸綏，就造成了綏邊兩路的進逼，平地泉這個平綏鐵路的重要據點，便在十月初宣告失陷。日軍既從殺虎口出涼城以攻歸綏，又從豐鎮、興和以攻平地泉、卓資山，造成了衝擊綏南的形勢，在綏遠的東北面，他也必然的要反攻嘉卜寺和百靈廟這些重要的據點，以圖囊括整個綏遠。當石玉山部攻克嘉卜寺時，曾獲有日軍的汽油二萬箱，及其他的軍械庫和槍彈，但却無人轉運，及至大同失守，日軍來猛烈反攻，嘉卜寺在戰線上突出三四百里，作爲攻勢的出擊自然是優越的，可是作爲守勢，就完全相反，因此我軍遂不得不燃汽油及槍械而退入綏遠境內了。百靈廟、嘉卜寺和平地泉既失，綏遠的守勢不用說漸漸陷於劣境，日軍已可以從歸綏以取包頭，以控制整個綏遠。防守包頭的馬占山部實力既然單薄，加以省垣的外圍盡撤，包頭自然也就不易保守，於是綏遠的局勢遂爲日軍所控制。另一方面，在大同失陷的前後，劉汝明又相繼失陷了蔚

縣、廣靈、靈邱、涑源這些平漢路和平綏路間唯一可以連接的地帶，因此也影響到雁門關的保守。日軍雖沿大同南下應州，長驅直入，以至逼近雁門關的側翼，但他也深知雁門天險，易守難攻，於是繞道由察南的蔚縣、陽原、河北的涑源，以及由大同西南四十里的渾源，來叩平型關，以期攻雁門關的側背，不料却在平型關受到我方第八路軍嚴重的打擊。日軍見平型關急切難下，因復師其中中央突破的慣技，別以主力由應州南面攻我小石口、茹越口。閻司令長官下令楊愛源軍拚死抗拒，楊愛源集合十團之衆，反復衝殺，茹越口得而復失者六七次，重要陣地鐵角嶺同時陷落。我旅長梁鑑堂率預備隊三團，加入助戰，壯烈殉國，所部三團士兵，生還的也只有二三百人。在這以前，晉北的局勢已經開始發生變化，高桂滋將軍所部退出察哈爾，開到晉北，先後在火燒嶺、海子、沙城、直峪口和日軍激戰，頗著戰績。九月二十二日，高桂滋部因靈邱已失陷，全軍遂從海子退到團城口佈防。團城口在平型關的西北，當時我軍的陣勢是：左翼在五合口以西，右翼由公路起到平型關，而由高桂滋部守團城口的正面。這天，我軍另一部由蔡家峪撤退，日軍則循公路猛追，高桂滋部連忙破壞公路，在公路上和日軍接觸。日軍因公路已經破壞，戰事無法進展，就改向右面山地移動，並佔領黃土梁，進一步向高桂滋部的剪刀形山頭陣地進攻，血戰了一夜，這山頭終於被日軍佔領；但是到二十三日上午，我軍又以猛烈的反攻來收回。這一來，日軍却又企圖從團城口進攻，因此展開了全線的激戰，由於我軍山地的防線太長，而地形的起伏又不易監視和守禦，再加以兵力的不夠支配，其困難可想。

而知。這時我方的援軍既來不及救援，所以只能靠堅強的士氣來支持，高桂滋部的士氣極旺，不但肉搏多次，始終沒有撤退，且曾一度出擊，獲得機關槍六挺和戰利品無算。後來因為死傷過重，而彈藥已不足支持，日軍又利用烟幕掩護來進襲，我軍遂於二十五日退出團城口。我軍退出團城口後，日軍就於二十八日衝過茹越口而將繁峙佔領，因此又切斷了我軍的歸路，和阻斷了從太原開來的援軍，另一部日軍更佔領了朔縣和寧武，造成兩面威脅雁門關之勢，至此我軍乃不得不向後移撤，雁門關也就於九月二十八日失守了。十月初，日軍已由雁門關越過代縣、陽明堡，他的主力已移向正面來攻崞縣，他第二個目標就是忻縣以北的原平和忻口，以便沿同蒲線直下太原。崞縣在五台山和雲中山的山麓，當時我軍是由第一百九十六旅旅長姜玉貞率領一旅人駐守原平，而由第十八軍軍長王靖國將軍率部防守崞縣。姜旅長於十月一日奉令堅守原平，乃電閻司令長官道：「如若達不到任務，誓與原平同殉。」十月三日，日軍以全力來猛撲原平，飛機大炮，不斷協助轟擊，姜旅長指揮若定，親臨火線督戰，以寡敵衆，苦撐達六晝夜之久，斬獲甚衆，所部團長張振鈴、谷樹楓均負重傷，深爲閻司令長官嘉許，並特電蔣委員長傳令嘉獎。當日軍初犯原平時，我崞縣守軍王靖國部曾邀擊日軍兩聯隊於中途而加以殲滅，日軍乃憤而先犯崞縣，王靖國部拚死抵禦，日軍會爬到崞縣城牆上，插白旗一面，我軍雖然奮勇將日軍擊退，但却忘記把白旗拔去，日砲兵遂得集中目標轟擊，燬我崞縣城垣，王靖國部守城團長兩名，同於十月八日與城偕亡。崞縣既陷，日軍復於十

日以汽車運到大批生力軍，加入前線猛撲，姜旅長親率所部，益奮神威，不避砲火，往來指揮，不幸一顆砲彈飛來，竟把他的左腿擊斷，部下急忙搶負出陣時，已被日軍察覺，進犯益猛，不旋踵間，姜旅長腹部又中一彈，終於悲壯的以身殉國。這時姜旅所有官兵，傷亡殆盡，帶傷將士不滿二百人，迫不得已，始退出陣地。姜旅長後追贈爲陸軍中將。但是姜旅長和他的部衆雖然壯烈犧牲，却已完成了他殲滅日軍以及掩護大軍結集的重大任務。當時忻口方面，我軍因得崞縣及原平守軍猛戰的掩護，常勝將軍衛立煌總司令統率的四個半師，大部早已集中完畢。我軍並以劉茂恩部爲右翼兵團，王靖國部爲中央兵團，李默庵部爲左翼兵團，安密佈防。忻口有據點叫大白水，守這據點的是我第九軍軍長郝夢齡將軍所部。當蘆溝橋事變初起時，郝夢齡部尙遠戍貴州，郝將軍和第九軍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騏，因奉命赴廬山受訓，便一再向我最高軍事當局請纓殺敵。九月十五日，郝部奉命由漢口出發，郝將軍就預立遺囑留於他的子女道：「我這次北上抗日，抱定犧牲決心，萬一陣亡，你們要聽母親的教訓，孝順你們祖母老人家。至於你們上學，我個人是沒有錢，將來國家戰勝，你們可進遺族學校。留於慧英，慧蘭，蔭楠，蔭槐。」郝將軍率部初到石家莊，以晉北戰事緊張，就隨同衛立煌總司令開到忻口，既抵前線，復諄諄曉諭部屬，須與陣地共存亡。十一日晚起，忻口前線開始接觸。忻口的戰事，較原平尤爲壯烈，十三日我軍獲得大勝以後，就於十四日展開全線總攻，並以飛機助戰，炸燬了原平日砲兵陣地。日軍板垣征四郎指揮的第五師團，及關東軍第一，第十五師團等部，以飛機

大砲坦克車等重兵器，連續猛攻大白水，閻莊，張家莊一線，共達十餘次，郝將軍和劉家驥師長，都親臨火線，指揮督戰，將士也人人抱定犧牲決心，衝鋒陷陣，奮不顧身，激戰兩天，日兵的死亡就達五千人以上，戰況的激烈，實爲山西戰事發生以來所少見。大白水，閻莊，張家莊一線，進退足以影響晉北整個戰局，日軍以主力猛撲郝部，也出全力死拚。大白水據點，本來是一個沒有防禦工事可資憑守的開闊地帶，其重要性更超過閻莊，張家莊兩據點，當日軍每次衝進大白水村時，郝部官兵往往攔機關槍乘隙從坦克車旁邊繞到日軍後面掃射，有一次，日軍衝進大白水村，我第五十七團團長劉祖燕，站在牆垣上高呼道：「五十七團是總理的近衛團，面子要緊，不能退的。」將士應聲躍起，一面以稻草鋪地，阻坦克車深入，一面就用手榴彈，向坦克車眼中擲進。日軍遭我拚命堵擊，屢進屢退，受創甚巨。郝將軍嘗對往訪的新聞記者說：「我受命並上抗敵，國家既付我以重任，視我實爲不薄，所以我亦決心以一死報國，以求民族的生存。」聽的人都肅然起敬。十五日夜，閻司令長官親臨陣地，對郝將軍和劉師長嘉慰備至。是夜二時，郝將軍親臨前線督戰，我軍爭先恐後，勇往直前，連克山頭數座，師長劉家驥，也指揮左翼前進，和郝將軍會合向前邁進。到了十六日早晨五時許，天色漸明，郝將軍恐天明後我軍陣地容易受日方砲火威脅，不能鞏固，乃決定乘勝直追，期將殘餘日軍掃數殲滅，以收一勞永逸之功。日軍經郝劉兩部會合衝殺，陣形大亂，急以機關槍手榴彈壓住陣腳，掩護後退。這時郝劉兩將軍已身臨散兵線上，距日軍僅約二百餘米突，當郝將軍正奮身揮兵挺進殲滅倭

寇時，忽中機槍子彈兩粒倒地，劉師長頭部，初爲擲彈筒炸傷一處，接着也中機槍彈數粒，仆地不起，郝部特務連士兵瞥見，急將二人搶救回陣時，均已爲國捐軀，英名與雲中河同垂不朽。郝部旅長鄭廷珍，同於是役陣亡，閻司令長官及衛立煌總司令均爲之哀悼不已。郝將軍字錫九，河北藁城縣人，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畢業，歷充東北教導隊排、連、營長，魏益三榆關誓師時，任團長。民國十五年擢升旅長，十六年充任第三十二軍第二師師長，同年五月二次北伐，兼充副軍長，十七年三次北伐，改充第五十四師一百六十一旅旅長，十九年三月充任師長，七月兼副軍長，鄭州警備司令，二十年六月升任第九軍軍長，九月保舉副師長劉家騏，騏升任師長，殉國時年四十一歲，家有八旬老母外，遺妻一子，女二，一弟名夢熊。劉家騏師長別號錦磊，湖北武昌人，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砲兵科畢業，歷充東北砲兵連、營團長，砲兵司令，民國十八年任第十九軍砲兵指揮，十九年任第五十四師參謀長，在江西於役受傷，旋充旅長，副師長，二十三年入陸軍大學特別班深造，升充第五十四師師長，殉國時年四十三歲，遺妻一，幼女一，一弟名斌侯。郝劉兩將軍遺體棺殮後，十七日運抵太原，太原各界在中山公園舉行追悼大會，閻司令官長特派第三十四軍副軍長傅存懷代表致祭。蔣委員長，監察院于院長，考試院戴院長等，均馳電郝太夫人致唁。二十六日，行政院通過褒揚郝將軍等的決議案，原文如下：

陸軍第九軍中將軍長郝夢齡，第五十四師少將師長劉家騏，獨立第五旅少將旅長鄭廷

珍等，此次奉命抗敵，竟以身殉，睚懷忠烈，軫悼彌深，應呈請國民政府特令褒揚，並追贈郝夢齡爲陸軍上將，劉家騏、鄭廷珍爲陸軍中將，交由軍事委員會從優議卹，生平事蹟，宣付史館，以彰忠烈，而勵來茲。

郝劉兩將軍靈柩，於二十四日由同蒲路轉運到漢口大智門車站，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濬領導武漢三鎮軍政各界代表舉行公祭，執紼者達萬餘人，旋恭送靈柩至洪山寶通寺側墓地暫厝。抗戰以來，軍長殉職的，除二十九軍副軍長修麟外，郝將軍實爲第一人，較之李服膺的貽誤戎機而被正法，真可說是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之別了。

第九回 平型關初試游擊戰 陽明堡火燒日機場

隨着全面抗戰的展開，中國政治上也有着飛躍的進步，首先表現出來的是國共團結，統一合作，共赴國難。國共兩黨合作，以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爲發端，在二十六年春間，雙方曾有一度商談，及至蘆溝橋事變既起，國內各黨派，鑒於國家民族，確實已到生死存亡的關頭，乃一致奮起，表示絕對擁護國民政府，服膺三民主義，願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下共赴國難，挽救危亡。八月間，中國共產黨紅軍領袖朱德、彭德懷也自動請纓，願意接受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將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取消紅軍原名番號。到了八月二十五日，紅軍改編已畢，軍事委員會蔣委

員長，乃下令委任朱德爲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爲第八路軍副總指揮，朱彭兩將軍奉令後，就在西安軍次發表遵令就職的通電，表示願竭至誠，擁護蔣委員長，追隨全國友軍之後，效命疆場，誓滅日寇，爲中國的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到底。當時蔣委員長和閻錫山副委員長都會有電致賀第八路軍並派葉劍英在南京組織辦事處，以便隨時向中央呈商一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以紅軍既改編竣事，開入山西作戰，理應有所表白，以明心跡，乃於九月二十二日發表擁護抗戰國策服從蔣委員長領導抗戰的宣言。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四端：（一）服從三民主義。（二）取消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蘇維埃政府。（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中共既宣言服從三民主義，加入抗戰，我國內部遂消除意見，增加力量，隔了不久，晉北平型關的捷報就接踵而來。那平型關乃是襄長城中三關之一，居九關的中堅。我襄長城關塞，本分東西中九關：東三關爲居庸關、紫荆關、倒馬關；西三關爲雁門關、甯武關、偏關；中三關爲飛狐關、平型關、茹越口；平型關附近，相傳就是戰國時代趙武靈王的葬地，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北却強胡，其地即在廣靈、靈邱之間。八路軍奉命由陝西入山西助戰，預定的目的地原是察哈爾南面的蔚縣，但是還沒有達到目的地，劉汝明部已經一直由張家口和宣化一帶南退，而蔚縣也已落於日軍之手。於是八路軍不得不改變原定的計劃，以小部向晉西北活動，而以主力集中於五台山和平型關一帶。那時平型關的形勢已經萬分危急，九月二十日，日軍進陷渾源、應州、平型關、屏障

盡失，八路軍恰好就在這危急時期趕來，當下便以一部爲右翼來接防平型關的右面二十里，形成和日軍爭奪平型關的形勢。原守該處的我軍王靖國部十餘團，爲策應戰機起見，便移到平型關西北的長城線上，和八路軍互爲犄角，協同八路軍來向日軍進擊。當時八路軍的任務是攻下關溝、蔡家峪、東口。而至上舖西，和東進的王靖國部在上舖西會合。九月二十六日拂曉，兩軍的聯合行動開始動作。八路軍一鼓作氣，衝擊北上，到了正午，蔡家峪、東口和南關頭等地就被八路軍佔領，日軍敗退到上舖西地方，被我殲滅的至少在一聯隊以上，連忙調兵過來反攻。日軍攻平型關正面的原爲以善戰著名的鈴木師團部隊，這時更以板垣第五師團的主力加入進犯，由板垣指揮援兵兩聯隊，突過蔡家峪而入小塞村。小塞村爲由蔡家峪到平型關必經之路，在小塞村以南，有土溝一條，地名就叫土溝，兩邊懸崖壁立，形同深谷，和平型關只有一線之路可通，極利於防守。我軍偵知日軍援兵將經土溝直撲平型關，所以立刻用重兵埋伏於兩壁懸崖上，並先阻塞了他的前進的路，等他前來送死。佈置方畢，日軍兩聯隊果然已經接踵而來，我軍等他全部闖入谷中後，一聲號砲，先把他們歸路塞斷，然後高呼日軍繳械。但見兩壁山上，人頭露出，日軍抬頭四望，無路可上，要想後撤，歸路又被截斷，進退兩難，形狀很是窘迫。又因不懂我軍的話，乃反拚死掙扎，企圖奪山而上，我軍奮起，用手榴彈向下拋擲，並開機關槍掃射，於是日軍兩聯隊，遂全數被我軍聚殲於山谷中，有人曾把這一役比之於三國時諸葛亮因司馬懿於上方谷，不過司馬懿在上方谷終於能夠脫逃，不像此役日軍一

個都逃不出。八路軍因爲和王靖國部聯絡得宜，遂得與東進出擊的王部另一師兵力，會師於上鋪西地方，乘勝將日軍驅走數十里之遙，日軍第五師團的鈴木第十二混成旅團，幾乎全部被我軍殲滅。二十七日，八路軍和王靖國部再度聯合，繼續進攻靈邱附近，前後衝殺兩次，終於把日軍殘部擊潰，我軍奪獲大小戰車一百餘輛，槍彈糧食等戰利品無算，並生俘日軍百餘名。一時河北察哈爾綏遠山西邊境各縣，大多爲我各地游擊部隊先後克復。這次平型關大捷的原因，據我方軍官的表示：第一是由於行動秘密，任何一個軍事行動，不爲日軍所偵知；第二是行動迅速，日軍無法察覺，察覺後已經遲了；第三是地形熟悉，隨時可以將陣地戰變爲山地戰，山地戰是抵抗進步武器最佔優勢的戰法，除了這點以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能和正規軍配合作戰，也是造成這次勝利的主要因素。八路軍原本長於游擊，益以和我正規軍及民軍配合，嗣後日軍後方聯絡，便常被我軍破壞。日軍運輸給養，有時多賴飛機輸送接濟。日軍侵入我山西北部後，就在崞縣以南，代縣以北的陽明堡地方，闢了個臨時飛機場，作爲日軍侵略我山西的唯一基地。八路軍爲掃蕩日機任意屠殺我非戰鬥員的力量起見，乃派劉師陳團，前往陽明堡附近，偵察日空軍動靜。團長陳希時奉令後，就率副團長汪乃貴和全體官兵，開到陽明堡附近地方，嚴密監視。起初，陳團長等只見有日機數架起落，沒有多大動作。及至十月十八日黃昏前，陳團長和汪副團長化裝親赴機場附近窺察，恰巧見有日機二十四架，同時次第降落，陳團長等認爲時機已至，機不可失，乃開始積極佈置一切。陳團原屬三營，

陳團長乃命一營向寧縣佈防，一營向陽明堡以北及代縣佈防，這兩營的任務，是担任監視阻遏日軍兩翼的援兵，其餘一營，則由陳團長親自統率，抱定果敢必死決心，乘黑夜逕行往襲陽明堡。日機場當陳團長率衆衝向機場時，我軍數百顆手榴彈同時拋擲，爆炸之聲，山鳴谷應，響徹雲霄，日軍猝不及防，措手不及，遂被我軍攻入場內，我軍一進機場，就用手榴彈對準停在場地的日機投擲，一霎那間，日機二十四架都中彈起火，我軍更把堆積在機場內的汽油引火焚燒，一時烈焰騰空，勢不可遏。機場日軍守衛隊一營餘，匆忙應戰，雙方就於黑夜中，在機場場地展開混戰，猛烈肉搏，歷一小時餘後，陽明堡附近日援軍趕到，以裝甲車十餘輛，開入場內助戰。我軍見任務已達，乃且戰且退，回歸原防，兩翼監視日軍的我軍兩營，也安然撤退，我軍計點官兵損失，傷亡約百餘名，營連長等數員負傷。日方除燬飛機二十四架外，另被焚燬汽油千餘桶，機場化作焦土，損失萬倍於我。捷報傳出，聞者雀躍，蔣委員長特電嘉勉，並交行政院議獎。八路軍自從發動游擊戰以來，除了平型關和陽明堡兩次著名的戰役外，其餘零星所收戰果，更是指不勝屈。舉其重要的如下：十月四日，八路軍克復晉北的朔縣。五日，又克復晉北的代縣、繁峙及平魯。十三日，克復晉冀邊境的隰源，另一游擊支隊克復雁門關。以北大同以南的岱岳鎮。二十日，克復平漢線上的石家莊。二十六日，克復雁門關。日軍由寧縣後退。十一月四日，日軍進抵正太路南的廣陽，八路軍第一百十五師以運動戰將日軍川岸師團的一個旅團擊潰，斃敵千餘名，生俘二十餘，獲步槍二百餘支，騾馬五百餘匹，子彈輜重無算，日軍向

正太路潰走了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上旬，整個山西、察哈爾、河北邊境已經都在八路軍控制之下，八路軍遂計劃在這一地帶建立晉察冀邊區。當邊區還在開創時期，日軍就感覺到這邊區將給予他重大的威脅，於是便集中二萬步騎，並配合飛機、大砲、坦克車，分八路圍攻邊區。第一路步騎一千五百人，由懷來、涿鹿攻蔚縣；第二路步騎二千人，由天鎮出發，到蔚縣會合；第三路三千人，由應州攻渾源、廣靈，第四路三千人，配合坦克車、大砲、飛機等，由保定直攻紫荆關，佔涞源後，並向靈邱推進；第五路二千人，附汽車百輛，由定縣、新樂攻曲陽，行唐；第六路二千人，分由石家莊、井陘、獲鹿出動，並有一部六百人向靈壽進攻；第七路一千六百人，由平定、壽陽出發攻孟縣；第八路一千五百人，由代縣、忻州向繁峙進攻。這浩浩蕩蕩的八路人馬，在邊區司令部沉着指揮下，在民衆和游擊隊密切聯絡，用夜襲伏擊各種英勇方法抗戰之下，終於把他圍攻邊區的計劃完全加以粉碎，日軍傷亡達二千餘人，我軍奪獲步槍四百餘支，機槍十餘挺，子彈和其他軍用品無數。結果八路日軍都狼狽退却，連屍首都無法搬走，而游擊隊本身只死傷六七百人。自此以後，游擊隊的聲勢日益擴大，日軍在華北特別是山西省內更加寸步難行了。

第十回 太原城兩路鏖兵 四行庫一軍死守

陽明堡之役，我游擊隊既給予日軍以巨大的創傷，而忻口前線，我軍又竭力堅持，日軍毫無寸

進，因此使日軍正面進攻太原的舉動，受到極大的阻困，於是他只好從平漢線的右翼，出正太路進犯晉東，而向太原側擊，與晉北日軍合侵山西。九月十五日，平漢線右翼固安方面，日軍強渡永定河南下，正面我軍，遂退守保定。事先日機會狂炸保定，復由平綏路及門頭溝抽調精銳來犯。犯保定的日軍，爲第五、第六、第十及第十二等四個師團，此外有砲兵兩旅，坦克車隊一大隊。我守軍爲關麟徵將軍所部，起初沿保定北面的漕河佈防，因陣線長達一百五十餘里，兵力配置頗苦不足。二十一日起，日機一面狂炸滿城一帶，一面就掩護步兵襲我左翼陣地，我軍肉搏抵禦，第二十五師一團，全體壯烈犧牲，復因後援不繼，左翼遂爲日軍所陷。二十二日深夜，我軍縮短防線，關將軍把他的軍部由原設地點富昌村遷入城內，準備死守保定，與城共存亡，經他的幕僚力勸，才重新把他的軍部遷出城外。二十三日黎明，日軍分三面圍攻保定，日機三十餘架，炸塌城牆多處，激戰到二十四日十時左右，兩翼日軍同時迫近城垣，保定北門，首被衝入，我軍乃由保定南門退走。日軍陷保定後，就分兵三路，強渡滹沱河，以主力由正定沿平漢線進迫我軍正面。到了十月十二日，握着平漢線和正太路的支點的重鎮石家莊失陷。石家莊的陷落，不但影響到平漢線的整個戰局，同時也影響到山西右翼我軍的陣線。因爲日軍既獲得了這一據點，就可以分兵兩路來進攻：一路由高邑、臨城直下邢臺，取沙河、邯鄲而逼河南境，另一路則出正太路以響應同蒲線正面日軍的進攻。這時山西右翼我軍的防禦據點，是娘子關和井陘。娘子關是山西東部的門戶，和北部的雁門關、平型關同樣成爲山西的

窺隙，要是能夠把握住娘子關，至少日軍是無法囊括山西的，因為娘子關是山西省會太原側面的屏障，失去娘子關，太原的保衛就非常困難。娘子關一名韋澤關，在山西平定縣東北，和河北井陘縣交界，以唐代平陽公主駐兵於此而得名。宋建隆初，以娘子關地置承天軍，明爲承天鎮，這地方和平定縣東的固關唇齒相依。固關舊名故關，就是井陘故關，爲漢初韓信、張耳擊趙將陳餘時所出名的地方，都是河北、山西的交通孔道，後來因爲正太鐵路線穿娘子關入山西，所以娘子關的形勢更爲衝要。可是我軍當時因爲北戰場的戰事重心，是在晉北和綏東，所以並沒有用全力來保守這個天險的關隘，守娘子關的，只有砲兵一團，於是日軍便很輕易的偷襲井陘關而猛撲娘子關來。十月十四日，日軍向井陘進襲，這一帶守軍一部分是從平漢線退下來的部隊，另一部分則是山西的守軍。日軍在這地方進攻並沒有遇到堅強的抵抗，及至他出了井陘，娘子關的形勢已經急急起來，我軍孫連仲部才奉令搶防娘子關。孫軍趁連朝大霧，趕往佈置，既到娘子關，原駐砲兵一團已奉譏他去，孫軍乃連夜趕築工事，工事沒有築畢，大隊日軍已盪擁而來。娘子關外偏東南的地方有一山，高聳雲霄，名雪花山，因爲牠的地形比娘子關還高，所以得失有關娘子關的安危很大，可惜扼守這山的我軍，因爲在平漢線作戰損失過鉅，終以不守。日軍既佔雪花山，遂傾全力來猛犯娘子關正面，飛機、大砲、機械化部隊、騎兵，勢如排山倒海，我軍在孫連仲將軍指揮下，莫不奮勇當先，再接再厲，予日軍以重大打擊，娘子關內外，一時嶺倒峯崩，滿坑滿谷，堆滿屍體，我軍正面陣地，仍舊固若金湯，絲毫未

動。當時有日騎兵四百餘名，繞道衝到我軍司令部門前數里遠的地方，一時形勢，非常危急，我湖北省政府主席兼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竑將軍，這時正奉閻司令長官的命令，巡視娘子關，駐節於司令部內，聞報後，立即指揮衛兵，勤務兵，火伕等，一律持槍參戰，我將士在黃將軍督戰下，沉着應戰，和日騎兵血戰兩小時之久，終於把四百餘名日騎兵完全解決於山溝內，沒有一個倖脫。日軍因我娘子關正面不容易攻入，遂於十五日起，移他的主力，繞長生口專攻我舊關。舊關又名固關，在娘子關的南面，日軍的繞道攻舊關，分明是知道娘子關係屬天險，所以避開正面而迂迴側翼。我舊關守軍爲第二十七路軍馮欽哉將軍所部，所有工兵營，輜重連，教導團，都調赴前線加入作戰。馮部教導團官兵，共計三千五百餘名，包括戰鬥兵三千三百名，在平漢線漳沱河作戰後，實剩二千七百餘名，當奉令馳援舊關時，還遠在娘子關左翼龍泉關以南，及至馳抵孟縣岳家莊，距離舊關尚有二十里之遙，舊關已被日軍攻入，日軍並以一股向左翼進攻，離我指揮所僅有數里，一時又無生力部隊來阻止他，形勢真是危急萬分。這時恰婦陝西綏靖公署的特務團開到，立刻上去堵截。這一團約近三千人，裝備很完全，而且都是青年學生，團長李振西，尤爲勇敢，由上午八九時起接觸，戰鬥到下午四點鐘的時候，終於把日軍堵住了，但這團人却蒙受了重大的損失，李團長也身受重傷，戰鬥的慘烈，概可想見。隨後孫連仲部一師趕到，參加上去，才把這一股日軍困在一個谷底而完全消滅。十六日晨，日軍逼近關溝口，馮欽哉部教導團奉命上前搶救，就用跑步趕到關前，士兵一律上刺刀衝鋒。

日軍畏我肉搏，却退三里，盤踞在關溝口的兩旁高山，架設機關槍向下掃射，圖阻我軍前進。我軍喊殺連天，前仆後繼，向上仰攻，毫無恐色，絕不氣餒，復披荆斬棘，繞到日軍背後，猛烈衝殺，日軍腹背受敵，慌亂中以槍刺抵禦，我軍就拔下他的槍刺，轉而刺他，鏖戰到十七日拂曉，舊關左右兩側八座山頭，都被我軍奪還，關溝口形勢始轉趨穩定。是役，我軍共殲滅日軍兩聯隊以上，教導團全體忠勇將士，也只剩下三四十人，山谷之中，但見我軍忠骸和日軍屍體，雜亂橫陳，流血所被，山河都爲之變色。我軍成仁英骨，旋經收集埋葬於山溝，孫連仲將軍特於斷崖絕壁處題「民族英魂」四字，以留紀念。於是舊關遂失而復得，當夜日軍在關下鳴砲竟夜，未敢續犯。至二十日，日軍援兵大至，續行進犯舊關，日機四五十架輪流轟炸，日砲兵亦發砲猛轟，炸彈和砲彈驟如雨注，舊關着彈甚多，舊關以下的槐樹舖，五里舖，柏木井一帶，都被炸成平地，舊關我軍無法固守，乃實行撤退。日軍以雖得舊關，但損失慘重，而且娘子關還在我軍手中，乃復迅速移他的主力由平漢線調來的第十四師團，實行迂迴戰路，猛犯舊關附近我軍右翼九龍口、測魚一帶。右翼我軍正在換防，日軍遂得乘虛而入，我接防部隊立足未定，未能堅守，原在山西和順一帶的八路軍劉伯承師，奉命赴援，便在測魚、西馬山一帶和日軍遭遇，日軍雖被我殲滅兩聯隊之衆，我劉部損失也很重。又以日軍大舉調援反撲，我軍主力不及救援，九龍口、測魚一帶陣地，便在日軍的大砲和重兵衝擊下失陷。至此，扼守娘子關正面的我軍，後路已受到重大的威脅，我軍爲避免被包圍起見，乃不得不於十月二十六日晚揮淚退出娘子

關，而向陽泉，壽陽方面撤退。娘子關的失陷，同時影響到同蒲綫正面忻口的戰局，我軍遂由忻口退守石嶺關，使日軍形成了兩路進逼太原之勢，因此我方乃不得不作撤退太原的準備。山西省政府決定將省會遷往臨汾，一面通令民衆遷出太原城。這時我軍兩路的陣勢是：正面守石嶺關，東面則守陽泉與壽陽，而且也只有這幾處比較可守，但因日軍進展很快，這幾處來不及加強工事，所以也先後被突破。日軍首先以飛機狂炸陽泉與壽陽，當經燬爲平地，我孫連仲軍於此綫苦苦撐持，力戰到三十一日始行撤退。十一月二日，日軍已進抵壽陽四十里地方，我軍與戰，槍砲聲震撼天地，日軍並由壽陽折下羅家莊、西洛，以取榆次。四日，同蒲綫正面石嶺關陣地被日軍坦克車數十輛衝破，日軍遂南下取大盂鎮，直撲青龍鎮。五日，日軍先頭部隊逼近皇后園，皇后園離太原站只有十一公里，這時太原城內我軍民已撤退完畢，省府各機關也已遷往臨汾辦公，於是便由傅作義將軍率五千部衆留守太原，來作最後的保衛戰。六日，佔領榆次的日軍，跨越同蒲綫而西，先佔陽曲西南四十五里的太原縣城，旋即會同渡汾河南下的日軍，合犯太原府城。日軍司令官卽爲前陸相寺內壽一，日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亦參加指揮，日兵員總額達十五萬人，參加部隊番號有第一、第五、第十四、第十六等四個師團，及步兵一聯隊，騎兵一聯隊，都是日軍的精銳部隊。七日，日騎兵衝到清源縣城，我軍後路遂被切斷，太原陷入孤立狀態。這天，太原附近戰事激烈，傅作義將軍採取郊戰方法，親自指揮守禦，並不斷乘隙出擊，我軍守城部隊，浴血奮戰，人人視死如歸，喊殺之聲，神驚鬼泣，日軍竟日攻

擊，未佔絲毫便宜。八日早晨，戰事更趨激烈，日軍調集攻城大砲，猛轟太原城廂，日機也不斷向城內投擲巨量炸彈，並使用降落傘部隊，由日機分載一部分士兵，攜械由飛機上用降落傘下降到我軍陣後，企圖奇襲。我軍士氣沉着，應變有方，不等日傘兵降落，就在半空中加以射殺，或者等他落地後，分別加以殲滅。戰事延至九日，日軍復分兵兩路，猛犯我太原東北城郊，接着便用坦克車猛烈衝擊，我軍每每坦克車迫近時才擲手榴彈，都能應聲命中，燬日坦克車多輛。到了夜裏，血戰更烈，太原北門東門兩門，雖於日間爲日軍攻入，無險可守，我軍却憑敗垣頽壁，和日軍作激烈巷戰。日軍初入太原城，盲目衝殺，被我截擊致死的，街頭巷尾，陳屍纍纍。彼此相持了一整夜，傅作義將軍才命令守軍撤出太原城，移師交城、汾陽及徐溝、太谷等處，佈置新陣地。日軍入太原後，我軍一部還在和他作最壯烈的巷戰，一人犧牲，另一人繼起，直戰到最後一人，猶不甘屈服，這一個最後勇士，藉斷垣敗壁爲掩護，對日軍瞄準射擊，日軍見我只剩一人，猶相持不下，既慚且怒，乃悉調生力軍開入城內，先拆除四圍障礙物，這最後勇士以受敵四面包圍，始作最壯烈的光榮犧牲。日軍陷太原後，復分兵三路南侵，一路由太原沿同蒲路南下，一路由和順趨榆社，一路巡迫汾陽。當日軍由晉東和晉北兩路進逼太原的時候，沁滬方面的戰局也發生了變化。原來沁滬我軍自從於九月十三日撤退到第一道防線扼守後，日軍還沒有覺察，仍舊用大砲向我軍已退出的原陣地轟擊，直到十三日夜和十四日晨才達到我軍已退出的地帶。日軍到達這一地帶後，他就改變了原來進攻的計劃，以主力從市中心

進攻江灣，企圖達到中央突破的目的，而在閘北方面，則向愛國女校和八字橋等處進攻，同時且有一部分日軍向美國體育場和江灣側擊，但是他的中央突破的企圖，結果完全失敗，於是日軍又用重兵加於羅店到劉行之線，以壓迫我軍的左翼，雙方在楊劉公路間，展開猛烈的血戰。至二十日，日軍又改行攻擊距劉行二里許的孟灣，以襲我軍的側背，次日又企圖突破劉行與顧家宅之線，均未得逞。二十四日，日軍從羅店、劉行、江灣到閘北八字橋，展開全線總攻，並不斷由國內和台灣增調援兵前來。其實日軍攻我閘北、江灣的目的，僅在牽制我軍兵力，他的目標仍舊在企圖突破我軍左翼羅店、劉行、顧家宅陣地，以便迫我右翼同時撤退。血戰展開後，日軍對羅店、劉行我軍陣地，每天所發大砲總在數千發以上，日機轟炸，每次出動亦達四五十架。日軍刻板戰術，總是先用大砲飛機猛烈轟炸，然後再用戰車掩護步兵，向我陣地猛衝。我全體將士沉着應戰，當日軍施行轟擊時，常常按兵不動，等到日軍步兵衝過警戒線後，就奮起躍出戰壕，用白刃肉搏，如遇日軍砲火猛烈，則先撤離陣地，等他砲火停止，再進入戰場，因為日步兵必須等大砲飛機轟擊狂炸後才敢進攻，所以我軍儘有時間抵禦。激戰到十月一日，日軍向羅店西北的施相公廟、曹王集、東北的周家巷、西王宅、唐家浜、陳巷、北面的太平橋、竇家弄一帶，分別進犯，不下七八次到十餘次，均被我軍奮勇擊退，並予以重創。羅店方面，自十月一日起到六日止，日軍先後進犯達十一次之多，最後三天內，日軍並施放毒瓦斯彈，掩護進攻，違反國際公法，慘無人道，我軍抱定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雖有傷亡，陣線始終屹然未動。

日軍反被我殲滅達五千人。這時日軍已移他盤踞於市中心區一帶的部隊，前往增厚兵力，並以飛機大砲集中轟擊，火力之猛，前所未見。我劉行北面的太平橋、寶家弄，遂被日軍突破，我軍陣地工事既多被燬，後援部隊也因阻於火力，無法增進，遂自動把從羅店到劉行公路上的部隊，西移八百公尺到一千公尺，而至王家宅、張宅、楊家巷、朱三房等各據點固守，與我軍開北、江灣、廟行一帶陣地，仍保持密切聯絡。日軍既進抵劉行陣地，就於三日晚以廣福爲目標，輕裝急進，我軍奮起痛擊，當即把他擊退，我旅長秦霖、團長劉鼎新等，奮勇督戰，均壯烈殉國。日軍因進犯廣福失利，於是就改趨廟行大場，仍然企圖中央突破，直趨大場，然後再分兵進窺真茹、南翔，斷我右翼後路。日方並揚言：「十月十日攻佔我大場。」四日起，全線戰事重心，移至蘊藻浜兩岸，日軍一面不斷向我大場陣地用重砲轟擊，一面就屢圖偷渡蘊藻浜，均被我軍在他半渡時擊退。先是，日軍進抵羅店東南的顧家宅時，就沿公路南下，企圖偷渡蘊藻浜，三日，日軍進至橋頭堡，被我軍擊退。日軍因在公路線西進受挫，南渡蘊藻浜的心益急。六日拂曉前，秋雨大作，夜黑如漆，日軍乘機由公路兩側分別偷渡，他在西側公路西面東楊家宅及江家宅兩處偷渡的，都只有二三百人，到八日就被我軍完全肅清，但在公路東面施用催淚性瓦斯偷渡到黑大黃宅、楊宅、門、牆頭宅一帶的日軍則達數千人之多，我軍聞警，疾趨攔截，血戰到九日，日軍被我消滅大半，殘餘二千人，苦守不退，日軍以後路未斷，遂得源源增援，兵力擴充到一師團之衆，且獲向前推進一公里，而達壩、石橋宅。我軍初憑南岸扼守時，和盤踞北岸的日軍

隔河相對，談笑之聲，清晰可聞，我軍以迫擊砲瞄準隔河遙擊，彈聲響處，歌聲立停，接着便見日軍四散奔避，狀甚狼狽。延至十一日，大場戰事正式揭開，這天拂曉，日軍主力開始向我猛力推進，我軍雖苦戰不休，終以陣地被砲火損燬過重，犧牲相當壯烈，日軍遂得推進兩公里許。九時左右，我軍葉肇、章雲、恣兩部趕到增援，全線將士拚死反攻，左右兩翼也同時出擊，日軍在我三面夾攻下，突圍四竄，激戰到下午二時，日軍完全被我迫退到浜邊，遺屍遍地，數達三千具以上。十二日，日軍收拾殘餘，增援主力，再行進犯，浜南北塘長達一千四百公里的地方，血戰重復展開，蘊藻浜南岸的日軍，向壩石橋宅出擊，我軍則沿葑村塘、葛家牌樓、張家樓下等處堵截。及至十四日夜，日軍已由黑大黃宅向葛家牌樓猛撲，企圖突破大場和南翔間的公路線，而由側翼展開對大場的包圍。雙方在這一線上相持了五晝夜之久，至十七日拂曉，葛家牌樓戰事空前激烈，午後五時，我軍秦慶武團自團附張季麟、歐鑫及營長劉濱競以下全體官兵一千四百餘名，均作壯烈犧牲。秦團長在這天早晨就被流彈所傷，這時全團僅剩十二名，猶不甘後退，終至全部與陣地共存亡，無一生還。葛家牌樓亦爲日軍所據。日軍既在蘊藻浜南岸獲得據點，於是他就着手佈置總攻，我軍也竭力以雄厚的兵力防護這一陣線，因而從蘊藻浜沿岸到大場的血戰，就成爲第一道防線的防禦戰中最悲壯的一頁。日軍於二十日起，以重兵猛撲大場、南翔公路線，直趨大場的左翼，我軍和他血戰了五天，雙方相持到二十四日晚上，日軍復調主力部隊由劉行向我大場以西的胡家宅、塔河橋宅進犯，經一夜惡戰，大場、南翔公

路被他突破一公里，大場我軍陣地，遂形突出，一時情勢頓呈危急。入夜，我軍奮力反攻，白刃衝鋒，斃敵二千餘人，將他逐退。日軍受創敗退後，進犯益急，又集中雄厚的兵力，以戰車四十輛作先導，向大場以西一公里許的地點突破，胡家宅、塔河橋宅等處，遂因之而失守。二十五日，大場以西走馬塘的據點，被日軍強渡而過，我軍再度反攻，戰况之烈，驚天動地，日軍被壓迫到塘邊後，繼續不斷增援，到二十六日拂曉，大場、南翔公路陳家宅、梅園宅、徐宅各點先後不守，日軍人馬勢如潮湧而來，大部並轉向東進，襲我大場左側，圖切斷我軍後路。我軍一面嚴加堵截，一面就於九時下令守軍撤退。同時廟行方面我軍，也因陣地過於突出，不得不作戰略放棄，向江灣以北撤退。我軍既揮淚退出大場，日軍乃於午後由西北方開入大場，並即循大場、真茹公路向西推進，犯我真茹無線電台。我奉命固守大場以西陣地的師長朱耀華，以此役日軍進犯，雖拚死抵禦，不幸終為突破，影響淞滬整個戰局很大，無面目對長官袍澤，乃於二十八日舉槍自殺，以謝國人。我軍守大場的，起初是川軍楊森所部，不及數晝夜，傷亡殆盡。接防楊森防線的，是中央軍精銳胡宗南全軍，激戰數晝夜，一如楊森所部傷亡之數。更調第五路軍李宗仁將軍所部的廖蔭第七軍葉肇、韋雲淞部接胡宗南防線，而再接再厲。桂軍在李宗仁、白崇禧二將軍指導之下，訓練數年，日以抗戰相勗勉，所以初上戰場，銳不可當，曾一度出擊，日軍為之披靡，放烟幕而逃遁，不及窮追而加以殲滅。不久，日軍收拾餘燼，助以生力軍，復來大舉反攻，白崇禧將軍以副參謀總長的地位，親在前線指揮，激戰十數晝夜，死亡之數，與楊森、胡宗南

部相同，不過支持時日比較久長，取得消耗戰的代價。總計大場一地，先後經楊森、胡宗南、廖磊三軍更番出戰，已流十萬人之血。白崇禧將軍主張轉移陣地，而以運動戰代陣地戰，未獲許可，再檄調兩師精銳的部隊出擊，終於不克挽回頹勢，而放棄大場。日軍死於此役的，為數五萬餘人，取得二對一的比率，為淞滬陣地戰最壯烈的一幕。大場原為我軍全線鎖鑰，一點不守，全局皆非，影響所及，使我軍內線的閘北、江灣陣線，頓成四面受敵之地。我最高軍事當局乃於先一晚下令全線反攻，掩護退却。日軍倉皇應戰，毫不覺察，我軍在以為進為退戰術下，遂得全部安然後撤，未受絲毫損失。當我軍從江灣、閘北撤退之際，陸軍第八十八師二百二十六旅五百二十四團奉令擔任斷後工作，掩護大軍退却。團長韓憲元，率領兩營官兵，節節抵抗，一部分將士八百餘人，由團附謝晉元，營長楊瑞符率領扼守要點，完成掩護退却任務。北站方面我軍部隊，於二十七日晨四時許全部撤畢後，遲至六時三十分，日軍才敢逐漸推進。我全團忠勇官兵，因團長韓憲元下落不明，極感哀痛。謝團附率領的一部分將士，本來有充分時間可以安然退出，但因自團附謝晉元以至每個兵士，都抱必死決心，誓願和日軍作最後一戰，以吐胸中積氣，遂仍堅守不退，於是一幕驚天地泣鬼神可以永垂史冊的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戰役，便告揭幕。當我大軍安然撤盡，全體離開扼守據點後，謝團附就分令少數數士兵，扼據新垃圾橋、北塊各大廈，大部分將士則雄踞橋西的四行倉庫，與各大廈我軍互為犄角。四行倉庫高凡六層，是用士敏土和水泥鋼骨混合築成的建築物，為蘇州河北岸的一座大廈，雄偉牢固，

矗立霄漢與大陸銀行倉庫毗連，原爲上海戰事初起時第八十八師師部所在地。謝團附率領八百壯士進入後，一面構築防禦工事，一面就分居二層樓面，憑窗固守，靜候日軍到來。當時西藏路租界內的英國駐軍，眼見四行倉庫地處絕境，我軍陷入包圍，壯士生命犧牲堪慮，不禁激發人類的同情心，婉勸我軍解除武裝，准許由租界內通過。我全體將士立志既決，遂毅然謝絕英軍的好意，表示寧死不屈。少頃，日軍紛至沓來，及至行近四行倉庫相當距離時，方始發覺每一個窗口中都有雄糾糾的中國兵士把守，擊槍在手，作預備開放的姿勢，於是便企圖向倉庫搶進。我將士自知身陷絕境，糧彈兩缺，所以重視子彈，勝於生命，非等日軍衝到射程以內，決不虛發一槍。日軍自恃英勇，爭先挺進，但聞疏落的槍聲四起，先頭的日軍，應聲而倒的十餘人，其餘都趑趄不前，曳械而退。這天近午時候，蘇州河南岸有日兵三人，合執我平民兩人，趾高氣揚，自東而來，當該日兵等行經烏鎮路橋附近時，突有我壯士一名，奮然躍出，先行的日兵一人，就被我壯士擊斃，另一日兵睹狀情急，推去他手執的平民兩人，摸槍向我壯士猛撲，當被該平民兩人乘機奮勇抱住，至死不放，這一個日兵，轉眼間也被我壯士擊斃。尚有日兵一名，潛伏在該高樓附近，正舉槍擬向我經過該處的士兵射擊，但另一大廈中的我軍，眼明手快，已經先發出他準確的槍彈，將該日兵擊斃。正午起，日軍復大舉向四行倉庫進撲，勢如潮湧，爭先企圖奪門而入，我軍見狀，不慌不忙，就把預先架設在長約五十碼的六樓屋頂上的機關槍，向下瞄準掃射，各樓窗口的壯士，並紛以手溜彈相禦，日軍八十餘名，當場又被我軍擊斃。

自此，日軍遂不敢率爾輕進，僅改採包圍形勢，與我軍相持，遙加射擊。二十八日晨，日機多架，飛到倉庫上空盤旋偵察，當經我軍連發機槍將其逐走。有日兵兩名，潛蹤攀登到六樓屋頂，恰巧團附謝晉元在屋頂視察，乃假裝不知，靜待其變。一日兵先登，持槍逕向謝團附猛撲，謝團附一手挾住他的槍，一手就伸出去扼住他的喉嚨，把日兵扼死。第二個日兵繼續攀登屋頂，看見了大駭，勇氣頓消，也被謝團附所處死，在租界內環觀的民衆，目擊此精彩的一幕，莫不鼓掌歡呼，聲震天地，外國人觀戰的也都嘖嘖稱道。謝團附的勇敢不止。這時蘇州河北岸的日軍，雖然向四行倉庫不斷射擊，流彈四飛，危險殊甚，但在北西藏路一帶觀察動靜的中外人士，仍舊環立如堵，不忍離去。下午三時，一部分日軍，又向四行倉庫進攻，但祇在遠處射擊，未敢迫近。日軍又會施用火攻，把倉庫四週房屋，化爲灰燼，我小部分守其他各大樓的壯士，大半都光榮犧牲。當天夕陽西下前，我壯士忽然在矗立未動的倉庫高樓屋頂，高揭巨幅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高空隨風飄揚，壯麗無比，四圍的太陽旗頓時黯然無光，被我壓倒。有日兵用槍遙射，我國旗絲毫未損，敵彈百無一中。租界內中國人士見四行倉庫屋頂上我國旗飄揚，歡欣鼓舞之狀，莫可形容，人心興奮，達於極點。你道這國旗怎麼會到孤軍手裏去的，說起來却有這樣一個動人心魄的故事。先是，謝團附曾發出壯烈的呼籲，請求上海市民接濟糖鹽各五百磅，光餅五萬枚，以便我孤軍得與日寇作持久戰。在這莊嚴的號召下，男女老幼成羣結隊的攜帶了食品送交市商會轉送孤軍，所有食物用品竟裝滿了三十卡車，上海各界爲八百孤軍忠

勇慷慨赴義的精神所感召，各團體並集議贈獻國旗一面，以揚國光，而勵士氣，並表示我民衆對抗戰壯士的敬愛。由上海市商會社會童子軍團團長葉春年，親率男女團員六人，攜帶國旗及旗竿旗索等物，押着這三卡車食物用品，於十月二十七日深夜十一時出發，冒着危險和艱難，去完成這向孤軍獻旗與輸糧的任務。當夜，卡車的行列悄悄地从寧波路出發，經北京路，過天后宮橋，轉入北蘇州路西行，在慘澹的星光下，屏聲息氣的前進着。整個的浜北這時是又黑暗又幽靜，只聽得遙遠傳來的槍砲轟炸聲，和極細微的汽車馬達聲。過老拉坡橋後，全體團員的精神都緊張起來，因爲前面就是四行倉庫，敵人已經近在面前了，一切工作都要開始準備。車到中國銀行堆棧門口停下，高大的銀行堆棧，正是極好的工作掩蔽物。團員們先把卡車上的物件在團長指揮下，輕輕的卸落，搬至新拉坡橋東塊，縛了長繩，在地上拖過北西藏路的橋塊，因爲在這裏已不容許立直而行。橋塊是較高的，不出數十米突，就有日方的哨兵守衛着。他們很小心，先由團長匍匐蛇行過北西藏路，到四行倉庫脚下的一爿烟紙店前，利用這無人而門半開的小店做掩蔽所，由團長先和四行孤軍的守衛接洽好了，然後由團員們把三卡車的物品，用籃裝載着，縛在繩索上拖過橋塊，最後由一位十四歲的女童子軍楊慧敏小姐將國旗竹竿旗索等面獻給孤軍，完成了任務。很幸運的，他們的工作，並沒有被日軍所發現，在完成任務分乘空卡車回到市商會時，已是早晨三點多鐘了，他們的勇敢精神，實足與八百孤軍同垂不朽。二十九日晨，日機兩架，復飛至倉庫上空盤旋，下午三時三十分，日軍

派鐵駁船兩艘，上裝鋼砲機槍，另有日軍七八十名駕駛，擬由外白渡橋闖入蘇州河，攻我倉庫正面。英美駐滬防軍接報，立即派兵馳往老拉坡橋警戒，在橋的東西兩端架設砲位，一面勸日軍勿再前進。這時蘇州河內船隻擁塞，舟行極感困難，日軍乃接受英美駐軍的勸告，於五時退出外白渡橋。這天，倉庫附近的日軍，會稍稍後撤，企圖誘我壯士出擊，我壯士志在死守，未爲所動。入晚九時許，日軍就大舉進犯，機槍聲和步槍聲雜然大作，附近租界居民，大爲震驚。十時，日軍兩度猛犯，我壯士等候他們迫近，才猛擲手榴彈，日軍中彈斃命的又有五六十人。到了三十日晨一時，日軍以三寸口徑的平射砲，向我猛烈轟擊，緊密時竟至每秒鐘一發，肆虐之聲，遠近可聞，日軍藉砲彈掩護，猛烈進犯，仍爲我壯士奮勇擊退。在血的戰鬥中，謝團附曾寫了一封富有歷史價值的信，寄給當時的孫元良師長，內容是：

「師座鈞鑒：竊職以犧牲決心，謹遵 鈞座意旨，奮鬥到底，在未完全達到任務前，決不輕易犧牲，成功成仁，計之熟矣，決不偷安一時，誤國誤民，致負 鈞座付託之重。外界一切宣傳消息，一概不足置信，職到此時，從未向外界發表任何要求，任何談話，既抱必死決心，現除任務外，一切思念皆無。整個工事經三日夜建築，業經到達鞏固程度，敵如來攻，決不得逞。二十七日敵攻擊時，據瞭望台報告，斃敵八十名以上，二十八日晨九時許，職親手狙擊，斃敵二名，租界民衆觀看，咸拍手歡呼，現職宗旨，待任務完成後，決作壯烈犧牲，一切乞 鈞座釋念。職曾元，十月

二十九日上午十時。」

這樣視死如歸忠勇愛國的精神，使蔣委員長也表示非常欣慰；不過，在長期抗戰的時候，國家所期望於這八百壯士的，實在至深且遠，所以希望他們「退入租界，繼續爲國努力。」這一道命令，由當時淞滬警備司令楊虎，於極端困難的情況中轉到，謝團長爲遵守蔣委員長的命令，遂集中全體壯士，於當晚二時以後，在日軍重圍中，以神祕莫測的行動，抖擻精神，越過日軍警戒線，揮淚退出這尊貴的最後陣地，四行倉庫。我軍退出後十餘分鐘，日軍見寂無動靜，始敢摸索進入，當時日軍爲洩憤計，會縱火焚燒，祇以倉庫建築異常堅固，未受重大損失，牆壁上彈洞疊疊，猶巍然屹立於蘇州河南岸。十一月一日黎明，倉庫附近民衆，見屋頂國旗已下，才知道我全體壯士已安然撤退。

第十一回 柳川師團偷渡金山衛 紅星勇士炸沉陸奧艦

却說江灣、閘北的我軍，因大場失守奉令撤退後，就重新從長江口到蘇州河沿線佈置新防線，到二十七日早晨四時半，我軍已將新防線佈置完畢，全線縮短爲三十五公里。這一防線，是由滬西中央造幣廠附近起，向西經梵王渡、北新涇而至真茹、江橋兩鎮，轉北橫跨京滬鐵路，至小南翔，折東而至廣福、澄橋、鎮曹王廟，與瀏河成一垂直線，其中只有廣福一點稍形突出。大體上說，除了中路和右翼，我軍的左翼並沒有多大的變動，僅從施相公廟退到了澄橋。這新防線因爲已經遠離黃浦江

日艦砲位射程，所以防禦異常穩固。新防線轉移後，日軍進攻的重心就趨於蘇州河，另一面則企圖突破南翔來威脅廣福。十月二十九日，日軍開始向蘇州河南岸猛攻，三十日分別在周家橋、陳家渡等處渡河，都被我軍殲滅。三十一日，日軍再在陳家渡、陸家埭兩處偷渡，仍舊沒有得逞，因此日軍就改向蘇州河西岸強渡，因為在江橋到蘇州河之線，河汶縱橫，是日軍比較容易渡河的地方。起初，日軍只向侯家埭一帶偷渡，而到屈家橋，後來復由西浜、申紀浜以越廳頭，而向田肚宅推進，於是就在蘇州河西岸獲得了立腳點，作爲他繼續進攻的初步。同時他又分別在中山路橋、劉家宅、北新涇、吳家庫等處渡河。但是由於蘇州河南岸我軍防禦力的堅強，所以從北新涇到豐田紗廠這一線，日軍屢次強渡或偷渡，都未能得手。反之，黃浦江中的日艦和滬東的日軍，則反而因浦東我方砲兵的猛轟，而大受牽制。原來浦東我軍的砲兵陣地，自從我軍轉移到第一道防線以後，日海軍重砲對我軍的威脅已經減輕，於是我砲兵對日艦的威脅，就反而顯得嚴重起來，起初因我軍進入滬東，浦東我砲兵陣地不免有些投鼠忌器，恐反擊中我軍，所以沒有怎樣施展威力，等到我軍轉移到第一道防線，浦東我砲兵已無所顧忌，所以和日艦的砲戰也就益發激烈起來。其間，日艦曾有一度於聯合轟擊爛泥渡和陸家嘴以後，曾用汽艇載日軍駛到南洋、墳山等碼頭登陸，他的用意，不用說是想解除浦東我砲兵對他背後的威脅，然而由於浦東我守軍實力的堅強，遂使他這一企圖完全失敗。及至我軍轉移到新防線，離開日艦的射程更遠，浦東我砲兵更無所顧忌，浦江的日艦和滬東的日軍，遂

大受牽制。直到十一月四日，渡蘇州河的日軍，方始取得聯絡，而以虹橋爲他進攻的目標。但是他的進展，仍舊非常緩慢。日軍在蘇州河沿線的進展，既然感到相當困難，於是不得不改變戰略，亟謀在江浙兩省沿海另覓登陸地點。浙江省杭州灣乍浦方面，我軍原有國防工事，和浦東同有金城湯池之固。日軍避實擊虛，乃於十一月五日晨四時許，集結日艦八十餘艘，在杭州灣乍浦以上沿公路線的柘林、漕涇、金山衛、全公亭等四處，乘朦朧曉霧，天色未明時，驅兵登陸。日軍由原任台灣軍司令官柳川平助指揮，柳川於日俄戰役時，以慣用迂迴戰略著名。日軍登陸的有第六和第一百十四等師團，都是台灣新兵。當時杭州灣我軍正在換防，防禦力比較薄弱，所以不能阻遏日軍的登陸。日軍就乘機以海軍爲前鋒，並利用漢奸作嚮導，在上述各地點登陸，然後分兩路向北推進。一路由金山衛趨張堰、松隱、米市渡，直撲松江，這一路的目的是在於切斷滬杭鐵路，一方面既可以阻止我軍在杭州方面的聲援，同時也造成了控制蘇南、浙北的形勢。另一路由漕涇趨亭林、葉榭而攻閔行，他的主要企圖是出北橋、莘莊、七寶，以完成包圍浦東我軍的計劃。這一路戰況的急劇變化，比較大場的失陷，影響淞滬全線的戰局更大。我軍爲了避免後路被他阻斷，不得不放棄滬西和浦東的陣地，而向京滬鐵路西退却。這時，東戰場戰局的重心，已不是在淞滬前線的蘇州河，而是在於滬杭道上，這一戰局重心的轉移，使淞滬前線的戰爭頓時處於次要的地位，而戰鬥了十天的蘇州河沿岸的戰局，也就隨着終結。滬西、蘇州河南岸我軍，爲調整陣地起見，再作戰略上必要的後撤，退守虹橋。

至龍華一線。不過滬西和浦東的我軍主力雖然已經撤退，上海南市這最後的堡壘，却仍在作保衛戰。南市保衛戰的主要意義，不用說是在於掩護我軍主力的撤退。當時奉令固守南市的，是上海市警察局長蔡勁軍，防守兵力除全市警察總隊外，尚有五十五師張旅以及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別動隊，防線是從日暉港、法租界的南首，一直到黃浦江岸。十日，日軍開始向南市總攻，並以飛機轟炸我奉令固守的部隊及全市警察，由蔡勁軍指揮，浴血苦戰。情緒的壯烈，令人感奮墜淚，日機有兩架被我軍用步槍擊落。我防守第一道防線的第五十五師張旅，在猛烈砲火下艱苦支持至二十餘小時之久，終以防禦工事完全被燬，全線不得不由周圍三十公里縮至十五公里。十一日，日軍強由日暉港登岸，以猛烈的攻勢迫使我軍向製造局退却；他先以戰車為前導，而以步兵協助進攻，一直經製造局路推進，到夜間十一時，戰事已擴展到南外灘，我軍因掩護主力退却的任務已盡，才奉令開始撤退。這大上海的最後陣地。十二日，我扼守南市的軍警，還有一部分在日軍的環攻下誓死抗拒，在凄風苦雨中，時常可以聽得疏疏落落的槍聲，我警察總隊一中隊，誓與南市共存亡，終於全部身殉。這上海最後的陣地。計淞滬戰事自八月十三日起，到十一月十二日止，首尾恰巧三個月。日方以進攻淞滬，損失重大，等我軍完全退出上海後，乃肆其瘋狂獸性，恣意焚燒屠殺，以為報復；我徒手兵若干名，於日軍進佔閘北時，不及退出，被其包圍，日軍遂強迫我軍自行挖掘墓穴，掘成後，叫他們自己跪在裏面，一一加以槍殺，埋葬在這自掘的墳墓內。尚有苦力若干人，也遭日軍同樣的槍殺。有

一老嫗爲日軍所執，日軍先用繩索勒縛她的頸項，然後再用刺刀刺死。又有一個醫生，因協助救濟難民，竟觸日軍之怒，先把他的眼珠挖出，然後把他擊斃，再把他的屍體砍成肉醬。日機每日出動，投擲燒夷彈，日軍復到處縱火，盡情焚燒，以致火燄東起江灣，西迄周家橋，十餘里連成一片，火光遮蔽天日。我滬西難民，有向梵皇渡以西奔避的，復遭日機用機關槍掃射，死傷甚衆。日軍進入南市後，瘋狂暴行，有加無已，南市因難民麋集，入晚都露宿街頭，又因所存米糧燃料，被日軍劫掠一空，竟致糧盡食斷。日軍又出佈告，禁止我民衆入日軍警戒區，否則一律處死，但他的警戒區又沒有明確的規定，以致我無辜民衆相繼慘遭屠殺。在交通出入口道，人民都須赤身露體，經其搜查，一言不合，一行不慎，就用刺刀戮殺。有一老嫗，年已七十餘歲，因所帶包裹內被日兵搜出制服一件，該日兵用刺刀由眼部戳入，傷重倒地，慘痛號叫而死。南碼頭、平安樓等處，堆積被殺的屍首，多達數百具。日兵復利用漢奸領路，到處打劫，姦淫，慘殺，令人聞之變色。先是，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經我當局允准，由該會難民救濟組主席委員饒神甫，及外籍委員七人，劃南市舊城廂三分之一地區爲難民區。日軍佔領南市不久，就公然侵入難民區，將我壯丁捕去槍殺，婦女擄去姦淫，旋又勒令難民區難民到日軍所辦的收容所居住，一般無力抵抗的難民，只好聽其處置，受其凌虐。當時閘北、南市兩區，既爲日軍焚燒、劫掠、佔據，上海僅剩租界一區，夾於閘北、南市的中間，形成孤島。日軍爲圖控制租界威嚇租界居民起見，於十二月三日，公然用大隊開入公共租界，舉行游行示威，行列長達六英里，以巨

型坦克車爲先導，空中並有飛機八架隨行保護，沿途耀武揚威，氣餒不可一世。不料行抵西藏路轉角時，我青年工人楊劍萍，目睹情狀，義憤填膺，突然由大世界屋頂一躍而下，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口號，當場跌死，日軍都相顧失色，行列一時爲之大亂。未幾，復整隊起行，行經南京路浙江路轉角時，又有我青年一人，突以小型炸彈一枚，擲入日軍隊伍中，當場爆炸，巨聲響處，日兵一名立受重傷倒地，另有兩日兵及隨行日警一名同時受傷，一時秩序大亂。日軍驚駭之餘，立刻散開，上刺刀向附近各弄搜索，紛亂中，我擲彈的愛國青年，竟被租界巡捕所擊倒。日軍一面留一部分兵力於南京路，將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嚴密包圍，架設機關槍等武器警戒，一面乘機對工部局提出要求，結果，日軍因此就獲得通過租界之權，南京路的日軍旋亦自動撤去。這是上海淪陷初期的情況。在這一時期，東戰場我軍的形勢很是不利，日軍自從在金山衛等處登陸成功後，至十一月六日，已向北深入二十餘公里，登陸人數也已達二萬之衆，日艦不斷砲轟乍浦對岸的海鹽縣城，日機則狂炸平湖、松江、石湖蕩、嘉善等地，阻我軍由滬杭鐵路與滬杭公路兩線增援。登陸日軍以新倉鎮爲據點，設立大本營，分兵三路向北進犯。左翼由亭林鎮經米市渡直犯松江，我軍在松江郊外和日軍激戰兩晝夜後，始逐漸由天馬山移至浙江嘉善縣屬的西塘鎮。中路日軍由崑崙鎮往來廟犯石湖蕩，石湖蕩擁有大鐵橋兩座，雄踞滬杭鐵路線，我軍與日軍在石湖蕩相持多日，始自動撤退至楓涇鎮。右翼日軍由新倉鎮陷廣陳市，圍攻平湖縣城，縣長邱遠雄踞縣府地下室指揮警察壯丁抗禦，縣

城竟爲日機炸成焦土。楓涇鎮爲滬杭鐵路線上要鎮之一，江浙兩省即以鎮上的界河橋爲界，亦爲日軍猛烈砲火所攻陷。日軍在杭州灣登陸四五日內，連佔上述各地，遂益圖擴大戰區，更行深入。於是一面由水路從嘉善縣屬的干窑鎮，直趨蘇嘉鐵路線的王江涇，一面沿滬杭鐵路線的七星橋，進撲嘉興，並循滬松公路線由平湖經新行、新豐，同時威脅嘉興。嘉興在嘉善的西南，扼黃浦江、運河、滬杭鐵路線的交叉點，南拊錢塘之背，北掣淞滬之肘，本來是兵家所必爭的重要據點；交通方面，東沿嘉平路與滬杭公路啣接，西北沿杭善公路經石門、崇德、桐鄉直達杭州，西經南潯可由吳興、長興以達南京。抗戰軍興前不久，着眼於國防觀點而建造的蘇嘉鐵路，就以蘇州爲起點，嘉興爲終點。自「二二八」戰爭以後，中央對於蘇浙國防，亟謀鞏固，計劃建築永久國防工程，分爲錫澄線與乍平嘉線，錫澄線在江蘇省境內，由無錫至江陰，乍平嘉線則在浙江省境內，由乍浦鎮起，經平湖、嘉興兩縣，而至蘇浙交界的王江涇鎮。這兩線築成後，北起江陰，南迄乍浦，脈絡貫通，形成了一條堅固的國防線。我軍自淞滬第一道防線撤退後所扼守的第二道防線，其右翼就是這舊的國防線，比較強固的一段，是在太湖的兩岸，也就是這防線的中路。日軍知道嘉興工事堅固，我軍雲集，不容易攻犯，便移主力先攻蘇嘉鐵路一線。蘇嘉鐵路沿線王江涇以上的平望、八圩、吳江等處，地濱太湖，港汊紛歧，兩翼更有許多山坡地帶，本來難攻易守，在防禦上我軍是佔着很大的優勢的，但是太湖裏的許多島嶼，素來是湖匪嘯聚的巢穴，此窺彼擾，很難剿撫，日軍於發動上海戰事之初，就用大量金錢，利用漢

奸，收買湖匪，等到日軍攻到王江涇，湖匪就出來做他的嚮導，湖匪熟於太湖地理，所以日軍得以輕裝深入。十一月十三日，王江涇和平望被日軍突破；十八日，嘉興也告陷落，使日軍很快的就越蘇嘉鐵路而迫近太湖，這不僅是對於蘇州我軍的側面的一個大威脅，同時也因此形成了他沿太湖南岸向西迂迴的初步形勢。在左翼，日軍以第十六師團爲主力，由澹浦口、白茆口、福山等處登陸，直趨常熟，和我軍發生激烈的戰鬥。日軍首先於十九日攻陷了福山砲台，然後跟支塘的日軍會合，造成包圍常熟的形勢。復以第九師團爲主力，由平望陷吳江，進撲蘇州，日機也狂炸正儀、唯亭、蘇州等處，投彈計數千枚，蘇州被毀三分之一，常熟、蘇州我軍遂不得不相繼撤退，同時太湖南岸的南潯也告失守，日軍既由平望趨南潯，吳興也就吃緊了。日軍這時的進攻目標，集中於太湖南北兩個主要據點吳興和無錫，對於吳興，他的企圖是由吳興沿京杭國道挺進，然後會合由京滬鐵路進攻的日軍來會師南京；對於無錫，也是企圖響應吳興而造成兩路進攻南京的形勢。因此他的主力也就放在這兩個方向上。二十一日，日軍到達無錫，東南的望亭附近，開始展開對無錫的三路進攻：一路由錫常公路挺進，一路由京滬鐵路進擊，另一路是向太湖沿岸偷襲，但我軍的抵禦力很強，日軍損失重大，一直到二十七日，無錫才告失陷。當無錫作戰時，在無錫以北的江陰，也遭遇到日軍猛烈的環攻，由海軍來突破長江第一道封鎖線，而由陸空兩軍協同作戰。原來當初日方因淞滬戰爭不利，乃命他的海軍大將永野修身由國內率主力艦長門號和陸奧號兩艘來華助戰，這兩艘主力艦都很龐

大，配有十五英吋口徑大砲，當他開抵上海時，淞滬我軍已轉移陣地，乃開到江陰方面來作戰，我方因這兩艦艦身龐大，目標顯著，於是議論紛紛，大家都想設法炸沉他，因爲一艘主力艦的建造費用不小，若能把牠炸沉，對於我方的消耗戰略上，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勝利。我空軍紅星勇士認爲這是千載一時的殲敵良機，乃由志航大隊、東海大隊、萬山大隊等各部隊聯合編隊，滿裝炸彈，飛往江陰上空轟炸，到達時，但見滾滾長江之中，敵艦密集，正集中砲火，對我江陰砲台轟擊，我空軍勇士不見猶可，一見之下，不禁勃然大怒，乃均奮不顧身，飛至敵艦上空投彈轟炸，敵艦高射砲火網密佈，砰然之聲不絕，敵水上飛機也由航空母艦上起飛助戰，我機在空中激戰多時，還沒有達成戰果，將敵艦炸沉，漸漸感覺不耐起來，乃拚着果敢必死的肉彈精神，由數機聯合衝入敵艦陣中，開足油門，向敵第三艦隊的主力艦陸奧號直衝而下，但聽得轟隆響處，濃烟直冒，水柱高飛，我機乃與敵艦同歸於盡，以雙方的損失相比較，我機尚不及日艦十分之一。是役，除日艦陸奧號完全沉沒外，日海軍將士殞命的也達數百餘人，我空軍勇士壯烈殉國的不過數人而已，據傳足球健將小黑炭陳鎮和也是此役殉國的空軍英雄之一。這時，右翼南潯日軍已沿太湖邊緣攻陷我吳興，吳興之線被突破後，日軍於二十五日晚繼續攻陷我長興，並以汽艇越太湖攻我宜興，企圖從溧陽出句容溧水，以與南北兩路的日軍會合。二十六日，宜興我軍南移，日軍乃於二十八日自長興兩路西犯，而移他的主力越安徽境向廣德推進，廣德守軍爲川軍第一百四十五師師長饒國華，率部與日軍激戰兩日，廣德我

飛機場一帶於三十日失陷，我軍退守距廣德縣城三四公里處，繼續作戰。饒師長因身先士卒，竟壯烈殉國，所部旅團長三人亦同時受傷，但我軍終於克復廣德。十二月一日，京滬鐵路線正面常州我軍，力戰後棄守，陳成偉一營與日軍激戰兩日，陳營長雖身負重傷，猶能率殘餘將士二十餘名突出重圍。常州失陷後，日軍復自漕橋、宜興之線，向西侵入三十餘公里，而達丹陽、金壇、溧陽，於是南京的形勢，遂日趨危急了。

第十二回 陳季良率艦保要塞 唐生智聚眾守南京

日軍在進攻無錫的同時，開始用海陸空聯合的力量來進犯江陰。江陰是我長江第一門戶，築有要塞，防禦工事非常堅固。上海戰事將爆發前，我方為防日艦由長江長驅直入動搖我首都威脅我腹地起見，特在江陰附近的江面佈置第一道封鎖線。當時日方還有好幾艘軍艦停泊在漢口，我方計劃把牠們封鎖在長江裏面，然後一鼓加以殲滅。這個計劃本來很是機密，不料却被漢奸黃濬父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把這個機密，秘密出賣給敵人，以致我江陰封鎖線方於八月十二日築成，日艦已於八月十日逃出漢口。那黃濬字秋岳，是行政院祕書長，舊體詩文作得很好，在抗戰爆發前，還曾寫過一篇「論漢奸」的文章，大家都以為像他這樣的人，決不會做漢奸的，不料他利令智昏，居然竟不顧他在政界中和文壇上的地位，把這重要的機密出賣給敵人起來。他以行政院祕書長

的地位，如何會與日方私通消息呢？說起來倒也有趣得很，原來他把這消息通知日方，事先是由日大使館派出一個朝鮮人來，和他在一家西菜館內會晤，他把這封鎖長江的機密消息，用他從前應科舉考試時夾帶的方法，蠅頭細楷的寫了一張紙條，藏在呢帽裏邊，走進西菜社時，便把頭上的帽子脫下，掛在衣鉤上，那朝鮮人也把帽子掛在旁邊，兩人互相會意，並不交談，到臨走時那朝鮮人把黃濬的帽子戴着走了，黃濬却戴着朝鮮人的帽子揚長而去，因此洩漏了這一項重要的軍機，使日艦得告洩網，實堪令人痛恨。黃濬自以為這事幹得十分機密，却不料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不久便被南京警備司令部查了出來，將黃濬和他的兒子黃晟一併拘捕，於八月二十六日綁赴雨花台刑場執行槍決，以昭炯戒。雖說是死有餘辜，但以這樣有地位有才情的人，却也要作起漢奸來，未免太不值得了。至於黃濬父子所以要做漢奸，據說是受了當時的行政院長汪精衛的指使，這裏面的詳細情由，且留待第二集中再說。現在且說抗戰爆發以後，我國以還沒有建立強大海軍，所以海軍的作戰策略，只能着重防禦戰術，當時我海軍部長陳紹寬上將，命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將軍，第二艦隊司令曾以鼎將軍等，勉力佈置應敵，將長江重要各段，佈成強固封鎖線，以阻日艦西侵。那陳季良將軍是福建人，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編遣委員會海軍編遣辦事處委員，海軍陸戰隊總指揮，時任海軍部政務次長兼第一艦隊司令，奉令後就率領平海、甯海、應瑞、逸仙各艦，列陣封鎖線前，待敵來攻，並以平海艦為司令艦，命平海艦長高憲申將軍分任指揮。自十一月十九日日

軍第十六師團在福山登陸後，蘇州、常熟相繼淪陷，江陰要塞的外圍形勢完全暴露，這是江陰要塞淪陷日手的一大關鍵。日方魚雷艦先期由江口西駛，並徵集朝鮮、台灣籍熟識水性的壯丁數百名，預備破壞我江中封鎖線，日艦則不斷砲轟，但都沒有效果。日艦旋駛至江陰下游七十里劉海沙地方巡弋，一面探我實力，一面暗置浮筒，當經我海陸軍協同擊退。二十一日起，平均每天有日機十餘架飛到江陰上空盤旋，但日機飛過我要塞上空時，因為害怕我高射砲隊熾烈火網，往往不敢低飛。二十三日，日機竄到江陰上空，投彈二三十枚，旅館戲院各一處被燬，炸塌民房多幢，死傷平民二三百人；二十四日上下午，日機四次進襲，江陰城南四五里夏港地方，落彈多枚，炸死婦孺數十人。民衆因此憎恨日軍入骨，多自動協助軍隊構築工事，防護交通。日軍見海空兩路，攻擊無效，乃改由陸上攻擊我要塞外圍。二十六日下午，日軍機械化部隊一聯隊之衆，自常熟西北四十公里的華墅地方，竄到雲亭，向我軍陣地進犯。我軍迎頭奮擊，在花山附近，和日軍遭遇，雙方激戰三小時後，日軍被擊斃二三百名。二十七日晚，日軍繼續進犯，我軍和他相持到二十八日，江陰要塞獨立抗戰的雄偉場面始正式揭開。我軍憑高臨下，虎視鷹騰，發揮極高度的防禦戰術，日軍損失甚重。這天，日軍又以較前更雄厚的兵力，分兩路進犯，一路沿錫澄公路北進，他的砲兵並開到江陰縣城以南七公里的南關鎮附近，架設砲位，掩護他的步兵主力前進；一路逕由華墅進到周莊鎮，兵力爲步砲聯合三個聯隊，兩路主力部隊，都屬於他的第十三師團。我拱衛要塞各部隊，在要塞司令許康將軍指揮下，兩路

迎擊，戰况極爲激烈。我要塞外圍線，原爲一長達六七十里的新月形，容易被中央突破，日軍主力會從南關突進到江陰城垣下的汽車站，終爲我軍勇猛擊退。三十日，日軍以陸海空聯合力量，整日猛犯要塞。我防守要塞將士，自晨至暮，忠勇抵抗，陣地始終未受動搖。這天早晨，先有插將官旗的日艦一艘，率日砲艦二十餘艘，駛抵江陰下游對岸距離要塞最前方十八九公里的張黃港外停泊，接着就佈成陣勢，於七時起，向我要塞方面開砲猛轟，他的主砲射程雖遠，但仍舊未能完全擊中我陣地要害。我將士各據要點，待命行動，一聲令下，萬彈齊發，聲震天地，火力威猛，日軍攻勢爲之稍挫。日軍知我有備，乃於近午將數艦略向下游移動，其餘各艦仍繼續開砲不止。入晚，日艦突然又增加多艘，併力向前，向我要塞猛烈砲轟，爲勢甚兇，日軍陸上部隊，這天早晨起，也在江陰城南七八公里的南關鎮附近向我開砲猛射，我野戰部隊則以巨砲鎮壓，日坦克車隊自東方突襲我陣地，我軍當在第一線以外伏兵迎擊，燬其坦克車五輛。日機多架，自晨至暮，不斷到我陣地上空偵察，經我高射砲部隊猛烈射擊，日機始終不敢在我要塞領空內低飛到五十米以下。到了十二月一日，要塞保衛戰更趨激烈，張黃港外日艦陸續增加到五六十艘，先集中火力來攻我防守封鎖線前的海軍艦隊，平海艦長高憲申將軍，奮勇指揮作戰，腰部中彈片受傷，平海艦也因日艦集中火力專攻，中彈受創。陳季良將軍爲保全我海軍實力起見，乃令各艦向後撤退。我艦撤退後，日艦就集中火力，向我要塞猛烈轟擊，要塞地帶，彈落如雨，我砲兵沉着應戰，從容隨進還擊，集中狹隘江面的日艦，擠塞一處，成爲

我砲兵最好的轟擊目標，日艦當時因移動不易，嘗有三艘立被我軍擊中，濃烟冲天，沉於江心。日軍陸上部隊，從早晨起，也向我警戒線大舉進犯，江陰城垣下的汽車站附近，原有一長橋，我軍於二十八日將日軍擊退時，本來打算從這條橋上衝出殺敵，所以未加破壞，不料這天日軍機械化部隊，就用巨量坦克車和裝甲汽車，由這條橋上突過，直逼我要塞外圍的君山山麓。我守軍何柏兩師長，率隊拚死截擊，日軍傷亡甚重，我軍也有相當犧牲。這時江陰要塞左右腹背乃至上空五面，面面受日方海陸空軍的進攻。二日，周莊方面的日軍，乘虛逼近我香山，我要塞司令許康，乃下令各部隊殺出重圍，一面另留少數部隊，從事破壞要塞，尚未充分發揮威力的最新式大砲。我要塞守軍苦撐多日，奉令撤退，莫不痛哭失聲。要塞我軍既轉移陣地，江北我軍砲兵陣地，也不得不自動撤去，江陰從此淪陷。江陰淪陷後，江上我方所佈封鎖線，日軍窮七晝夜的力量，才得以破壞一線，僅容一艦出入，我方早在鎮江附近江面另佈第二道江防封鎖線，所以仍舊未容日艦直逼南京。不過在江陰陷落的時候，南京附近的句容方面也已發現了日軍的蹤跡。你道日軍怎麼會進展得這樣快呢？原來日軍自從佔領無錫、常州、吳興、長興、宜興等重要據點後，我軍就在南京城東七十五公里的地方重新佈置新防線，以抵禦日軍對南京的進攻。這防線，從鎮江起，經丹陽、金壇、溧陽，而到安徽的郎溪，剛好成一個弧形。這時，在右翼方面，我軍已開始猛烈反攻，以期抄襲日軍的後路，使他首尾不能相顧。廣德方面的流動部隊，迭次出擊，太湖西岸長興方面已經捷報頻傳，但是終於因為溧陽正面被突破，

日軍以重兵來猛撲丹陽、金壇和溧陽三據點，便使右翼的反攻不能盡很大的牽制作用。丹陽到溧陽一線既被突破，戰局重心就移到鎮江、句容、溧水這三個南京外圍的重要據點來。在南京外圍的保衛戰中，丹陽、句容和溧水一線的關係最大，因為這是日軍進攻南京的捷徑。當時日軍的兩路進攻，一路是圍攻破丹陽以趨句容，另一路則越溧陽而取溧水，攻秣陵關，並分兵取天王寺、淳化，以及和丹陽一路會師句容。十二月三日，丹陽陣地被突破，我軍退守鎮江，於是南京外圍遂失去屏蔽。日軍首先就向句容猛攻，句容在南京東南三十公里，離南京最近。日軍陷句容後，就踞為據點，分兵三路，向南京進犯。一路自句容以北，繞到湯山、鎮九華山的背面，沿小路直攻我麒麟門，一路自句容正面二十公里的天王寺，沿石子路直攻我光華門，東南十二公里的淳化鎮，這路是日軍的主力。第九師團，附有機械化兵團一隊，攻犯很猛。第三路自溧水北犯秣陵關。這時日本的海軍也已衝破了江陰封鎖線而直逼鎮江，於是日軍又企圖越鎮江出龍潭而向南京近郊的棲霞山進襲，守棲霞山到湯山這一線的，是四川軍領袖劉湘將軍，守光華門的，是五十九師俞濟時將軍。秣陵關方面的日軍，於十二月三四兩日，曾遭我軍迎頭痛擊，六日，相持於秣陵關北五六公里的殷巷鎮，以南地方，經七晝夜的激戰，我軍陣地，方始轉移至南京城外十五公里的牛首山地方，日軍以陸空軍聯合力量，繼續向我進迫，我軍踞高臨下，以手榴彈及鋼砲彈阻敵前進，我死守山前高地的一營兵力犧牲殆盡，另一營立即挺進，繼續奮戰，勇氣百倍。七日，麒麟門外東流鎮、東五里的復興橋方面，發現日軍，日

軍由棲霞山、九華山兩山的山徑推進，經我軍痛擊，日會中島中將被我擊傷。湯山和空山間的小路，日軍於七日就有大隊竄到，這天晚上，我軍在復興橋阻他前進，接戰甚烈，雙方互爭復興橋、老虎橋、孟塘兩側高地，日軍企圖由此直逼我南京近郊，使我鎮江、龍潭不攻自破，所以戰鬥非常激烈。八日，保衛南京的戰鬥開展了。日軍先攻我淳化鎮、左翼、下王墅，日機二十餘架，對下王墅一帶所有村舍樹林依次轟炸，並向我陣地投彈六七十枚。下午二時許，日軍復以坦克車十輛猛衝下王墅，七五生的野砲，更不斷集中轟擊。傍晚，我右翼宋墅方面，同遭左翼的猛烈攻擊，日軍發砲，密如聯珠。當晚，日軍已突破牛首山而趨雨花台，光華門外也已經展開了戰爭。九日晨一時，日軍二千餘，以坦克車三輛為前導，攜重砲五六門，由淳化鎮和方山間的土路，猛衝我南京東南郊，高橋門首先被突入，黎明，日軍衝到七甕橋，沿土路向我光華門、通濟門進犯，坦克車隊衝入我大校場飛機場，守機場的我軍少數部隊，全部殉國。七時，日軍開始以攻城巨砲，集中轟擊我光華門，當被擊破一洞，我軍鄧龍光、葉肇兩師的一部，及教導總隊，憲兵隊，特務隊等奉令搶救，以城頭上的迫擊砲，機關砲，戰車防禦砲猛烈堵擊。日軍旋據我飛機場兩旁營房，向光華門以西的通濟門猛犯，經我軍猛烈抵抗，日軍遺棄坦克車六輛，屍體三百餘具，仍退守機場營房。這時，東面的復興橋和老虎橋我軍陣地，也已被日軍突破，於是我軍就不得不準備巷戰，來保衛首都。中央特命令由唐生智將軍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將軍就職後，就宣佈南京為我國首都戰爭地帶，悉聚部眾，閉城堅守，市民都遷入難民區居

住，各國使館留京人員及外僑等，都遷宿於江中船上。這天，日軍圍攻棲霞山，南射烏山，我軍陣地，我軍由丁家山迎擊，和日軍形成要點爭奪戰，我軍三進三退，終於把進犯的日軍擊退，日軍傷亡三千餘人，我軍也有相當損失。日機三四十架，在南京城內外濫肆狂炸，下關一帶，死傷甚衆，火燄衝天，江水爲赤。日機並擲下日酋松井石根，致我唐司令長官的荒謬書信，要求我軍無條件投降，讓日軍「和平」入城，並限於十日正午答覆。唐司令長官置之不理，而以堅決的反攻姿勢來拒絕，因之南京城郊的戰爭就更形猛烈。十日，南京下游的蕪湖，被由廣德、攻宣城的右翼日軍所攻陷，南京我軍後路被截斷，形勢愈緊。一時半，日軍對我南京開始「總攻」，大部日軍以坦克車及機械化部隊爲前導，在大批飛機及大砲轟炸掩護下，沿環繞南京的舊日城垣推進，並在紫金山南放置輕汽球兩枚，指示砲兵射擊。我軍一面拚死抵禦，一面自動炸燬橋樑及戰略上要點，準備巷戰。到了傍晚，光華門一帶城垣被燬數處，日軍一部衝入城內，被我包圍痛擊，遺屍五百餘具，僅十數人逃得性命。十一日，日機狂炸，日砲猛轟，較前更烈，難民區中彈數枚，死傷無辜難民很多。這天上午三時起，日軍以烏龍山要塞我軍將士，阻他前進最力，爲報復計，發砲猛轟，竟達一萬發之多。雨花台、和平門一帶，戰事更烈，日軍傷亡亦甚重。十二日，日軍再由光華、通濟、武定等門分別衝入，與我軍展開激烈巷戰。我最高軍事當局以政府所在地業已西遷，南京在政治軍事上已失去重要性，並且消耗日寇的目的已達，爲避免無謂犧牲，保全實力起見，乃下令南京守軍由浦口撤退。這時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白

崇禎將軍還留在城內，慨然的道：「我幾次到南京來，慕夫子廟、莫愁湖、秦淮河諸名勝，但因戎馬倥傯，始終無暇前往游覽，今城破在即，大好河山，將不免淪於異類，雖不久即可收復，但經過一番兵燹以後，舊日豪華，不易復見，不如借此夕陽晚景，一覽名勝，償我夙願。」乃先往謁總理陵園，接着就遍覽京中諸名勝，然後退出。我烏龍山要塞和獅子山、清涼山、幕府山等處忠勇砲兵，願與陣地共存亡，終於在南京陷落以後，復殺傷日軍很多，作壯烈的犧牲。南京淪陷以後，我守太平門的另一部隊，於十四日黎明，由參謀長郭永鏢、旅長何金標率領，衝出太平門後，突破京滬沿線日軍陣地，繞向湯水鎮前進，日軍知我突圍，派兵五千餘人分頭堵擊，並以坦克車多輛往來衝突，我軍當時被衝散爲兩部，旅長何金標所率的一部，分爲三大隊，以一大隊和日軍坦克車週旋，一大隊從右面奮勇衝殺，另一大隊向左面突圍而出，三隊士兵這樣的輪流作戰，直到第四天才把日軍擊退。接着日軍又增援三千餘人來攻，我軍被圍困於新塘市左近的一個山坡，復經三晝夜的拚死衝殺，才得殺開一條血路，向寶華山進發。到第七天，何部復與郭參謀長所率的一部，會合於句容的東昌市，兩部我軍會師後，繼續突圍，向茅山、溧陽、郎溪前進。沿途民衆見我軍過境，欣喜莫名，爭先恐後的提燈引路，派哨偵敵，供應食宿，倍極熱烈。我軍教導總隊葉肇、鄧龍光兩師，奉命掩護大軍撤退，曾與日軍在城內作激烈的巷戰，達一星期之久，始終精神抖擻，勇氣百倍。十九日，葉鄧兩將軍，率部突出南京重圍，沿長江西行，適與侵據蕪湖、宣城等地的日軍第十八師團主力遭遇，我軍憤怒之下，各鼓餘勇，加以痛擊，日

軍死傷遍野，驕橫之氣大殺，我軍終於突出重圍，攜帶所獲戰利品，兼程西進。

第十三回 蓄意挑釁美艦遭轟炸 慘無人道日寇肆暴行

却說日本的侵略我國，原是企圖打破列強均勢，獨佔我國全部利益，所以必然不可免和列強的在華權益發生正面衝突，他爲了要達到他的目的，排斥列強在華勢力，就蓄意挑釁，想使英美列強對他退讓，好便利他的獨佔企圖。淞滬開戰後，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在錫滬公路上被日機用機關槍掃射受傷，可說是小試其端，等到他攻下淞滬，進逼南京，氣度狹隘的日本人，竟一變而爲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更加不把英美列強放在眼裏。十二月十日，由廣德宣城進據蕪湖的日軍，曾將一美國汽艇上所懸的美國國旗，投入江中，日軍並強入美人在蕪湖開設的科學研究所調查，迫令把懸於屋頂上的美旗取下。到了十二日，就是我軍撤離南京的那一天，下午一時三十分，美艦揚子江艦隊所屬的砲艦「巴納」號，突然在南京上游二十九里的安徽和縣江面，遭日機轟炸沉沒。「巴納」號砲艦本來泊在南京江面，因為避免南京激戰砲火，奉令開往和縣江面停泊，美國海軍當局事先並會通知日方。「巴納」號開到和縣江面後，就靠美孚油船「美安」、「美夏」、「美平」等三船停泊。「巴納」號排水量四百五十噸，艦長爲美國海軍中校休士，船上共載有士兵七十二人。「美安」油船排水量九百噸，有船員三十七人，「美夏」油船排水量一千噸，船員二十七人，「美

「平」油船排水量一千二百噸，船員二十七人，這三油船由美國、挪威、愛沙尼亞籍各一人分任船長，砲艦和油船甲板上，都繪有橫十八英尺，直十四英尺的美國國旗兩面，「巴納」號桅頂上，更懸有大幅的美國國旗一面，目標非常明顯。這天，天色晴朗，長江江面，風平浪靜，美艦美船，都極易辨認。到了午刻，「巴納」號艦上人員進餐完畢，日本雙引擎重轟炸機三架，忽然飛到該艦艦頂上空，投彈轟炸，該艦砲門旁邊中一彈，艦上人員兩名立受重傷，另一彈炸毀艦上的橋板，艦長休士，恰好正站在艦橋上眺望，當被震倒，摔到鐵輪上，折斷一腿。艦上的機關槍手，正當奉令準備射擊時，突然又有日機六架，接踵飛來，這六架飛機飛到「巴納」號上空，不再盤旋，竟一直疾飛而下，瞄準砲艦艦身，紛紛投彈，並各開機關砲向下掃射，一時艦上和艦的左右，落彈達二十枚之多，艦上人員，死傷已達十餘人，其餘人員遂急謀離艦脫險。這時「美安」「美夏」「美平」等三油船，已同遭日機狂炸，無法避免燬沉，幸虧附近尚泊有美孚油行的小汽油艇六艘，鋼駁船八艘，和其他舢板多艘，急忙分別駛攏營救，「巴納」號艦上人員五十四名，遂獲脫離砲艦。當鋼駁船、小汽油艇等載獲救人員駛離砲艦艦身時，日汽艇多艘，竟疾駛而來，用機關槍加以掃射，以致各人獲救登岸後，又有數人中彈受傷。有美人數名，駕小艇想到艦上覓取藥品，為受傷的人治療，到了艦傍，見有日汽艇兩艘，載日兵多名，正向將要下沉的「巴納」號開機關槍掃射，旋有日軍官一名，攀登艦上，停留約五分鐘之久，狀似偵察，美人見無法登艦，遂復折返。總計「巴納」號前後共被日機轟炸五次，歷時一小時半，始

逐漸沉沒。岸上被救人員，但見原泊的江面上，波濤洶湧，一美國國旗飄然露於水面。當時我國民政府聞訊，急電令安徽地方當局，對遇救人員，盡量予以援助，和縣軍警及民衆前往慰問的很多。十三日，遇救人員，到達和縣，受傷的人送美國教會醫院救治。日本駐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駐華大使川越，外相廣田，這天分向美國駐華海軍司令顏爾魯，美國駐華大使詹森，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強詞辯飾，並道歉意。十四日，「巴納」號被救人員，離和縣赴合山就醫，旋由美艦「阿湖」號，英艦「女鳥」號，分別載運到上海。「阿湖」號艦首置棺木四具，上覆美國國旗，「巴納」號艦長休士，拖着他的折斷的腿，徐徐上岸，其餘各被救人員，情形都極狼狽。當「巴納」號被炸時，英艦「蟋蟀」號，「聖蟲」號兩砲艦，及太古公司郵船「黃浦」輪等，在南京下關江面，也同遭日機連續三次的狂炸。英美兩國得到了惡耗，朝野震怒，羣情憤激，美總統羅斯福，即以覺書送達日皇。美國證實「巴納」號被炸後，遇救人員復遭日軍用機關槍掃射的消息，情緒更覺緊張，羅斯福總統特召海軍作戰部長李希海軍上將到白宮總統私邸，聽取李希的正式報告。日外務省一面用突梯滑稽的巧妙辭令辯飾說：「日本士兵，大都來自田間，知識淺薄，辨別外旗，不是他們的所長。」一面則徵集東京美貌女學生多名，代表政府向美國駐日大使格魯表示歉意，圖加狐媚。美國旋即接受日政府的道歉和「保證」，日方答應賠償「巴納」號的全部損失，美國於接受日方道歉及各種「保證」後，也認為非常滿意，轟動一時的美艦「巴納」號被炸沉沒案至此遂告一段落。這時「巴

納」號獲救的五十四人中，又先後死去美水兵五名，「美安」油船船主卡爾遜，義籍新聞記者 桑德利，都因傷重死難。當「巴納」號出事時，艦上恰好載有美國環球影片公司的攝影師亞黎，他於危急時在「巴納」號脫險後，就潛匿在岸上蘆葦叢中，拍攝得影片一部；這影片，日方曾先後企圖襲劫兩次，以掩飾他的暴行真相，第一次在出事後的一個星期六日，有一日軍代表要見亞黎，亞黎幸虧有美海軍保護，未予接見，第二次在亞黎乘美國驅逐機「司徒爾蒂」號由香港飛赴馬尼拉途中，遇着日方水上驅逐機三架追逐，日機盤旋於亞黎所乘飛機的左右，歷時很久，終於因為沒有獲得下手機會，遂巡而去。亞黎到馬尼拉後，就把全部影片的沖洗工作在馬尼拉漏夜完成，美當局聞日方圖劫此項影片的消息，就派海軍一隊，由馬尼拉護送亞黎和影片到珍珠港，亞黎攜帶影片乘中國飛剪號機飛到加利福尼亞洲的亞拉美岱，美國偵探部復派員往接，用武裝大汽車護送到奧克蘭，偵探隨機保護，直到抵達華盛頓後才解除警衛。自「巴納」號案影片脫險獻映後，炸艦案的真相遂大白於天下，使人類對日軍的暴行有更清楚的認識。沉沒的「巴納」號，後來經美艦「阿湖」號和拖船「沙塞」號等從事打撈，艦上一部分器具，經潛水夫撈起，艦身已陷入江底沙泥中，所有機件均被炸燬，甲板上有一直徑十四吋的大洞一個，艦底鋼板已經破裂，以繼續打撈，很不經濟，遂加以放棄。大家試想，日本當時對英美列強尚敢施這樣重大的暴行，對於在他刀組下的我淪陷區的民衆，暴行自然更加層出不窮了。且說十二月十三日，日軍大隊開入南京時，首先就把未

及退出的我軍一小部分解除武裝，強迫服役苦工後，悉數殺死，另一部我軍五百餘人，被日軍用機關槍鎮壓，驅至司法院外廣場，強令攀登司法院四層樓圓頂，該院高牆壁立平滑，士兵被迫攀登到半途，多半滑倒跌斃，日兵則引以爲樂，格格簪笑，等到少數攀登屋頂後，日兵乃縱火將司法院全進房屋付之一炬，我軍十數士兵，知道難以倖免，都掙扎挺身而起，搶奪日兵武器，或咬住日兵耳部，拚扭到和日兵同歸於盡。日兵在大屠殺開始前，首先到處縱火劫掠，中華門、夫子廟、朱雀路、太平路、中山路、國府路、珠江路及陵園新村等地帶，十餘年來辛苦經營的偉大建築，多成瓦礫，大火月餘，火勢猶籠罩全城，實爲南京自洪楊以後的最大空前火災。屠殺開始時，日軍在難民區內挨戶搜查，凡被認爲容貌像軍人的，一律網綁，每天用大卡車二十餘輛來回載運，總計不下三四萬人，運往雨花台刑場，用大刀殺頭，或者作爲活肉靶子，慘殺後把屍體投入江中。日兵又常驅逐成羣的市民到新街口廣場上，四周繞以機關槍，悉數掃射致死。又市民居處如若臨近河池水塘的，多被驅迫推入水中淹斃，水淺易於起伏掙扎的，則一一用槍瞄準射死。若干日兵，用槍刺高挑人頭，嬉笑街心，遇有野犬，就以人頭戲弄誘食，犬或追逐，即連犬亦被刺死。這樣屠殺約一個月，日兵復舉辦所謂良民登記，以誘殺我民衆，金陵大學操場和新街口等處廣場，每天被迫集合的常達萬餘人，日兵誘令說：「以前充當士兵及無家可歸的人，退列兩旁，以便給予職務。」有信以爲真退列兩旁的，便被日兵拉去慘殺，平均每天被慘殺的達千餘人，這樣的屠殺又一個月。在這兩個月大屠殺的期間內，日兵

覺得單是砍頭和槍斃還太平，更想出種種慘無人道殘酷屠殺的新花樣來，其中最新穎毒辣的花樣是狗吃刑，就是將我市民的下半身埋在地下，而令狼犬撲食上身，血肉淋漓，人世間實無比這更慘的事了。還有用鐵鉤穿着舌頭，把人吊起來的，叫做「釣鯉魚」，或者用一張鐵床架在一堆炭火上，將人網放在鐵床上，叫做「烤全豬」。日寇入南京後，便設置所謂工程隊，迫我壯丁參加，在工程隊裏的我壯丁，不時要被迫「抽血」給日傷兵，不到一月便個個變成了病鬼。病重不癒的被脫去衣服推進茅廁，或拉到城外活埋，沒有病的常常一百或七八十的被送到東北郊做活肉靶子，日兵還認為這是教練新兵最好的辦法。日寇對我戰俘的審訊，也多半在工程隊裏舉行。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迫於義憤，向日軍當局一再提出交涉，以後日兵雖稍為斂跡，但兩個月間，我市民前後被屠殺的達十萬人。日軍官甚至以殺人多寡作比賽，大阪每日新聞會載野田少尉斬殺千人以自豪，其殘忍慘酷，誠為有史以來所未聞。至於強姦婦女的暴行，更是家常便飯。山西路一住宅內，當一婦女被日兵污辱時，她的丈夫在榜邊哀求釋免，致觸日兵之怒，夫婦同被刺死。時值隆冬，有一日兵發現雪地中有被姦死的裸婦屍體，乃捉一市民強與交合，市民抗拒，立被慘殺，裸婦屍體下部也被戳數刀。有一家屋內住有姑嫂三人，一個少婦二個少女，被日兵五六人闖入，少婦機警，連忙往後屋草堆裏一躲，兩個少女在房間裏來不及躲，便被那一羣獸兵攫住。那少婦只聽得那大的姑娘喊了一聲「嫂嫂」，便不喊了，那小的姑娘大哭大鬧了一陣，也沒有聲音了，只有那批獸兵們嘻嘻哈哈的

笑着，那少婦嚇得躲在草堆裏直抖，大約過了兩點鐘，才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大着胆子跑出來，蹣跚的回到房間裏一看，只見那小的姑娘躺在桌底下，下身塗滿了血，胸口和肚皮上被刀戳穿了兩個窟窿，肚腸都流了出來。那大的姑娘赤身露體的仰臥在牀上，身上也都是血，尤其是下身，還插着一把刺刀。那少婦見了這慘象，大受刺激，神經竟爲之失常。金陵女子大學，原由國際救濟委員會設有婦女收容所，收容婦女約有七千餘人，日兵於挨戶搜索婦女姦淫猶感不足之餘，復每天到該婦女收容所，用大卡車強將大批婦女劫走，號哭之聲，數里可聞。大凡自十二歲起的少女到七十歲的老嫗，都成日兵獸行對象，稍加抗拒，就遭慘殺。日軍更常至難民區中搜索婦女姦淫，難民區中婦女，爲避免被污計，都有改扮做男裝的，又被日軍當作壯丁拉去，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一次，有三十個女扮男裝的婦女被日軍捕去，正當繩穿索綁時，有一個日兵忽觸及被捕者的胸部，覺得有物隆起，且甚爲柔軟，疑甚，當經解衣檢查之下，發覺這二三十個人都是女扮男裝的，大喜，當即悉數加以姦淫，姦畢，爲了懲處她們的狡獪起見，一一處死，處死的方法非常慘酷，有的剝光衣服，裸體釘在牆壁上，活活釘死，有的剝去兩乳，有的絞爛下部，更有的用刺刀割開腹部，把肚腸挑將出來的，慘不忍視。總計南京婦女被凌辱的在萬人以上，因被姦憤恨羞愧而跳車蹈江自殺的更不計其數，以致道路皆赤，江流爲屍所阻。全城腥臭之氣撲鼻，嗅之令人昏厥。城內糧食和日用品被劫掠一空，醬缸水井，塞滿人頭人腿乃至五臟心肝。油瓶酒甕，瀉滿糞便。日兵每天又用大卡車滿載搶劫得來的

物件，由下關裝載運輸艦運回國內，後來難民區裏連香烟嘴、皮夾、電筒、日記簿、鋼筆等也被搜劫一空。日兵的劫掠行爲，對各外僑住宅，也一律光顧，鼓樓醫院及各國教會所辦的醫院，都難倖免。日軍由前方調回各部隊經過上海時，官兵身上，都有金戒指穿的褲帶，每條褲帶上所穿的金戒，多達二百餘隻，少也有四五十隻。中國及交通兩銀行的聯號新鈔票，日兵幾乎人人纏滿腰間。由蘇州、無錫等處運到上海的上等紅木傢具，在黃浦、虬江、匯山等碼頭，陸續裝輪運往日本，歷時兩月之久。楊樹浦碼頭堆的廢銅爛鐵，宛如山坵，均經先後運走。此外在晉西一帶，日兵更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鉄騎所至，真是廬舍爲墟，鷄犬不留，青年婦女，多被蹂躪。並常常舉行「赤憤大會」，捕集男女人民，逼令脫光衣服，然後問明關係，強令母與子交合，翁與媳姦淫，日寇則鼓掌歡笑，稍不如意，就被他剝乳，絞爛下部，滅絕人倫，真是禽獸不如。據首都地方法院陳專員的調查報告，敵寇殘殺南京同胞總數逾四十萬人，此中青年學生佔十分之六，約二十餘萬人，老弱與幼童約十萬人，被害婦女達十餘萬人。又根據平民控訴登記，已尋得之屍體及已獲得證據者，亦有三十餘萬人。若連無從尋覓之屍體在內，已超出四十三萬人。以德國納粹黨的「傑作」——「萬人坑」比較之下，亦瞠乎其後，實屬一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案。這大屠殺案元兇，是日會本間雅晴。他是日本的陸軍中將，早歲且曾留學法國。當「八一三」事變之初，日寇在上海被我軍奮勇痛擊，日會松井石根指揮下之「皇軍」死傷慘重，乃向東京哀呼乞援，於是日本陸軍省乃派本間到中國來協助作戰，這是本間

從事侵華戰爭的開始。後來國軍西撤，本間率領日寇攻下南京時，首都避難不及的民衆與傷兵，即慘遭殘殺！至於殘殺時的情形，慘酷異常，無異人間地獄，聞之令人髮指。據當時目睹者稱：那次日軍的屠殺，大部是集團性的，屠殺的方法與工具不一定是用槍彈，並用各種見所未見聞未所聞的殘忍手段，曾有京滬各地的青年學生數萬人集中在京，未及撤退，日寇將他們騙至江邊，以十餘挺機關槍向之掃射，此輩學生既不能進，亦不能退，無從逃避，於是那江灘邊上水陸之間，屍體連疊成一大堆一大堆的綿亙不斷，有里餘之長，江水爲之盡赤！更有南京各醫院中的傷兵及被俘的士兵，將他們驅入一死巷內，當作槍刺靶子，一批一批的活活戳死，而被俘的軍官，更受到特殊的「優待」，將他們手足緊縛，排倒於地，以軍用卡車往來飛馳其上，以致輾壓成連塊肉餅，不分彼此，或用馬匹分屍，支離肢體，然後給軍犬分食，最慘的一幕是將南京各教堂內的避難民衆數萬名，集團騙至高山峻嶺的懸崖邊，用強迫手段將他們由高下墜，跌至山谷中，其餘大街小巷間被殺男女老幼不計其數，紅卍字會掩埋達數月之久！此外如婦女的橫遭慘殺，即被輪姦後，亦不能倖免！仍用種種殘忍的手段來殺害她們，更揀選年青美貌的女學生，分別關閉房中，由獸軍列隊依次姦淫後，將她們精赤的塞入防空洞中，然後堵塞洞門，活活窒死！又據紅卍字會會員報告，他們當時曾發現一羣年輕女屍，全身裸體，被繩索互相繫牽。初看全身無血，亦無傷痕，後經詳察，斷爲被強力電流通過觸電致死！尙有其他的女屍體，多數是下部腫爛出血，更有一批孕婦，亦遭獸軍姦淫，事後再用刺刀開膛破肚，

取出胎兒蒸食。根據從調查得到的資料上統計，被害婦女最年輕的祇有七八歲，最大的年紀已七十歲左右。本間此後又參與攻打武漢，屠殺我長江沿岸的民衆。他在民國二十八年受任天津「防衛司令官」，封鎖英租界，強取我方存儲天津的大量白銀，並策動反英運動，並唆使浪人和日軍部合作，毒化津沽，任意拘捕或引渡抗戰時地下工作志士，加以殺害。太平洋戰事掀起之時，本間方任「駐台灣日軍司令官」，立即奉命攻打菲律賓，是時在菲美軍司令官，便是現在日本的麥克阿瑟將軍。當時麥帥因猝不及防，且實力懸殊而放棄了菲列賓羣島。巴丹島上魏銳特將軍也遭本間的猛攻，血戰數月，卒因外無援軍，內則彈盡糧絕而被俘。但本間部隊的精銳，亦遭受重創，因此，本間在佔領巴丹島之後，即施行報復，又大肆屠殺美俘及巴島的居民，鮮血染遍了整個的巴丹島。於是本間遂成了世人心目中的一條蜈蚣一個毒蝎！現在這惡貫滿盈的罪魁禍首本間，已由馬尼刺軍事法庭判處槍決，復經麥帥批准，並指令西南太平洋美軍司令官史蒂華中將在菲律賓予以執行槍決。這害人千萬死有餘辜的「混世魔王」終於這樣地結果了他的生命！但據說本間在聞判後的一句話却是：「我是無罪的，」那真只有天知道了！

第十四回 韓復榘棄濟南 王銘章身殉滕縣

南京淪陷以後，日軍就逐漸移師南侵，進攻杭州。其實在嘉興失守以後，杭州已經朝不保暮，不

過因爲那時日軍正急謀北攻南京，所以杭州遂暫時得以苟安，及至日軍攻陷南京，他對這東戰場右翼的重鎮杭州，當然不肯放鬆，於是便於十二月十八日，分兵兩路進攻，一路由滬杭鐵路線的據點嘉興，越硤石、長安，而迫臨平，進窺杭州東北的菁山市，另一路則以吳興和廣德間的泗安爲根據，回師南下，越安吉，陷武康，窺餘杭而逼杭州，同時滬杭公路的日軍也出動向西進攻。我軍起初扼守笕橋、拱宸橋一線相抗，及至臨平陷，笕橋失守，日軍由水路從塘棲、拱宸橋，日騎兵復自餘杭、龔富陽，威脅杭州的後路，造成三面包圍杭州的形勢，我軍乃於二十四日撤退到錢塘江南岸，並自動把預定於雙十節通車的錢塘江、大鐵橋破壞，阻日軍南渡。錢塘江、大鐵橋共分上下兩層，上層通行人和汽車，下層啣接滬杭甬鐵路和浙贛鐵路兩路軌道。橋共一十七墩，工程非常浩大。我軍初次破壞時，南段第三墩及橋面五段，下層都沉在江底，上層却還浮在水面，輕裝涉水，尚可渡越，但因我軍嚴防，日軍並沒有立即渡江南侵。杭州原爲浙江省會所在地，杭州既陷，浙江省政府遂遷至金華。侵入杭州的日兵，姦淫擄掠，無日沒有，難民食糧，被洗劫一空，公有物品和比較貴重的物件，每天用汽車四五十輛，由松木場運往上海，接連達兩月之久。杭州天主堂附設的仁慈堂，收容有少女多人，被日兵闖入，遍加猥辱。日兵並將東亞、大陸、清泰等各大旅館，改作妓寮，強迫我良家婦女入住，供他們蹂躪，日兵入內，每次納資兩元，購票一張，就可以洩慾一次，並由日憲兵担任警衛，西湖勝地，到處被他污穢。在杭州失守後兩天，山東省會濟南也告失陷。你道那濟南是怎樣失陷的，本書第四回已經

表明過，保定的陷落，是由於滄州的不守，而滄州的不守，則是由於山東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的觀望不前。滄州失守後，日軍就於十月三日由桑園南侵，猛犯德州，上午三時，德州城西北角被砲火轟燬，至五日遂淪陷於日手。德州南距平原三十四公里，十四日平原失守後，戰事漸呈膠着狀態。韓復榘時方兼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蔣委員長曾先後電令叫他出師應援德州，進擊滄州，牽制日軍南下，韓復榘都抗命沒有遵辦，這時山東省內人心動搖，謠言紛起，有的說日軍不炸濟南，是因為和山東省當局有一種默契的，有的說日軍曾士肥原曾到濟南和韓復榘接洽過「華北五省自治」的，青島市長沈鴻烈，以謠言日熾，也曾用電話詢問韓復榘究竟曾士肥原到濟南的消息是否真實，韓復榘回答說完全是奸人造謠，絕無此事。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將軍以韓復榘原是他的舊部，也曾寫信給他，勉勵他應為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捨身成仁。韓復榘覆電還說：「值此國家存亡關頭，敢不遵聆名言，努力自救。其實他早已心懷異志，在抗戰開始後，就把他的家屬遷往甘肅省會蘭州，一面並暗中佈置將他的軍隊向西移動，以圖保全他的實力。十一月初，日軍華北駐屯軍司令香月清司，到德州指揮作戰，十一月十二日，惠民第五區專員兼保安司令趙明遠，不戰而退，十五日，我軍已撤至黃河南岸，將黃河鐵橋毀壞，與日軍以黃河為界，隔岸相守。當時日軍因東戰場戰事緊張，所以他在華北方面暫時不動，及至南京陷落，沿津浦線的日軍，遂大批集中黃河北岸，一方面由正面犯山東的省會濟南，另一方面則由河北南部的僕陽東進，企圖越黃河而造

成對濟南大包圍的形勢。十二月二十三日，日軍突然在清河鎮南強渡黃河，這時黃河南岸的防守，係由韓復榘所負責，韓復榘既沒有決心抗戰，所以當夜日軍就在濟南東北約五十基羅的地點和其他兩處登岸，並逐漸擴充陣形。二十五日，南渡的日軍已佔領濟南東面六十基羅米突的周村。於是分兵兩路，一路越周村沿膠濟鐵路線進逼青島，一路下黃台西趨濟南，同時，日軍復在濟陽方面渡過黃河，我軍孫桐萱部漢章師據河力抗，終以韓復榘不發援兵，衆寡不敵，祇得撤退。二十六日，韓復榘率部放棄濟南，日軍便於二十七日不費一砲而進佔濟南城。濟南失後，日軍又襲泰安，蔣委員長續令韓復榘堅守魯南防地，韓復榘仍舊不奉命令，擅於三十一日自泰安撤退。日軍既得泰安，遂直逼我軍倉猝佈成的鉤形陣線。這陣線，西自東平、甯陽、兗州，而到津浦線東面的泗水，我方並撤調桂軍北上，源源增援，可是韓復榘不等援兵趕到，又擅自於二十七年一月二日放棄大汶口，由於韓復榘的不戰而退，迭失要地，以致日軍乘虛而入，戰局不能穩定，所以兗州也終於在二十七年一月四日失陷。這時整個華北日軍的軍事計劃，是以徐州爲目標，分三路挺進；第一路沿津浦北段的兗州取濟甯、鄒縣以撲徐州；第二路自濟南向隴海路上的商邱挺進，第三路則自河北省的大名趨河南開封，切斷隴海路後，再和進攻商邱的日軍會師以取徐州。七日，日軍桑田部隊進抵濟甯東面的八里舖，沼田部隊也進抵濟甯以東，於是展開了猛烈的進攻，濟甯當天就被日軍所攻陷，濟甯以東的鄒縣也相繼陷落。這兩個重大的軍事據點，都是由韓復榘防守的，濟甯、鄒縣失陷後，韓復榘

率部退集運河西岸曹縣城武單縣等處，企圖全師入河南，擇地自處。蔣委員長乃親自啓節到開封，召開軍事會議，命令將韓復榘拿解訊辦。一月二十三日，國民政府下令免韓復榘本兼各職，任沈鴻烈爲山東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同時又下令道：「韓復榘違反戰時軍律，應即褫奪陸軍二級上將原官及一切榮譽勳典，並交軍事委員會提付軍法審判，此令。」我最高軍事當局奉令後，就命組織高等軍法會審，派何應欽、鹿鍾麟、何成濬爲審判官，徐業道、賈煥臣爲軍法官，經數度開庭審訊，便於二十四日依照戰時軍律，將韓復榘判處死刑，執行槍決，判決主文如下：「韓復榘不奉命令，無故放棄濟南及其應守之要地，致陷軍事上重大損失，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韓復榘於就刑前，對家屬並無遺言。屍體於二十五日清晨收殮，由當局給予衣衾棺槨，頗爲豐厚。自韓復榘被明正典刑後，孫桐萱將軍便被任爲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津浦線形勢頓告穩定。日軍那時還沒有想到我方援兵的力量已經加強，而軍事上失敗的空氣也因韓復榘的被撤職拿辦一掃而空，他自攻濟甯、鄒縣後，就沿公路繼續西犯，他的目的是攻取運河西岸的嘉祥，以趨商邱。濟甯離開商邱只有八十里，日軍以爲一下商邱，不但已經把隴海線切斷爲二，而且也形成了包圍徐州的局勢，但他却没料到在濟甯、鄒縣以下，就遭遇到我軍猛烈的反攻，我軍並且在重新部署後，和他在濟甯展開了壯烈的爭奪戰。看官且住，做書的只有一枝筆，不能同時寫兩處的事，這裏必須補說一下津浦路南段的戰局，以免在敘事方面發生漏洞。原來日軍起初對津浦線的軍事，是採取南段主攻北段助攻的戰略，南段

的日軍，自攻陷南京後，就以南京爲根據地，分由鎮江、南京、蕪湖三點，渡江北犯，主要部隊有近衛師團，第十三師團，第一百零六師團，及其他機械化部隊等。日軍佔領了南京對岸的浦口，就於十二月十九日佔領仙女廟，而由儀徵北進的日軍，接着也佔領了津浦鐵路線上的烏衣。這時鐵路正面滁縣我軍正值他調，滁縣、全椒遂被日軍乘虛佔據。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日軍探知明光我軍韋雲淞部接防未畢，突然由管店襲明光。管店離開明光只有十七公里，經激戰後，明光遂於十八日失守。我駐池河鎮西岸部隊，曾一度反攻，克復明光，旋以日軍增援部隊紛至沓來，我軍乃扼守北起明光對河鐵路附近南至順河、馬家崗、三河集諸要點以達池河鎮之線。二十二日，日軍分三路進犯，直撲明光以南各要點，我軍與日軍相持前後凡達七晝夜，肉搏衝擊，日軍傷亡在三千人以上。三十日，日軍佔領了池河鎮，復分兵兩路向西及西北侵犯，一路由三河集、池河鎮西侵定遠，一路由燃燈寺、紅心舖西北趨鳳陽。二月一日，日軍自晨至暮，猛烈進攻，鳳陽、定遠相繼失守，二日晨，戰事迫近臨淮關，臨淮關離蚌埠不到一百里，臨淮關的激戰既開，蚌埠的形勢也更緊張了，當時我軍因兵力薄弱，不得不退出臨淮關，日軍既出臨淮關，就展開兩翼來猛撲蚌埠，因此蚌埠也就接着失陷。由於蚌埠退出的過於倉猝，使我軍不及將淮河南岸的船隻燒燬或集中到北岸來，於是使日軍在偷渡淮河上獲得不少便利。不過這時日軍的主力還在定遠，以西，向我軍洛河、考城、上饒、三十里舖之線壓迫，他的企圖是先迫這一線的我軍撤退到淮河北岸，以解除津浦鐵路西側我軍的威脅，然後再渡河北攻，

可是在這一線，我軍予以極堅強的抵抗，同時津浦鐵路東側的游擊隊又突襲來安，予以極大的牽制，結果使日軍一直到二月八日才開始攻擊強渡淮河。就在這幾天裏，我增援部隊于學忠、湯恩伯等部紛紛趕到，在淮河以北嚴密佈防，以防日軍偷渡，我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也親臨指揮，於是淮河的血戰就開始展開。淮上本爲古代有名戰場，東晉時謝玄曾大破苻堅於淝水，八公山下，草木皆兵，使苻堅八十萬大軍望風而逃，建立中華民族歷史上反抗異族侵略戰爭的第一次光榮戰績。八日晚，日軍以小蚌埠河面較狹，遂以三百餘人在小蚌埠強渡，我軍等日軍渡到一半，紛起攻擊，立斃日軍二百五十六人，殘餘日軍竄據北岸一小村頑抗，我軍用一百多名的敢死隊來衝入，和他展開白刃戰，終於把他全部消滅。九日午，日軍繼續在小蚌埠強渡，我軍用機關槍猛烈掃射，渡河日軍無一生還。十日晨，日軍見小蚌埠難渡，遂移師向東，在臨淮關北面的晏公廟地方強渡，日軍前後連渡兩次，都被我軍所阻。日軍旋以一聯隊之衆，用飛機和砲兵來協助步兵進攻，繼續強渡，到十一日早晨，渡河日軍已伸展到北岸黃坡子、王莊、前坡方各村莊，我軍乘他立足未定，幾次大舉進攻，曾將以上各地先後奪回，旋以日軍後續部隊陸續強渡，日軍傷亡過重，乃令左翼轉移至三鋪、涑河口之線。日軍既在臨淮關北關增援得遲，蚌埠的日軍遂也以步兵五百人，恃飛機大砲掩護，續在小蚌埠方面強渡。我軍于學忠部周師和他往復衝殺，小蚌埠失而復得凡三次，每次得失，都是由於短兵相接，戰事極爲慘烈。十一日晨，日軍如潮湧北渡，我軍擊沉他的汽艇十餘艘，淹斃他數百人，至午刻，小蚌

埠已完全化成焦土，我軍始奉令後撤。這天晚上，渡淮河北犯的日軍，聯合向我軍右翼及正面陣地壓迫，到十二日早晨，我軍從容撤退到離蚌埠，以北二十五里的固鎮，重新佈置新陣地防禦，並與渦河北岸的我守軍密切聯絡，阻日軍前進。這時日軍渡過淮河的已有二萬多人，他的後方蚌埠、臨淮關，以至滁州沿鐵路線一帶，只剩極少數部隊，非常空虛。我最高軍事當局乃令淮河南岸鐵路西側部隊，開始全線總反攻，以最新的運動戰姿態，猛撲日軍側背。我軍在鐵路西側各部隊，磨拳擦掌，等候已久，一聞令下，洛河我軍就東渡猛攻上窰，斬獲二百餘人，另一部我軍克考城，斬獲二三百人，日軍外圍遂被我擊破，我軍主力，直趨懷遠、蚌埠之線，我駐合肥一部兵力，同時出擊，趨定遠、滁州、明光之線，準備切斷日軍後路。各路我軍奮勇挺進，江淮之間，日軍形勢大蹙。淮河北岸的日軍聞警，連忙又悉數南渡，回師救應，北岸我軍乘他退却，大舉反擊，日軍落淮河而死的，不計其數。等到日軍渡過淮河南岸，向懷遠、蚌埠一帶進迫的我軍，仍舊退守洛河以西，吸引日軍的主力於上窰、考城、劉府一帶。日軍其餘主力，也因合肥我軍向定遠以東的桑家澗進攻，大有復渡池河之勢，不得不退到鳳陽、臨淮關等地，藉資固守。到二月二十一日，日軍對津浦路南段主攻的陰謀，遂完全被我軍所粉碎。日軍強渡淮河時，傷亡曾達五千人以上，淮水為赤，但因我軍運動戰的新戰略成功，竟使日軍的重大犧牲，完全付諸東流。日軍不但在津浦南段北進受阻，而且在津浦北段，他也遇到我軍的猛烈反攻。從二月上半月起，鄒縣的日軍就進攻兩下店，十三日，我軍把兩下店重重包圍，將日軍的交通切成

數段，日軍唯一的方法，只有以密集的火力和飛機的協助來支持，一直包圍到十七日，日軍援兵開到，方又展開了激戰。十八日，日軍以坦克車和大砲的火力來衝入嶧山和葛山的我軍陣地，隨後我軍由津浦路左翼迂迴向嶧山、葛山的日軍陣地反擊，於是又克復了這兩個高地，而正面則依舊在兩下店相持。這時，由香城開拔的我軍王文拔團，已經到曲阜和鄒縣之間的山地埋伏，獲得民衆的協助而展開游擊運動。十四日，由曲阜到鄒縣的一部分日軍，就被這一支游擊隊所殲滅。另一方面，幾乎和兩下店的反攻同時，在運河東岸的濟寧線上，我軍也展開了猛烈的反攻。我軍首先以游擊部隊在濟甯和兗州之間，予日軍以種種牽制和困擾，使他無法繼續進攻。二月初旬，我軍已經完成反攻的準備，於是就在十一日向濟甯推進，直抵北門。十二日，左翼我軍展書堂部開到濟甯以北的汶上，以拊濟寧之背，當即與日軍展開巷戰，激戰三天，才被迫退出。十五日，我軍曹福林與宋哲元兩部，已形成對濟甯城的包圍，且有兩團進入城內展開巷戰。直到二十日以後，日軍援兵趕到，我軍才撤退到運河以西的陣地。二月下旬，日軍以坦克車向濟寧以西猛攻，他的主要目標是曹縣，他首先突破了我軍的重圍，就以主力渡運河向金鄉、嘉祥推進。二十五日，日軍前鋒抵嘉祥，他以坦克車、步兵、重砲聯合猛攻，我軍苦戰三日，嘉祥方被攻陷。而金鄉方面，一直到三月初，中日兩軍仍舊在鉅鹿以北相持，日軍在這一線上全無進展，同時，左翼的我軍流動部隊，並且不時包圍濟寧，克復汶上和直追兗州，使日軍的側翼和後路常受威脅。日軍因爲在兩下店和濟寧受我軍的反攻，損失很大，

幾乎喘息了兩個星期，才開始在正面發動攻勢。三月十四日，日軍開始向我界河、黃山及香城之線猛犯，經我軍奮勇阻擊，日軍未逞。十五日，日軍以步砲空聯合力量，集中攻擊我右翼香城一點，我軍以火力不繼，被他突破，日軍乘勢由香城向我滕縣、臨城迂迴。十六日晨八時，日軍迂迴部隊萬餘人逼近滕縣，先包圍滕縣東關，並以大砲向東城轟擊，這時我軍守城部隊只有七連人，東關守軍也有一營，起初憑城外的土城防守，就奮力和圍攻的日軍浴血苦戰，肉搏八小時，損失很重，黃昏時，土城我軍始奉令退守城內。恰好我軍守界河部隊，也自前方撤回增援，滕縣城內守軍，連武裝營士約有三千人，我軍鄧錫侯部第一百二十二師師長王銘章，就以這三千人爲基幹，和日軍作殊死戰。滕縣縣長周同，也協同固守。當天夜裏，日軍由東關向城內開砲，城垣當被轟塌兩處，王師長下令把城內儲藏的食鹽千包，填塞城垣缺口，其他各門，也用沙包填塞。十七日晨，日軍大部已包圍四城，用飛機大砲猛轟城垣，掩護步兵搶登，坦克車衝入。我城垣守軍，以手榴彈和機關槍鎮壓，擊斃日軍很多，一面仍奮竭力填補缺口，和他堅持。這時城內彈落如雨，日機更不斷狂炸，烟霧迷漫，火燄燭天，我三千將士，犧牲已逾三分之一。王師長看見局勢危急，遂親自率領參謀長趙渭濱，團長王麟，縣長周同等，登城督戰。全體將士經王師長鼓勵，有死無退，日軍勢爲稍殺。延至當日下午三時，終於因爲東南門一帶城垣缺口太大，日軍由東南城兩缺口處登城，繞竄到西南，參謀長趙渭濱，團長王麟相繼陣亡，王師長腹部也不幸中彈，乃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抗戰到底！」等口號數聲，舉槍自殺，以身

殉城。縣長周同，平時布衣光頭，謙謹樸實，韓復榘抗命擅自撤退時，滕縣空虛達四日之久，周縣長仍鎮定支撐危局，對左右說：「全國失陷的縣城已經不下幾百個，但還不會聽說有慷慨殉職的，我很願意在滕縣盡我的責任，留一青名於後世。」當時見大勢已去，遂亦從城上一躍而下，墜城以殉。城內我軍重傷將士三百餘名，知城破在即，不甘忍受日軍凌虐，遂一面高呼「打倒日本軍閥」，一面以手榴彈交互轟炸身殉，直到最後一人，猶高呼「抗戰到底」，以刺刀自刺而殉。王師長等殉國後，日軍遂入滕縣城。城內我軍零星部隊五六百人，仍舊集合着和日軍作巷戰，晚間七時，我軍突出重圍，且戰且退，途中傷亡又過半數。總計我軍固守滕縣，前後凡三十六小時，犧牲二千餘人，日軍傷亡兩倍於我，郊外日屍滿原野，血流成渠，城內建築物悉成焦土，入夜火光燭照百餘里。殉國的王銘章師長，字之中，四川新都縣人，在四川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科畢業後，就服務於四川軍界，歷任川軍第一、二、四、七師排、連、營、團、旅長，凡川中對於討袁護法，統一諸役，無不參加。民國十四年升任陸軍第十三師師長，十七年改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第四師師長兼成都衛戍司令，二十二年任川陝邊區剿匪左翼縱隊指揮官，二十四年調入峨嵋山軍訓團受訓，授陸軍少將，改任陸軍第四十一軍一百二十二師師長，二十五年入陝甘剿共，因功授陸軍中將，得四等雲麾勳章。抗戰軍興後，奉命出川，轉戰山西、山東和津浦線一帶，殉國時年四十五歲，遺妻一，子五，女二。王師長殉國後，川軍總司令孫震將軍，派副官弁兵等，數次化裝入滕縣日軍境內，尋覓王師長的遺體，旋經當時掩埋守城殉國官

兵屍體的工人引導，在地下挖出腐屍多具，經我弁兵反復辨認，從皮鞋、鈕扣、大衣、金牙等物，確定其中一具爲王師長遺體，無誤後，復經當地民衆協助，設法穿過日軍陣地，運到夏鎮，渡過徽山湖，於五月二日運抵徐州。四日，徐州各界舉行公祭。八日，王師長靈柩運到漢口，蔣委員長親臨主祭，十五日運川，六月十三日抵成都，運原籍安葬，備極哀榮。

第十五回

台兒莊日酋喪師

徐州城大軍突圍

差不多和滕縣失陷同時，右翼我軍却在臨沂方面造成了一個大捷。日軍怎麼會竄抵臨沂的呢？這却要從我軍的撤離青島說起。原來自從韓復榘放棄濟南，日軍沿膠濟鐵路線進逼青島後，青島的形勢日形危迫。青島爲沿海突出地帶，我軍在戰略關係上沒有堅守的必要，青島市長沈鴻烈根據中央意志，爲實行焦土抗戰政策，遂將青島市內中日雙方重要建築物，先期悉數加以燬壞。青島工業區本來是日商麇集的地方，爲日本經濟侵略我國重心之一，雄偉的日紗廠，有公大、上海、銀月等九家，此外有新建的大規模電力廠，及膠皮廠等。各廠都在距青島市區四十里外的地方，滄口一帶。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晚六時，沈鴻烈先下令戒嚴，七時半，開始炸燬，炸後並一律放火焚燒，一時火光燭天，面積約達十英里，爆炸之聲，遠近都聞。沈鴻烈並親自到四方滄口一帶督同破壞，守候終宵，到天亮才回返市府。日方在青島價值五萬萬日元的財產，遂全部被我方怒火所毀滅。其他

日方在青島設立的啤酒廠、海軍俱樂部、與我方無線電台、船塢、車站、水電纜頭、電報局等重要建築，也經澈底炸燬。我國炸燬日方的產業，一來是表示抗戰的決心，報復日本軍閥在華的暴行，二來也避免以資源資敵。這時膠濟鐵路線已失去牠存在的價值，青島也已失去軍事重要性，我方破壞既畢，青島市長沈鴻烈、衛戍司令謝剛哲，遂率部離開青島，由膠州撤退到西南諸城、沂水等處，從事游擊戰。日軍於二十七年一月十日進佔青島後，足足有一個多月沒有動靜，及至二月間在津浦南段主攻遭受慘敗，乃改變戰略，由津浦北段主攻，南段助攻，同時並出兵諸城、臨沂，以期和進攻津浦北段正面的日軍取得聯絡。這一路的進攻，對於協助津浦正面的爭奪，有着很大的作用。因為我軍右翼的重要據點是臨沂，由臨沂直下嶧縣和台兒莊，或者直取邳縣，都可以威脅到徐州的正面。同時，日軍側面的攻擊，也無異於是響應了津浦正面和臨沂互為犄角的臨城。臨沂原為魯南重鎮，並且是各公路線的交叉點，南通新安鎮到徐海，西南通台兒莊、棗莊、嶧縣，西通費縣、泗水，西北通蒙陰、新泰，東北通莒縣、諸城，東通日照，為隴海、津浦兩鐵路線安危之所繫。日方計劃，本來打算以板垣的第五師團打通臨沂，直趨台兒莊，而由磯谷的第十師團沿津浦線南下，和板垣會合，合犯徐州。我臨沂守將為龐炳勳，所部自滄州撤退後，就負徐海一帶警備的責任。及至濟南淪陷，魯南告緊，復奉命馳援臨沂。當時日軍由青島南下諸城，並以一支隊西出臨沂，再南下而佔領沂水。其諸城一路，則以劉桂堂部的偽軍為先導，於二月二十三日攻陷莒縣，我游擊司令劉振東戰死。日軍板垣師團的長野

旅團，因視臨沂爲彈丸之地，垂手可得，竟驅兵大進，於三月初直抵臨沂東北的湯頭鎮、相公莊等處，並佔領了湯頭鎮，但旋即爲我軍所擊退。可是日軍對臨沂的進攻並不鬆懈，仍舊逐步南進，不久就竄到臨沂城附近的芝蔴墩、蘭墩、宋家埠一帶，將臨沂城東南兩面完全包圍，最近處的日軍，距城只有四五里，和我軍夾沂河對峙。三月十二日下午二時，日軍以步兵二萬人，大砲二十餘門，飛機十餘架，聯合作戰，猛烈攻城，臨沂大戰從此開始。我軍張自忠部，這時已奉到密令，星夜開往臨沂增援，張將軍自重返部隊後，就抱定率領全軍效死疆場的決心，既率部抵臨沂，就和龐炳勳將軍商量定當，決定採取展開兩翼包圍的攻勢防禦戰略，來抵抗日軍的進攻。十三日拂曉，張自忠部十一個步兵团，開始從日軍側面潛渡沂河，張自忠將軍並進駐臨沂城東十二里的南曲房村，親自指揮。黎明，張部渡河完畢，就開始猛撲日軍側背，首先攻克白塔、頂子鋪，和日軍進入白刃戰。日軍這時已發覺我軍在他的背後進擊，士氣頓挫，迫近臨沂城垣的日軍，急忙向後撤退，打算集中全力，回轉來對付張部，龐炳勳將軍已經在城樓上望見日軍在動搖，知道時機不可失，急麾精兵乘勢開城殺出，士兵喊殺連天，鼓勇猛進，銳不可當，當夜十一時，龐部進克離城三十里的相公莊，並派手槍隊出城肅清城東南附近的殘餘日兵，我軍騎兵並越過相公莊以東，威脅日軍。日軍這次的慘敗，是沒有預料到我軍的包抄與迂迴，而以主方向相公莊一帶輕進，我軍却先以一師兵力潛渡沂河後，才對相公莊作正面攻擊，渡河的一師，則向他的側面迂迴，壓迫他的主力，同時也阻塞他增援，日軍既受我軍側面

的壓迫，又恐怕後路被切斷，遂逼得放棄向南的進攻，將大部抽調北援，我軍乘機反攻，因而獲得大捷。十五日，日軍由莒縣增調二千人，自湯頭鎮南下增援，並且很快的渡過沂河西岸，來攻擊我軍的茶葉山陣地。茶葉山是沂河西岸唯一的高地，如果茶葉山被佔領，我軍在沂河西岸的防守就要發生困難，因此我軍就趁日軍立足未穩，加以猛烈的攻擊，於是茶葉山成了兩軍的爭奪點，我軍失而復得者多次。日軍數次攻茶葉山下，乃改以全力取劉家湖與崖頭，我軍又在這兩處地方和他肉搏，發生極猛烈的爭奪戰，最後我軍完成了戰略的包圍，先後克復了茶葉山和湯頭鎮，我軍並挑選敢死隊奮勇衝殺，有一兵連殺日兵八名的。至十八日，日軍長野旅團，遂完全被我軍殲滅。日戰車二十餘輛，被我奪獲十餘輛，其餘悉遭毀滅。我俘獲戰利品無算，並生俘日軍一百數十名。中央以臨沂戰役，為開戰以來不可多得的勝利，乃通令勉勵各部隊。蔣委員長特派陳調元將軍，赴徐州慰勉各軍，並將張自忠、龐炳勳兩將軍各記大功一次。十九日，日軍增加兵力，沿臨莒公路向我湯頭鎮、白塔等地反攻，我軍奮起痛擊，激戰一晝夜，仍將日軍擊退。二十二日，日軍又增援四千餘人，坦克車十餘輛，向我臨沂猛烈反攻，日軍主力側重沂河西渡，渡過沂河，我軍等他渡到一半迎擊，日軍落沂河而死的無數。二十六日起，日軍大舉增援，猛烈向我左翼義堂集攻擊，二十九日，復由膠東增調板垣師團的酒井一旅團，開抵前線，計士兵四五千人，重砲十數門，繼續向我猛攻。我龐炳勳部堅守臨沂正面，張自忠部再接再厲，向日軍勇猛反擊，沂河兩岸，再度展開激戰。我軍在東岸三官廟，西岸十里

鋪、石崗頭、前崗頭等處與日軍肉搏，張自忠將軍親臨火線督戰，士兵有進無退，當面日軍即被解決。我軍遂再創光榮戰績。日軍以三敗於臨沂，急謀求得戰果，遂不得不改變戰略，從津浦正面發動進攻。這時日軍已由滕縣直下臨城，乃分兵兩路沿鐵路線進犯，一路主力循臨台支線東移棗莊，嶧縣企圖佔領台兒莊，渡運河的鐵路公路各要口，進襲徐州，並以支隊出臨沂的南面，阻我臨沂大軍的後路，一路則循津浦線南下韓莊，企圖與臨台的一路同迫徐州。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日軍先頭部隊到達棗莊、嶧縣，距台兒莊只有三十四公里。這時我軍因張自忠和龐炳勳兩部在臨沂連捷，我孫連仲和湯恩伯兩集團軍，及曹福林的堵擊兵團，得先後自徐州開拔北上，分由微山湖及運河東渡，進入魯南山地，以拊日軍的後背。我孫連仲部先頭部隊第三十一師池峯城部王冠五旅，首先進入台兒莊，先日軍而佔有運河各渡口。湯恩伯將軍則率領關麟徵、于學忠等軍，東繞到臨沂、嶧縣之間，遮斷磯谷師團和板垣師團的聯絡，待機痛擊日軍側背。湯軍自南口戰役後，經蔚縣退入山西，河南就在潼關、洛陽一帶補充訓練，這時復由淮上奉命加入台兒莊會戰。台兒莊屬嶧縣管轄，位置在運河北岸，扼江淮漕運咽喉，後來又成爲重要煤港，這地方南北有一橋相通，南北兩火車站分據兩岸，台兒莊城垣在北車站的北面約二里，恰巧和兩火車站鼎足峙立，與北車站更成運河北岸的重要據點。我台兒莊守軍池峯城師，任務本在誘日軍深入，保持接觸，以待我主力的殲滅，乃日會磯谷貪功急進，正當池師奉令分兵佯攻嶧縣，誘日軍到台兒莊以北的南洛、北洛時，日軍一萬餘人

就乘勢南攻，企圖一鼓而下台兒莊。二十三日，日軍直叩台兒莊城下，日砲兵兩團，坦克車二三十輛，飛機十餘架，同時開始向台兒莊進撲，於是池師遂被迫作確保台兒莊的應戰。這時池師已經大部開到台兒莊，池師長命王冠五旅長率一部守城，自己則親自督戰，率領大部在城外日陣中往來衝突，使日軍無法集中全力攻城，並下令如擅自後退，營連均連坐，因此我軍莫不以一當百，奮勇衝殺，超越日軍坦克車隊，尋覓日軍肉搏。二十四日，我軍開始全面反攻，鼓勇前進，台兒莊正面一村一隅的爭奪，常常肉搏到一二十次。戰到二十五日早晨，台兒莊北面的五六村莊，均被我軍連續克復，日軍沿路遺屍山積，傷亡極重。二十六日，日軍趁我正在趕築防禦工事的時候，突然增調磯谷師團的瀨谷支隊機械化兵種兩聯隊，向我總攻，血戰竟日，台兒莊各村落據點，多被轟燬，我軍乃退回原陣地。當夜戰事稍息，我軍一面趕築工事，一面並派迂迴部隊繞擊日軍側背。這天，棗莊方面的戰事也非常猛烈，圍攻棗莊的我軍曹福林部，將四個城樓奪到三個，並將中興煤礦公司的水塔奪還，日軍福榮部隊，敗退中興煤礦公司附設的中學校內，被我軍包圍，日援軍開到，雙方大戰。我軍的一個旅部設於郭里集的小池莊，不料竟和郭里集方面增援攻台兒莊的日軍赤柴聯隊的一中隊相遇，於是我軍很機警的加以包圍，然後用火攻把他們完全殲滅，從而攻克了郭里集。棗莊的日軍雖已佔領了南大井，但其餘的東大井、西大井、北大井等陣地，已被我軍奪回。津浦正面我軍孫連仲部也攻入臨城，焚燬日軍輜重糧食彈藥無算。這時我軍主力湯恩伯集團軍等部，已經由右翼迂迴而

上，向嶧縣以北的山地移動，而日軍仍舊沒有覺察，以大炮猛轟郭里集周圍二十里內的各村莊，同時更增加了一個野戰砲兵聯隊，野戰重砲兵聯隊和一支隊，重砲兵一大隊，坦克車隊一隊，輕裝甲汽車隊一縱隊，前來助戰。二十七日晨，日軍以全力猛撲台兒莊，日步兵在排砲熾烈火網飛機擲彈如密雨和坦克車連貫衝擊掩護下，向台兒莊圩內猛衝。池峯城師長親率我軍一部出台兒莊猛撲日軍的後背，王冠五旅長亦率一部在圩內分頭堵擊，我軍各團營連長，分率英勇戰士，一律裸體奮勇堵擊，手執大刀，腰插手榴彈，和日軍浴血肉搏。這天夜裏，日軍機械化部隊一部分，將我台兒莊以北的防線衝破一小點，我軍調平射砲隊應戰，發揮極大威力，將日坦克車擊燬十一輛，日軍悄然遁去。接着又派遣三四百人，由北門外挖掘地洞，企圖偷入城中擾亂，當被我軍發覺，奮勇猛擊，和偷入的日軍苦戰終宵，終於把他大部分殲滅，殘餘日軍五十餘人，據莊內礮樓頑抗，被我軍用手榴彈一一擊斃，莊外的日軍也經我擊退。二十八日拂曉，日軍一部分自堡寨被毀處衝入莊內，我軍又開始衝鋒，仍以大刀手榴彈，齊向敵陣猛衝，喊殺連天，日軍則齊喊「壞了」不止。日機雖飛來助戰，但雙方已在肉搏，飛機大砲坦克車都失去了效用，成爲廢物，我旅長王冠五，團長韓世俊、王郁彬都受傷，但仍在前線負劍指揮。入晚，日軍以步砲兵二千餘人，聯合攻我劉家湖以東陣地，我軍迎頭痛擊。日軍乘黑夜自北面摸進台兒莊莊內，我軍選敢死隊三百人，每人攜手榴彈五六枚，大刀一柄，和日軍肉搏竟夜，在天還沒有全亮時，終於把摸進莊內的日軍完全肅清，我軍並乘勢踏屍衝出莊外，前進

達二十餘里。這天晚上，台兒莊以北繼續激戰，我軍孫桐萱部奉令向嶧縣以東增援，和臨沂我軍合攻嶧縣。日機十七架，飛台兒莊及宿羊山，以東各村莊轟炸阻擊，投彈二百餘枚，但我軍仍奮勇猛進，並佔領腰裏徐、柿樹園、張樓之線，以響應台兒莊正面的戰鬥。在津浦正面，日軍於增援後，曾復據濟寧、臨城等處，我軍於二十八日攻入臨城，將城內日司令部包圍，頑據於棗莊西北五公里齊村。日軍午後急行到達臨城，我軍方始退出。濟寧我軍從西門攻入，也因日援軍蜂湧而至，即行退出。二十九日，日軍由嶧縣方面獲得應援後，派遣三旅團之衆，以全力進攻台兒莊，我大軍也由蘭陵、洪山、傅山、平山、石崗城一帶，進抵台兒莊圩外的三里莊、板橋、南洛等地，兩側原有部隊，乘機馳出協擊，來向進犯台兒莊的日軍總攻。三十日晨，雙方又展開了喋血大混戰，日軍一再衝擊，爭奪圩外各要點，達七八次之多，這時台兒莊整個形勢，逐漸於我不利，日軍已進據台兒莊內東半部及西北角土屋，用平射砲及擲彈筒向我西南部猛攻，巷戰的激烈無以復加。我守軍排長尙斌，率壯士五十七名，向長官請命，願以最勇猛的決死攻擊，消滅西北角日軍，長官壯佩其志，點首應允，尙排長等乃滿懷炸彈、大刀、短槍等利器，潛踪出西門，繞到西北角城外，拚命爬城襲擊，當有壯士四名，首先光榮負傷，我救護隊員冒險搶救回陣，四壯士竟以任務未曾成功，同時自殺。及至西北角的日軍全部被我消滅時，我五十七名壯士生還的也只有十餘人。當時雙方前線，相距只有三四十米，突戰事之烈，古今中外所僅見，經過這一番激烈巷戰以後，我軍形勢已好轉，槍砲聲暫時沉寂。三十一日，李宗仁將軍下令

反攻，我軍城內據守部隊，除以手榴彈擲擊據城日軍，向他步步壓迫外，更以煤油噴燒日軍負隅各房屋，逼他退却，日軍守衛區中，烈燄衝天。同時在台兒莊的外圍，也展開了猛烈的激戰，我軍克復了聚莊、大莊、張樓等處陣地，向嶧縣、棗莊一帶側擊，以牽制日軍的增援。嶧縣和棗莊兩處的日軍，因臨台支線一帶鐵路，已被我節節破壞，不能取得聯絡，難於援應。日軍深入臨台支線的一個半師團，攔腰被截，而且運河阻其前，微山湖扼其西，山地峙其東，日軍事實上已不得不集中力量，與我作台兒莊的爭奪戰。而我新到徐州的機械化隊伍，也已由杜聿明中將率領，在台兒莊參加作戰，我軍聲勢更壯。當天晚上，李宗仁將軍下第二次總攻擊命令。這時從外圍應援而攻台兒莊的日軍，中路沿鐵路線從臨城方面來攻，而在鐵路左右翼，各分配一路作進攻，以期協助中路挺進，同時有日軍一師團開到臨沂方面，以一聯隊攻臨沂，以一聯隊向台兒莊進攻，圖與台兒莊受困的日軍聯絡。四月一日，這一股日援軍，由臨沂西南竄到向城鎮，我湯恩伯將軍率領精銳部隊在蘭陵鎮、洪山鎮一帶堵截迎擊，和他大戰於橫山鎮，把他殲滅了大部分。台兒莊城內的一部分日軍，因不堪我軍火攻逼迫，突圍竄入小梁壁，他的主力則在台兒莊以東，企圖突破這一方面，和在蘭陵、洪山被阻的日援軍會合。台兒莊城內屍體枕藉，多數房屋成爲焦土。同時嶧縣方面的日軍，只留一小隊，而以主力向蘭陵撤退，打算援救由台兒莊敗退的日軍，但是我軍佈置已經就緒，從魯南通到徐州的各項路線都已配就機械化部隊，凡軍事上必爭的地點，都有新式配備，台兒莊的殘敗日軍，到了這時，差不多已經

成爲甕中之蠶了。這天我軍並克復津浦線上的韓莊，遂乘勢向北進逼嶧縣。日軍以四面受圍，軍心渙散，全無鬥志。四月三日，台兒莊的日軍以毒瓦斯在南門猛施攻擊，他的主力也在台兒莊側面進行迂迴，企圖包抄我軍的後方，雙方於是在進行着迂迴戰。四日，我軍的中央和左右兩翼漸次推進，到了五日，台兒莊附近一帶日軍，完全爲我軍包圍，外國新聞記者稱我軍爲日軍的「鋼圈」我軍以砲隊向陷入「鋼圈」內的日軍射擊，被圍日軍也拚命還砲，妄想鬆懈我軍的包圍，但因我軍的包圍圈愈逼愈緊，所以日軍還擊的砲聲也就逐漸微弱下來。六日夜間八時，湯恩伯、關麟徵、黃先、李璧芳四位將軍，各率一軍，分路進攻，開始活動。一路由台兒莊北五里處南進，另一路渡運河前進，兩路軍馬，如蟹筳般向日軍圍守處迫來，兩軍首尾夾擊日軍，彼此前鋒相距不過數里之遙，同時孫連仲集團軍也從正面向台兒莊進撲，克復台兒莊內牆後，於午夜進佔北車站，猛攻台兒莊東北角日軍的最後負隅頑抗陣地。七日，我軍擊破正面的日軍，就展開全線的猛烈進擊：一路向岔路口沿臨台支線以東挺進，一路則向甘露寺、楊樓、自流井、石門莊一帶掃蕩，以肅清台兒莊、大梁壁以南的日軍。台兒莊一帶漏網日軍殘部，於是分兩路潰退，一路向西北逃往嶧縣，一路向東北方面逃走，似乎想集結在嶧縣和棗莊，然後死守待援。當日軍掩護右翼退却的一部到達嶧縣時，見橋樑已被我軍拆斷，正擬設法渡河，我軍復趕到驅殺，日軍落水而死的很多。我軍趁勢向嶧縣追擊。十日，進佔嶧縣東面的九山，並佔領曹莊、清莊、朱莊等地，同時向泥溝、郭莊、李莊猛撲。這時由臨棗支線追擊

的我軍，已經越過嶺山；由津浦北段迂迴南下的我軍，則已到達棗莊西面的齊村，日軍先後潰敗，困守嶧縣。於是繼臨沂大捷以後的台兒莊殲滅戰，乃告一段落。我軍奪獲戰利品堆積如山，生俘日軍甚衆，日軍一部，並自動向我繳械投降。日軍板垣的第五師團，磯谷的第十師團兩部主力，以及第九師團的一部，被我軍完全摧毀，我軍前後共殲滅日軍計達三萬人以上，造成初期抗戰空前偉大的勝利戰績。這次偉大壯烈的殲滅戰的造成，完全是我軍戰略上的勝利，我軍先在正面配備着富有彈性的兵力以攻敵人，而左右兩翼的野戰軍團，則舉行迂迴運動，於是能夠一舉而殲滅日軍。台兒莊殲滅戰的捷報傳出後，舉國歡騰，漢口、重慶、鄧州等地，都舉行火炬游行慶祝，淪陷區的北平、上海各地民衆，也都欣然色喜，蔣委員長則勗勉全國將士同胞，應「聞勝勿驕，遇挫不餒，堅毅沉着，奮鬥到底。」日軍對津浦北段主攻既受重創，乃由山西、河北、江淮各戰場，抽調大批部隊，由青島、濟南等地運到前方，並改採南北夾攻戰略，分由津浦南北兩段同時進犯，除板垣、磯谷兩師團的殘部外，復加入士肥原的第十四師團爲主力，增援部隊，共達兩個半師團之衆，企圖挽回台兒莊敗後的頹勢，並謀與我主力決戰，早日解決戰局。原來日軍自從台兒莊退却以後，他的殘部就集結於臨城、棗莊和嶧縣之線，東面握有向城，南面仍據守韓莊。我軍既於十日反攻嶧縣，並相繼克復了雙山、嶺山、潭山、天柱山、郭里集等重要據點，便於十五日逼近嶧縣城垣，一直到十七日，雙方又在嶧縣、棗莊和韓莊各路激戰。我軍由運河及微山湖向韓莊攻擊，十八日又一度克復韓莊，向臨城推進。但這時日

軍又以兩師團以上的兵力來犯臨沂，企圖解除他左翼的威脅，激戰了兩天，我軍遂由臨沂後撤，日軍於是取得臨沂和向城、蘭陵、嶧縣間的聯絡，並且把他們聯成了一線。二十二日，日軍就沿臨沂與嶧縣間的公路直趨西南，猛攻嶧縣。東南距台兒莊北十餘公里的紅瓦屋屯，並一度將紅瓦屋佔領，但旋即被我軍所擊敗，而潰散於臨沂、向城、蘭陵和台兒莊之間，未能取得聯絡。日軍再犯台兒莊的正面失敗後，他知道我軍正面防禦堅強，不容易突破，所以他就改取迂迴戰略，想繞過台兒莊的側面以切斷隴海路東段。二十四日，蘭陵和向城一帶的日軍主力板垣師團的殘部，會合嶧縣的土匪原師團，就沿着蘇魯邊境東南的公路，竄出柞城而進據郟城，並分兵圍取邳縣。這使我軍不得不放棄台兒莊，向南移撤。郟城和邳縣和隴海鐵路都只有很短的距離，日軍顯然想從這兩地乘勢南下，可是他還沒有攻下邳縣，就已經被反攻郟城的我軍予以極嚴重的打擊。我軍在邳縣正面的陣線兀然不動，並且側面的部隊還乘機克復了臨沂西南的朱陳，威脅郟城日軍的後路。二十五日，我軍收復石虎鎮和柞城，阻塞日軍向南推進，使日軍向東南迂迴的計劃，首先受到了一個重大的打擊。另一方面，我軍更以重兵來守郟城正面的新安，經邳縣和台兒莊東北到嶧縣東南，恰好成一個半圓形的陣線，長約二十七里。而在郟城日軍的背後，我軍流動部隊不時可以切斷日軍的交通，且有一部分由大埠南下，以攻郟城日軍的後背。所以日軍南下的企圖，不但不能實現，而且反有兩面受敵的威脅，使他陷於進退維谷之境。日軍以在魯南進攻又告失敗，於是他又改變戰略，分由蘇北、淮

北及魯西南潛蹤推進，企圖互相呼應，然後會合來作兩面的夾擊。四月底，南段的日軍開始活動，一部分日軍由海門南通登陸，北侵如皋，策應蘇北日軍，攻略東台而向鹽城推進；同時，揚州一帶的日軍，也以邵伯爲根據地而向北進展，攻陷高郵後，續向鹽城發動。五月六日，日軍由鹽城北侵阜寧，竄抵海州以南的新安鎮地方。日海軍陸戰隊一度在連雲港登陸，被我軍擊退。但是日軍在津浦南段的主要進攻方向，還是在淮河流域。四月二十六日，日軍以蚌埠臨淮關爲根據地，增兵懷遠，窺伺淮北，渡過淮河，渦河向北進展，沿蒙渦公路進犯蒙城。自五月五日到十二日，津浦南段已經在蘇北與淮河展開激戰。日軍分三路向北進攻：中路由蚌埠，從鐵路線直取固鎮，以分兵東出靈璧，包抄宿縣；右翼由鹽城攻阜寧，西出漣水，反擊淮陰，使由鄭城南下的日軍和阜寧北上的日軍會合於淮陰或宿遷，切斷隴海鐵路的東段。左翼則由懷遠攻蒙城，一面協助中路攻取宿縣，一面北取永城，並由蒙城出渦陽、亳縣，以與由魯西南方面南下的日軍會師商邱，切斷隴海路以西，而形成對徐州的大包圍。日軍在中路的進展很慢，直到右翼已經佔領阜寧，他仍和我軍在固鎮相持，只有左翼蒙城的戰事最爲猛烈，當五月六日日軍進逼蒙城時，我守軍副師長周元，指揮千餘壯士，抵抗日軍六千之衆，血戰三晝夜，終以衆寡懸殊，被日軍攻入，周副師長中彈陣亡。我軍營長藍權，於中彈倒地後，還握着手槍連續擊斃日軍十餘人，旋日軍羣集，藍營長遂於亂刀紛戳下壯烈殉國。我殘餘將士十餘名，也於同時慷慨自盡。蒙城於九日失陷後，日軍不取渦陽而向永城挺進，我方雖然知道他的目的是在

於北截隴海線的碭山，但警戒永城已來不及。日軍所以不攻渦陽而改趨永城，不用說是因爲這一路比較進取商邱更和隴海線接近。十二日，永城陷落，永城民衆大隊長耿繼賢戰死。日軍復由永城窺竄蕭縣，蕭縣縣長王雪琴親自率領民衆自衛隊，到瓦子口堵擊，激戰竟日，始退守縣城。日軍跟進王縣長督率軍民苦戰，日軍旋增援遂一聯隊之衆，強佔近廓山地，架梯爬城而入，蕭縣遂陷，王縣長下落不明。日軍既佔永城，蕭縣，隴海線遂隨之吃緊。十三日，日軍的先頭部隊已出現於碭山，但因我軍的不斷反攻永城，所以一直到十七日爲止，日軍受了後方的威脅，終於未能切斷隴海鐵路。這時在魯西南方面，土肥原所部第十四師團，已經響應津浦南段的戰鬥，而分三路向南進攻：中路分兩縱隊南下，第一縱隊由汶上及嘉祥會攻鄆城，然後下鉅野而趨城武；第二縱隊由濟寧下金鄉、魚台與城武，日軍會攻單縣，直逼虞城。左翼由臨城渡微山湖，與夏鎮的日軍合攻沛縣、豐縣。右翼由濮縣渡黃河，與鄆城的日軍會攻荷澤，然後南下曹縣。五月十日，左翼日軍分越南陽、微山兩湖，與濮陽、濮縣在董口集一帶東渡黃河的日軍合侵魯西。濟寧日軍復沿濟魚公路南下，渡萬福河侵入金鄉，並進佔魚台，直迫豐縣、濮陽、濮縣。日軍則經鄆城、鄆城而達鉅野。十四日，日軍復會合進擾荷澤，我陸軍第二十三師中將師長李必蕃，當日軍衝入城內時，率衆衝殺，壯烈無比。日軍旋將李師長的司令部包圍，左右勸他速退，李師長大呼道：「我爲軍人，如若輕棄城池，何以對國家！更有何面目見蔣委員長啊！」遂率部與日軍肉搏益烈，不幸中彈倒地，殉國時猶高呼「努力殺敵！努力殺敵！」不止。

師部少將參謀長黃啓東、團長劉冠雄，相繼戰死，荷澤遂陷。這時日軍改採以聯隊爲作戰單位的戰略，分別竄擾我徐州四圍，永城陷落後不久，日軍一聯隊之衆，就切斷我隴海鐵路線的黃口車站，其由魯西南犯部隊，也經由單縣、蕭縣而達李莊車站。日軍見僥倖成功，乃續驅大部前進，兩股會合後，就繼續東侵。黃口在徐州以西，黃口車站離徐州北站只有四十六公里，所以日軍佔領黃口後，徐州城內，已可聽到清晰的砲聲。十六日，日砲直轟徐州市區，入晚，日軍便衣隊就出沒於徐州西關。我軍以保衛徐州的任務，原在消耗日人，拖延時間，日軍既以反包圍的外線作戰戰略，謀在徐州打擊我軍主力，我軍已沒有再死守徐州的必要。當天，我二十萬大軍，便分由三路突圍，退出徐州。李司令長官宗仁、白副參謀總長崇禧，親率湯恩伯、廖磊兩集團軍爲一路，並以粵軍名將覃連芳將軍爲護駕。孫集團軍連仲及關麟徵將軍的一部，則各爲一路。我軍突圍時，日機活動範圍，已擴展到徐州四圍戰場，目的不用說是在偵察我大軍移動的蹤跡。湯恩伯軍擔任中央突圍的任務，十七日，由運河西岸西南向津浦鐵路線的夾溝及符離集車站前進。十八日到達目的地後，復於夜間西穿津浦鐵路線而過。這天，日機低飛偵察，高度只有數百公尺，幸虧朝起濃霧，午刮風沙，益以湯軍隱蔽確實，終於得以安然突過蕭縣、宿縣間的日軍第一道封鎖線。十九日，我大軍渡南股河，繼續突過日軍第二道封鎖線，永宿公路後，竄私由蕭縣方面突圍的孫集團軍會合，橫穿澗河、渦河，越蒙城。日軍最後封鎖線，而於二十一日安抵阜陽。我關麟徵部由郝寨東北前進，達老黃河後，就沿黃河故道西行，經

張寨、高宅、豐縣，並突過日軍指揮部所據地的周寨，和日軍總司令部所據地的宋樓，越魚台而到礮山公路，再進入黃河故道沙灘，十八日亦安抵虞城縣境。我各路大軍突圍時，整齊嚴肅，軍容甚盛，沿途日哨兵雖曾瞥見，但始終未敢向我軍放一冷槍。晚間，日戰車雖放探照燈搜索，但一遇我軍，就熄燈退匿林中，懾伏不敢妄動。所以我軍撤退，全部毫無損害，就是重砲機械化部隊，也都安全退走。及至過了蒙永公路以西，那邊已是我軍控制下的中原，於是突圍的任務就此順利地完成。

第十六回 三島揚威空中驚紙彈 黃河決口天意助中華

我軍放棄徐州，全師突圍，雖然沒有受到絲毫損失，但因徐州是軍事上的要地，綰轂南北交通的樞紐，一旦棄守，對於全面抗戰，自有相當的影響。可是就在這當兒，又有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傳來，那就是我國空軍的遠征日本，使日本朝野，震駭萬狀。我空軍的遠征日本，是在五月二十日，而在十九日黃昏時出動。當時我空軍鐵拳部隊突然接到空軍指揮部緊急命令，限一小時內起程飛往三島，全隊英勇空軍將士接奉這偉大命令，莫不感奮非常，熱淚幾乎突眶而出。鐵拳部隊隊長徐煥昇將軍奉令後，以使命重大，馬上命令副隊長修博、隊員蘇光華、劉榮光、雷天春、吳積冲、陳光斗等緊急集合，先作戰略檢討後，就徐徐起飛，升入太空。旋在空中排成人字隊形，奮翅東飛，隆隆騰進。約十五分鐘，各機發現祖國海岸附近，有日艦五艘，燈光通明，正用探照燈向高空四周照射。幸虧那時

天空濃雲密佈，不見月光，我機遂排天東移，藉密雲掩蔽，安然航進。午夜既過，星光初朗，一弦新月，含笑迎人。我遠征將士驟然看見這天賜光明，倍形興奮。這時我機已慢慢的航近日本海岸，遠處燈光，業已隱約可辨。我機旋在日本島原灣附近航入日本陸空，飛經九州島的熊本市時，但見燈光輝煌，寂靜無聲，我飛將軍乃從容投擲紙彈，作轟炸的預告，喚日本民衆覺醒。擲畢，我機又向北作半圓形的航進，並飛越多良岳有明海，經久留米市，而直達福岡，遂於該市上空盤旋，散發傳單小冊，其北方海中停泊船舶的燈火，隱約可見。我機離福岡後，即飛繞九州北部一周，散發傳單，復經佐世保上空，而直達長崎。長崎爲日本最古商埠，闢有最大的船塢，與神戶、新瀉、函館、橫濱，稱爲日本五港，於是我機遂控制日本整個領空。我機到達長崎上空時，俯見長崎市街的路燈，及長崎東方的風頭山下燈光，惟居民多在夢中，市街上充滿淒涼景象。我機將傳單散下若干後，遂從這燈光明亮的第一城市前進，一路散發傳單，經過若干城市，燈光突然熄滅，我機乃趁一天星月，魚貫低飛，循各城市散擲傳單，一時萬紙齊飛，降如瑞雪，在我機鐵翼控制下的日本各城市街衢，盡皆發到。我機於完成這神聖偉大任務告一段落時，復振翅騰空，縱橫馳騁於日本領空，作歷時約四十分鐘之久的迴旋翔。我鐵拳部隊各飛將軍氣吞三島，瀟灑興奮，在空中不住向徐隊長舉手敬禮致賀，並互相表示祝捷，引吭高歌。少頃，晨光熹微，煦暖朝陽，漸從海面躍升而起，狂濤怒浪，逐漸寧靜，朝靄濃雲，徐徐開展，我機乃在徐隊長領導下，振翼向祖國海岸飛返。日本海中各軍艦，到這時才亂放高射砲，好像代替鳴放

禮砲一樣，恭送我空軍勇士回航。二十日上午十一時，我機已經飛返祖國領土懷抱，安抵防地。沿途隊長率領機羣環繞機場一匝，相率降落時，各界歡迎代表數百人，等候已久，見我機凱旋歸來，乃各揚旗舉帽，歡呼如雷，一時軍樂齊鳴，掌聲紛起，航空委員會代表錢主任大鈞、女公子燕芸小姐，代表各界向遠征空軍將士獻旗，外國新聞記者爭先與我飛將軍一一握手。至此，我空軍的遠征日本，乃告完成。最值得令人驚異佩服的，是我空軍這次遠征日本，並不像日機那樣的野蠻轟炸掃射，只從事人道懲罰，投下無數的紙彈。這因為我軍乃是反侵略戰爭的仁義之師，非日本軍閥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可比，並且從事侵略暴行的，乃是日本軍閥，與日本國內一般無辜民衆無干，倘若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加以轟炸，累及無辜，決非我國所願出，所以只用紙彈來加以警告。當我空軍在出發前一剎那，將士熱烈盼望的遠征武器，願下時，見是告誡日本國民傳單六種，又日本反戰同盟託帶散發傳單兩種，共計一百二十萬份，諸將士心裏未免懷疑，及至明白了我政府當局的仁厚舉措，莫不感歎不止。無怪事後美國華盛頓郵報評論說：「中國空軍的報復日機轟炸為散佈傳單，與日本的文明相較，實足令日本置身無地了。」日本軍事理論家嘗說：「日本遭受空襲，非從海參崴而來，即從東太平洋方面而去。」他的意思以為只有美蘇二國才有空襲日本的資格和力量，根本沒有把我國放在眼裏，萬不料首次遭遇空襲，却偏是我中國空軍的人道懲罰。日本軍閥又嘗稱：「東亞領空，完全為日本空軍控制，日本空軍，並把握有遠東制空權。」不料牛皮吹豁了邊，竟被我空軍威力把

他此項狂言擊得粉碎。自從經過這番警告後，日本朝野，震駭得不可名狀，日政府除下令充實全國空防設備以安人心外，並一度遷地辦公，可見他害怕我中國英勇空軍的一斑。這時日軍已經佔領徐州，他的次一步行動，便是進攻我隴海線，企圖佔領整個河南平原，然後侵犯中國的心臟武漢，於是河南省境內的全部隴海鐵路線，東起商邱，西迄潼關，便都發生了戰事。看官看到這裏，也許要說做書的撒謊，因為日軍即使佔領了徐州，他也只能攻擊隴海線東段的商邱、蘭封一帶，怎麼說河南境內隴海全線都發生了戰事呢？不錯，不過這却要原諒做書的只有一枝筆，不能分寫幾處的事，在如火如荼地描寫徐州會戰場面的時候，不便從中剪斷，因此漏說了日軍進攻豫北晉南的一節事實。書中交代，日軍自從攻陷平漢線上的重鎮保定和石家莊以後，他的兩師團又一旅團兵力，就沿平漢線南下，直犯豫北漳河。漳河源出山西，有清濁兩流之分，清流出發沾嶺，濁流出發鳩山，兩流到安陽西北六十五里的六河溝會合，跨鐵道而東，經安陽城北而入河北衛河。安陽為舊彰德府治，乃豫北第一門戶，日軍犯漳河，安陽就成為日軍進據重點。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日軍一旅團之衆，協同機械化部隊，由邯鄲侵越磁縣，十九日，日軍就抵達漳河北岸。我方在漳河本棗建有國防工事漳河鐵橋，這時已經被我軍自動毀壞。日軍除了用密集砲火猛轟我軍漳河線陣地外，並派騎兵繞襲六河溝。我軍當時左翼已經進展到磁縣，主力也已到達漳河以北的馬頭鎮。二十二日，我空軍出動助戰，炸燬漳河北岸車站日軍軍需車及鐵甲車各一輛，日軍見他的右翼已難支持，乃於二十三日

從津浦線調到大批援軍，以飛機大砲及水陸兩用坦克車再度猛犯我漳河以南陣地。這天晚上，日軍兩聯隊強渡漳河，我軍勇猛抵禦，團長兩名陣亡，一名受傷，士兵犧牲的達二千名左右，日軍傷亡比我多一倍，渡越漳河的企圖，終於遭受打擊。二十四日，日騎兵再繞攻六河溝，並沿六河溝的平漢支線猛犯豐樂鎮。二十五日，距安陽以南十公里的寶蓮寺，發現日軍，經我生力軍勇猛反攻，日軍大受挫折。十一月十一日，日軍陷我平漢線右翼臨邑、商河，左翼並由高唐、堂邑，侵入冀南豫東的要點大名。大名守軍何基禮師，壯烈抵抗，犧牲殆盡，何師長以大名終告不守，責無可逃，無面目再見長官，遂打算舉槍自殺，經衛兵發覺救護，運送後方醫治。何師長原屬馮治安部，蘆溝橋事變發生時，正任馮部旅長，便在宛平一帶指揮吉星文團抗戰，在調防大名以前，始擢升師長。到了二十七年二月八日，平漢線的日軍，復集中第十四師團的主力五聯隊，日機二十餘架，大砲數十門，陸空並進，由日會士肥原賢二親自指揮，大舉南侵。我軍右翼南樂、清豐、內黃、濮陽，以及滑縣、長垣、封邱等地先後失陷。日機一面炸我黃河各渡口，阻我援軍北上，一面就由平漢路南越湯陰，道清路西越汲縣，以全力猛撲新鄉。十四日，日機十二架炸鄭州，投彈百餘枚，平民死傷甚重。我新鄉守軍萬福麟、宋哲元二部，力抗到十八日才自動放棄新鄉。這天，日軍沿道清路西侵獲嘉，十九日，續陷修武、焦作，並及博愛。封邱的日軍，和道清路的日軍並頭進犯，陷陽武、武原，越武陟而迫沁陽。竊據邯鄲、安陽的日軍，分東南兩路進迫山西。竊據太原的日軍同時驅兵南下，西犯汾陽，中攻靈石，總兵力逾十二萬人。各路日軍

就沿同蒲鐵路線，白晉鐵路線，及汾西公路線分頭並進，合犯我山西臨時省會臨汾，企圖壓迫我晉省本軍退過黃河以南。二十一日，晉東長治首告不守，日會下元率領第一百零八師團西越長子，進逼洪洞，晉西日軍山岡師團及川岸師團，抄襲我韓侯嶺後路，犯我汾西，並及隰縣。二十二日，沿道清線西犯日軍，南下侵沁陽，入孟縣，他的砲兵在北岸葛莊附近，用輕汽球昇空偵察，發砲向我南岸孟津遙射。二十五日，日軍三師團之衆，圍攻臨汾，我軍除留數團在城內伏擊進入城廂的日軍外，大部均退伏四郊，圍擊日軍。這時中路靈石也已陷落，日軍沿同蒲線南下，和臨汾的部隊會合後，繼續南進。晉城、沁陽、孟縣的日軍，並攻略陽、城濟、源垣、曲、運、城等處，曲沃、侯馬、聞喜各地，也都陷在日軍的手裏。安邑、解縣的日軍，則逕抵茅津，渡隔岸對我軍砲擊。同蒲鐵路線南段，竟完全爲日軍所控制。日軍並竄到風陵渡的五七高點山，設置砲兵陣地，用十五生的大砲，向瀆關猛射。適值漫天大雪，砲彈劃破長空，雪陣飛嘯過河時，南岸彎曲處，我漁船三四艘，張網捕捉黃河鯉魚如故。這時，蔣委員長已經嚴令黃河北岸各軍，一律不得退過黃河，並授計發動最廣大的運動戰術，以聚殲深入山西境內的日軍。一面就分撥大軍，先在平漢線，以東黃河各口岸分別渡河，乘虛直搗日軍後背豫北。三月三日，蔣委員長親自啓節赴沿河防線巡視，指示各軍攻守機宜，我軍各部隊士氣大爲振奮。當時我渡河各軍，已經掃蕩清線沿線日軍，這天並連克汲縣、新鄉、湯陰各重要據點，直逼安陽，以斷晉東南日軍歸路。我豫北各地民衆武力紅槍會等組織，知道大軍渡河作戰，也都自動奮起響應，與正規

軍聯合行動，不出一星期，孟縣、溫縣、博愛、修武等以前失地，便告完全克復。山西我軍自奉令發動廣大的運動戰後，同蒲鐵路線被我軍完全破壞，各公路交通線，也經軍民合作破壞，侵入山西日軍，給養接濟，遂致都賴飛機運送，狼狽情狀，難以形容。我空軍更不斷出動助戰，轟炸日軍，收獲極大。到了三月十六日拂曉，我大軍復分別在隴海線西段的瀋陽、閔鄉、陝縣各地渡河，驅逐沿河日軍，當將風陵渡、趙村、田村、芮城、平陸、茅津渡等黃河北岸各要點同時克復。其餘晉東、晉西、晉南以前所失各地，也經次第攻克，將日軍殲滅。此役，日軍每天傷亡平均在二千名左右，大受挫折。其先，日方曾於二月底三月初宣稱即可將我豫北、晉南三十萬大軍各個擊破，迫我軍退過黃河以南，至此，十餘萬日軍反爲我軍所各個擊破，大部入而不得復出，一時河南、山西、陝西三省局勢，爲之大定。日軍自從在晉南豫北慘敗以後，便暫時在這兩地按兵不動，而復致力於打通徐州。直到五月十九日我軍退出徐州，日軍沿隴海鐵路綫西犯，日軍遂又圖在我豫北、晉南蠢動，但因我軍發動高度的運動戰術，始終在背後牽制住他，使他不但不敢接近隴海路西段，甚至無法渡越黃河，因此他只好單獨在隴海東段作戰，得不到豫北、晉南日軍的助力。日軍從徐州西犯隴海線的初步作戰計劃，便是以土肥原師團及九島師團等主力，破壞我隴海路綫，並指定以蘭封、開封、商邱等地爲攻擊要點。土肥原師團原有步兵四聯隊，砲兵兩聯隊，騎兵一聯隊，附屬坦克車三十二輛。五月十六日，日軍主力就由荷澤出發，窺我蘭封，我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以俞濟時、宋希濂、李漢魂三軍應戰。十八日，日軍竄

達內黃、儀封、東崗頭等地。內黃西距蘭封十五公里，儀封、東崗頭則在內黃、蘭封之間，居隴海鐵路線以北。蘭封本來是漢時的東昏縣，清朝併蘭陽，儀封兩縣，始改名爲蘭封。蘭封距離開封只有四十三公里，在鐵路線上僅隔羅王、興隆二站。二十四日下午五時，日軍施放毒氣，猛犯蘭封，蘭封遂告不守。我軍李漢魂、桂永清兩軍積極部署反攻，先兩天已經克復內黃、儀封，二十四日續克苛澤，切斷日軍後路。二十六日，我軍宋希濂部開始反撲，到二十七日遂克復蘭封，並克復羅王、陳留口兩地，日軍受創甚重。當時我軍第八十八師師長龍慕韓，於第一次奉令担任蘭封城防時，蔣委員長曾特電轉飭他須親率所部駐守城內，確保電訊聯絡，不料龍慕韓竟藉口掌握鐵路電線，擅自駐紮在城南靠近車站的花園。第二次，龍慕韓奉令由白雲寺陣地向蘭封撤退守備蘭封時，又藉口城內情形混亂，不遵指揮。經過這兩次錯誤，蘭封遂告失守，所以克復蘭封，雖然仍舊是龍慕韓師的力量，終以軍法俱在，不容寬假。蔣委員長乃下令將龍慕韓撤職懲辦，交由軍法執行總監部組織高等軍法會審。時軍法執行總監唐生智辭職後，已經由鹿鍾麟而易爲何成濬繼任，審判結果，將龍慕韓判處死刑，執行槍決。這時，另一路日軍，正由礪山犯商邱。商邱舊名歸德，春秋時爲宋國，秦爲礪郡，漢爲梁國，隋爲宋州，金改宋南京，應天兩府爲歸德，至民國始改名商邱。進犯商邱的日軍，起初被我軍在牛堤、圈四圍擊退，獲械無算，到了二十七日，日軍復由商邱東面馬牧集再度進犯，商邱城垣全部被日軍猛烈砲火轟燬，我軍才於二十八日晚放棄商邱。日軍旋繼續進展到寧陵，復沿寧睢公路以南地區

繼續西犯。我軍爲避免和他在豫東平原地帶決戰起見，乃由程司令長官下令，大部向平漢線以西地區撤退。六月一日，日軍經由睢縣攻犯杞縣，與竊據蘭封的一部日軍會合西侵。三日，日軍到達通許、陳留，遂開始進攻開封。開封爲五代時梁置地，古稱汴京，過去是兵家必爭的要地，現在則已經不及牠西面的扼隴海、平漢兩路交通的鄭州的衝要。五日晚，日軍用毒瓦斯彈猛攻我開封東南城，毀我城垣數處，我軍勇猛堵擊，延至六日晚，始自動撤出開封城。七日，日軍先頭部隊進抵中牟、尉氏，八日竄達洧川，平漢鐵路線和尚橋東的長葛店，以及許昌東五里的五女店，也陸續發現日軍踪跡，大有切斷平漢線交通的趨勢。我軍在白沙一線竭力抵抗，頗有斬獲，豫北民衆，更紛起協助軍隊作戰。日軍因無法猛進，遂轉而遷怒我民衆，乃將中牟以北黃河南岸大堤決口四五處，圖淹沒我軍民。我軍民搶堵無效，日機復濫肆狂炸，決口旋寬至百餘丈，黃水滾滾，逕越隴海線而南侵，中牟、尉氏、白沙一帶，首先成爲澤國。難民扶老攜幼，紛紛向鄭州方面逃避。六月三十日，日機三十餘架，復飛至黃河南岸，趙口一帶狂肆轟炸，阻撓我軍民搶堵，並將在黃河北岸的沁河南岸決口數處，以致沁陽亦爲水陷。黃水旋由中牟、白沙間向東南氾濫，經賈魯河直入安徽境，越淮河、蓮河，而奔入長江、蚌埠、臨淮關，一時都告陸沉，水勢所經二十餘縣，田廬蕩然，難民數百萬，流離失所。當水勢抵周家口時，難民數十萬紛紛西逃，復被日機截殺無算。黃河既告決口，我軍遂於六月二十二日乘機克復中牟，二十八日續克尉氏。先是洧川的日軍，曾於六月十一日竄到平漢鐵路線上的新鄭車站，北距鄭州只有四

十六公里，黃河決口後，平漢鐵路線以東，一片汪洋，日軍乃急向朱仙鎮方面退去，北上轉集於道清鐵路線。河南本爲四戰之地，除了西北部和南部略有山岳地帶外，其餘都是一片平原，易攻難守，並且正是日軍機械化部隊活動的良好場合，假使日軍不把黃河決口，而將他的機械化部隊活躍於河南平原，則我軍很難抵禦他的猛烈攻勢，河南勢必在短時間內淪陷，他再由河南長驅直下武漢，武漢淪陷的時間也許還要比較早一點。惟其他把黃河弄決了口，以致豫東平原地帶變成一片汪洋，使他的機械化部隊無法活動，他只好繞道由長江進犯武漢，延長了進攻武漢的時間，並且無法打通平漢線，使華北和華中的日軍只好繞道由津浦線會合，這些作戰上的困難都是他當初炸毀黃河堤岸時所沒有打算到的。他的本意原是用黃河決堤來淹沒我軍民，不料結果却自己斷絕進展之路，反使他自陷絕境，這也是天意幫助我們中華民國了。

第十七回 寇掠沿海島民遭浩劫 圍攻中航舉世斥元兇

却說日本軍閥的進攻中國，本是師出無名，所以他自發兵以來，種種殘暴罪行，不一而足，把中國民衆，看待得比豬狗都不如，他的炸毀黃河堤防，淹斃我無辜民衆，只是小試其端而已，其他的暴行，還多得不勝枚舉。特別是我東南沿海的島民，首先蒙受浩劫。原來我國東南一帶，海岸線很長，過去因爲國勢孱弱，沒有建立強大海軍，所以沿海一帶，根本缺少堅強的國防，對於沿海的島嶼和島

上的民衆，更談不到充分的保護了。自從全面抗戰爆發以後，日本海軍就於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宣佈封鎖我自上海至汕頭南部爲止的海岸線，到了九月五日，復將封鎖區域擴展到北起秦皇島，南迄北海爲止，於是我國海岸全線，遂被全部封鎖。閩粵海面，日艦時肆騷擾，沿海島嶼，陸續被日海軍加以強佔，許多孤單荒島，同樣遭受了兵燹。長江口外的崇明半島，在淞滬陷落後就被日海軍攻佔，日軍在城東新開打港口登陸，當時崇明僅開西門一門，民衆爭相逃避，街道擁擠，日機竟不顧人道，在大街上投彈五枚，人民死傷無數。日軍進城後，晝夜橫行城內，到處姦淫擄殺，五十歲以上的老嫗也難倖免，少女被姦後多被劫登艦上，不見放回，民衆稍一違抗日兵意志，就立遭慘殺。金門島自台灣割讓後，便成爲福建國防最前線，明末鄭成功力抗清兵，就以金門、廈門兩島爲根據地。金門島正東科羅港以東，便是台灣海峽，與澎湖列島相望，東北各有二小島，爲國際航海公約所設的東椀、北椀兩燈塔。十月二十三日，日艦紛集金門島附近，二十四日，曾一度與我軍衝突。二十六日晨，澎湖日海軍第十四陸戰隊一千二百餘人，由日會中村正助率領，強行登陸。日軍佔領金門後，設司令部於金門中學，遇壯丁及穿中山裝的公務員一概加以屠殺，壯丁被殺的達二千餘人，島上米糧財物，被劫一空，青年婦女個個都被姦淫。民衆不堪屠毒，多逃往廈門、漳州等處。日軍旋在島上五里舖地方關築機場。到了二十七年五月八日，日軍復進犯金門島對面的廈門島，日艦麇集閩、海、江、面，向廈門砲台及我軍防地猛烈砲轟，廈門海軍要塞司令高憲申將軍，自江陰戰役後，就奉命回福建，當

時指揮五通、何厝兩砲台要塞守軍，抗拒甚烈。日機整日狂肆轟炸，砲台三築三毀，何厝砲台守軍，生還的僅只有一人。日軍第一師團的第二聯隊，旋在泥金附近登陸，激戰至九日，我軍在日海陸空軍聯合猛犯下，塹壕都毀爲平地，我軍乃移入市區，據美人宮作英勇巷戰。日軍佔領廈門後，即率領台灣浪人到處屠殺淫掠。某處桑地上有少女數人正在採桑，爲日兵及台灣浪人所見，當即加以包圍，以刺刀威嚇，強迫諸少女自動褪卸衣袴，一女節烈不從，竟被日兵當場用刺刀刺死。諸少女見狀悚然，不得已以圍裙掩面，將衣袴褪下，日兵及台灣浪人即在桑地上將諸女一一強姦，諸少女慘遭蹂躪，咸痛不欲生。又有閩籍母女兩人，不及逃出一日，爲日兵一人及台灣浪人四人瞥見，乃迫女登樓，強施非禮。女母趕上前去救援，被推墮樓下，昏厥良久，醒後，聽見她的女兒正在樓上被姦呼痛，嬌啼宛轉，哀號甚慘，女母憤極，乃縱火焚樓，霎時間烈焰騰空，少女及日兵與台灣浪人同時被火焚斃，女母亦引刀自殺。廣東沿海島嶼如東沙島、太山島、荷包島、蓮石灣、高瀾島、澗洲島等，先後被日軍佔，作爲他南犯的軍事供應站。日軍佔東沙島時，當地海產公司職員，被日兵用利刃放在頭上，另一日兵執鎗立在旁邊，倘若所問非所答，日兵就用鎗擊利刃，破他的頭顱。日兵又迫令該職員等和燈塔人員排立海灘上，而以機關槍對之作射擊狀，逼他們供出軍火窖藏的地方。旋又將東沙島改爲水上飛機根據地，並在荷包島成立特務機關五處，以利刺探我方軍情。十一月二十八日，日軍強佔台山縣屬的上川島、上川島，位於廣海洋面，和下川島東西對峙，面積極小，由獵人聚族而居，自耕而

食。這天，停泊該島附近日艦，派陸戰隊百餘人，到島上去搜劫糧食，島民擂鼓抗拒，日兵猝受重創，乃驅兵盡佔企頭河、鮎魚塘、三洲圩等地，將該島強佔。日兵憤恨島民抵抗，登岸後就大肆屠殺。同日，日軍復強佔中山縣屬的三灶島，三灶島孤峙於大小橫琴島附近，地極荒蕪，日水兵二百餘人登陸後，島上漁民壯丁就鳴鑼聚眾，奮起抗禦，相持一小時，終被日兵在麻步地方登陸，攻入田心、前壘等村落，姦淫殺戮，備極兇橫，糧食財物劫盡後，衣服被帳，亦都被洗劫，婦女多人被強污後慘殺，約歷七小時，始呼嘯而去。十二月二十八日，日兵三百餘名，復在距澳門約十里的橫琴島登陸，搶劫糧食，殘殺島民。廣東省東南海濱優良漁區，達二萬四千平方海里，漁民近六十萬人，年產漁值達一億五千萬元，至此備受日兵荼毒，漁民生計，蕩然無依。二十七年五月間，日軍陷廈門後，日艦旋集結珠江口外萬山羣島，略擾汕尾一帶。五月二十日，日艦十餘艘，集中南澳島海面，砲轟南澳。南澳島爲廣東二大孤島之一，其地接近台灣，在汕頭東面，面積三百餘方里，居民七千餘戶，人口三萬二千餘人。我南澳人民自衛團見日軍來犯，奮起應戰，苦戰兩晝夜，南澳卒告陷落。到了七月十日，南澳自衛團大隊長洪之正，受廣東省自衛團統率委員劉志陸密計，乘夜突過日艦防線，於十一日晨突入南澳，人民見我軍到臨，歡聲雷動，紛持木塊石頭作武器，協力衝殺，驅逐島上日軍。日軍見民心一致，即自行竄去。我軍既克南澳，偽維持會主席黃麒麟，偽警察局長章振欣等大小漢奸，當被一網打盡，就地執行槍決，人心大快。過了十天，日艦復集中火力，再攻南澳，日軍並在隆澳、深澳、雲澳等地分別登陸，我自衛

團孤軍抗禦，絕無一人渡海後撤，隆澳人民被殺的達三千餘人，智識份子無一倖免。以上所說，不過是我沿海各島島民受日寇殘殺的簡單的血淚史實。而日軍所要殘殺的，決不止我一般普通民衆，他的最大目的，便是要捕殺我政府高級官吏和民族領袖。二十七年八月間，就發生了一件日機圍攻擊落中航機的慘案，使全世界對於日本軍閥的暴行，莫不同聲斥責。這件慘案發生於八月二十四日早晨，當時中國航空公司 桂林號 郵航機，由九龍起飛到重慶，就在途中發現了日機。桂林號飛機由美籍機師胡茲駕駛，載客十二人，機上尚有副機師，無線電報務員，侍應生等五人。機師胡茲遇見日機後，就駕機折回九龍。少頃，復由九龍起飛，向梧州方面航行，當飛抵中山縣屬張家邊上空時，突然又遇日驅逐機一架，自西南方約四千公尺高雲端，向桂林號機疾駛而下，盤旋於頂空不捨。桂林號機見日機並無異動，仍繼續向西飛行。約三分鐘，復有日驅逐機一架，由南方海空急駛而來。此時桂林號機飛行高度爲二千公尺，機師胡茲見日機又增加一架，正打算駕機上升，避入高空雲中，第二架日機已經協同第一架日機低飛阻撓桂林號機前進航路。又約三分鐘，日第三架驅逐機也很快快的趕到，三日機除了阻撓桂林號機的航路外，並各開機關槍掃射。在最後六分鐘間，日驅逐機又飛到兩架，五架日機齊集後，圍繞桂林號機左右前後上五方，來回盤旋，並紛開機關槍掃射。桂林號機完全爲載客郵機，毫無自衛設備，在日驅逐機五架包圍猛攻下，機身當即中了數彈，被迫降落於張家邊附近水面。五架日機見桂林號機降落，猶復不捨，又跟蹤低飛掃射，彈落如雨。機師胡茲看見

情形危迫，首先從機中掙扎躍出，其後復有兩人，先後從機中掙扎爬出，洩水逃命。這時日機還在低空用機關槍掃射，直等到桂林號機頭插沒在深水中，才迴繞數匝，揚長沖飛而去。機師胡茲起初還想設法將飛機靠岸，並發出無線電報，報告遇敵情形，對旅客則想用舢板搭救上岸，終於因爲日機環攻不捨，只有自身得以洩水登岸。當時張家邊附近，水流湍急，每小時達四海里，胡茲及飛機隨水漂流時，日擊機身遭日機掃射，連續達二十次之多，機中所載十七人，除了三人逃出外，其餘乘客及職員三人，都隨機沉沒水中，時間爲上午八時四十一分。中山縣政府得報，縣長張惠立飭警團前往救護，當地防軍也趕往馳援，將脫險的機師胡茲，送往澳門，其他兩人，一爲無線電報務員羅昭明，一爲乘客樓兆念，樓即於洩水逃命時頭部中彈受傷，經車送澳門就醫。這時桂林號機已經由張家邊碼頭附近，被潮水沖激到王廣昌外圍四丈餘地方，機身則全部沉入水中。中山縣長張惠長，當僱熟習水性的農民多人，潛入水中，先把繩縛住機尾，然後協力將機牽近圍岸，並開始撈救機中人員和雜物。桂林號機被日機擊落的惡耗傳出後，全國大爲震駭，我外交部發言人當即發表聲明，痛斥日機暴行，國際間亦大爲注意。中國航空公司原爲我國和美國合辦，美日間且有默契，日本會答應對港滬間飛行不加妨害，所以美國尤爲重視。桂林號機爲道格拉斯巨型機，機身爲銀灰色，兩翼下均漆有中西文「中國航空公司」字樣，左翼上面及機身上，並且都有巨大的「郵」字標明，極容易辨認。中國航空公司於二十六年七月中旬由美國聯美公司購進該機後，至二十七年五月二

十五日，始將該機加入港滙線正班航行，不料爲時僅二月有半，就慘遭日機毒手。這天桂林號機所載的乘客十二人，計爲：浙江興業銀行總經理徐新六，交通銀行董事長胡筆江，中央銀行機要科主任王宇楣，興華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經理楊錫遠夫婦，李家蓀夫人，李子九歲男孩李德麟，徐恩源夫人，女客熊廣淑及陳健飛、陸懿。尚有一得獲脫險的六河溝煤礦公司駐滬代表樓兆念。機上五人除脫險的美籍飛機師胡茲和無線電報務員羅照明外，其餘二人，一爲副機師劉崇倅，一爲侍應生武慶華。二十五日起，機中屍體及包裹行李等陸續挖出。二十六日下午五時，機內續行挖出屍體五具，男屍一爲陸懿，一爲孩屍李德麟，李着童子軍服裝，左腕戴有手錶，錶上時針指八點四十三分。女屍三具，驗明爲李家蓀夫人，楊錫遠夫人，徐恩源夫人。楊夫人正懷孕數月，因中航機被迫落時受驚震盪過猛，致形成小產，當她的遺體被抬出時，一長達六寸的胎兒突然於機內浮出，該胎手足俱全，其下體露出一紫白色的胎盤，情形尤爲淒慘。淒風苦雨中，在場人士看見了這慘狀，都不禁黯然而淚下。五屍中且有三屍均中槍傷。二十八日，打撈人員仍在淒風苦雨中繼續工作，徐新六及副機師劉崇倅的遺體抬出時，都已浮腫漲大。各屍旋分別由各人家屬收殮，經澳門運港。被害的副機師劉崇倅，係曾任駐德公使劉崇倅的胞弟，妻爲美國籍，遺有子女各一。陸懿係中法大學出身，剛由德國返國，回國前任柏林大學中文講師，乃因日德勾結憤而自動辭職返國的。楊錫遠則爲聚興誠銀行董事長楊燦三的次子。全國對於遇難人員，備極哀悼，對徐新六、胡筆江二氏的不幸，尤爲痛切。港滙二

地聞耗，均下半旗爲徐胡二氏誌哀。蔣委員長以徐胡二氏才識淵博，譽滿中外，抗戰以來，對後方金融，協助尤多，除分別電慰他們的家屬外，並電行政院長孔祥熙轉請國府褒揚優加撫卹，國府旋特給徐胡二氏撫卹金各一萬元，王宇楣亦予從優議卹。桂林號機殘骸撈起時，機身中彈，密如蜂巢，後亦經運回香港。當出事時，日方在上海曾扣留消息不發。二十五日，日外務省發言人野田發表狡辯式的正式聲明說：「日本海軍飛機於昨晨在華南一帶活動，遇一所屬不明的飛機，當日機趕到該機正想藉雲層的掩護，企圖逃逸，日本飛機當在後追逐，該機遂被迫降落。中航機上的標識，日本飛機不能看清，該機於強迫降落後，日本飛機亦降落到六十五英尺的高度，始見機上左翼塗有中文中航機數字。」同時並歪曲引據關於空戰的國際法規說：「所有飛機，連同英國皇家航空公司、汎美航空公司及法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在內，如在中國境內飛行，都有被日機擊落的可能。」一時國際輿論，爲之大譁。美國曾向日方提出抗議，日方覆牒則一味狡辯。其實日機的圍攻中航機，顯然是一種預謀殺人的舉動，每架飛機飛到的時間，前後距離均約三分鐘，可見係第一架飛機發現桂林號後，用無線電遞相傳達各機所召來。至於他所以要圍攻桂林號，目的倒不是在於徐新六、胡筆江等人，而是在於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孫科。原來孫科當時正由歐洲返國抵港，本想乘桂林號飛機往重慶，那時香港日方的諜報組織很是嚴密，孫科將乘桂林號機的消息被日方探悉後，日機就埋伏在中途預備截擊。不料孫科事先也得到了消息，臨時變計，雖然在同一天內偕同隨員梁寒操、

鍾天心等動身，所趁的飛機却是歐亞航空公司的歐亞機，而不是中國航空公司的桂林號機。歐亞機當日載孫科等一行安抵重慶，却帶累了桂林號上的徐新六、胡筆江等一羣人代替着遭了難。慘遭日機圍攻斃命，日人在香港所辦的日文報紙香港日報上，在出事後曾用大字標題：「孫科逃生，日本海軍飛機奇襲載客郵機。」內容略謂：「一般認為孫科氏於當日晨搭乘中航機離港，在該機起飛不久後，日本海軍飛機亦即起飛，追蹤前往，意欲予以包圍。日本荒鷲之目的，在生擒孫氏。」這正等於不打自招，可以證明日機的陰謀，確是一種有計劃的行動了。九月五日，歐亞航空公司的第十五號航機，於由香港飛昆明途中，在佛崗復被日驅逐機三架追擊，日機用機關槍掃射三次，第十五號機右邊油箱左邊螺旋槳及機身多處中彈，駕駛員德籍機師利用左邊油箱存油，勉力飛到柳州，略加修理後，續飛昆明，人員幸均無恙。六日，歐亞航空公司第十七號航機，由機師何守榮駕駛，自武昌南湖機場沿長江西航，飛赴西安，飛行高度約一百公尺，約三分鐘，二千公尺的高空就有日驅逐機三架追蹤而下，開槍掃射。十七號機左翼及左面尾部中彈後，何仍繼續駕機西行，及至武昌以西三十公里的金口附近時，三日機重復追來，猛加掃射，十七號機油箱洞穿，機身亦中彈疊疊，機內郵包箱篋無線電機及懸掛座側的衣服均中彈多處。何以汽油行將漏盡，乃冒險將機降落於嘉魚縣屬簞州以北二十公里的某小村，日機復跟蹤追來，低飛輪流掃射，並擲燒夷彈一枚。十七號機身雖中彈百餘洞，機內人員幸均無恙。歐亞航空公司為中德合辦，日機竟亦不斷追擊，所以消息傳出

後，德國輿論也大爲譁然。

第十八回 血戰馬當長江誇天塹 聚殲廣濟窪地建殊勳

日軍因爲濫炸黃河堤岸的結果，以致黃河汎濫，豫東、皖北，都成爲一片汪洋，使他從這兩路撲攻河南平原，並循平漢線南下進犯武漢的計劃，遭受頓挫，於是他便聯合海陸空軍力量，改採溯江直上姿態，並由長江南北兩岸策應進犯。原來日軍在佔領南京的時候，他的右翼也同時到達了長江上游的蕪湖，日艦也衝破了江陰、鎮江的兩道長江封鎖線，溯江上駛。二十七年春間，日艦就不斷的進出於蕪湖上游的繁昌、銅陵、青陽、貴池等處江面活動；另一路日軍，也在淮南鐵路方面出動，佔領了巢縣和合肥。日軍進攻武漢的作戰計劃，是分爲南北兩路：北路由合肥南下，攻舒城、桐城、潛山、太湖、宿松、黃梅，以達九江，完成進攻武漢右翼的準備；南路則以主力沿江躍進，並由日艦掩護進攻。六月九日，日軍南北兩路同時開始發動，北路日軍當天便攻陷了舒城。南路方面，停泊於銅陵、大通附近的日艦，藉日機掩護，陸續上駛。十日，日軍分別在池口、烏沙峽、仰口等處登陸。十一月，日艦艇駛過貴池的達一百三十九艘，江南北兩岸村舍，經日軍大砲飛機轟擊，大半化爲灰燼，我軍則因掩蔽神妙，僅傷士兵四名。十二日，集結安慶江面日艦六十艘，猛烈砲轟安慶城，城內民房，多中彈起火。日軍在烏沙峽、剪江口、馬踏寺、李陽河、七里溝等處，分別強行登陸。這時正值大雨連朝，戰壕積水沒

胸，我江防第一線戰士，乃奮勇出壕搏戰，立斃日軍千餘，奪獲輕重機關槍四十挺。十三日，日軍由迎江寺岸邊登陸，由南門侵入安慶城，我軍移退至預設障地。同時，一部分日軍並在長江南岸大渡口登陸。我機二十餘架，飛到安慶、貴池一帶江面，炸沉日艦二艘，炸傷二艘。這天，北路日軍也攻陷了桐城、安慶。日軍旋即會同桐城日軍的一部份兵力，犯我潛山、太湖，圖越馬當封鎖線。馬當自江陰淪陷後，我海軍就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起，在江面佈置長江第三道封鎖綫。這地方當江西、安徽兩省交界處的衝要，爲江西彭澤縣屬鎮，橫於江濱的馬當山，和小孤山，遙成犄角，北岸屬安徽省望江縣，江中沖積成洲地，面積很廣大。江面被劃爲二道，江北稱別江，已不復通航，南岸馬當山下，雖爲長江通航要道，然而江面寬廣不及半里，山多水窄，形成天然軍事險要。辛亥年間我所設砲台遺址，故蹟依然可尋。馬當山的右面，有太湖環繞東北，其北臨江地帶，山嶺綿互，一直到香口爲止，所以香口又是馬當的前衛。十九日，日軍在荻港登陸，牛歇嶺、鳳凰山等地，我軍屢失屢得，雙方傷亡均重。二十三日，日軍越東流，在香口登陸，我機於二十四、二十五兩天，連續出動七次，轟炸東流、香口日艦，炸沉他大小軍艦十餘艘，日軍勢爲稍殺。二十四日，日艦迫近馬當封鎖線，派陸戰隊登陸，強佔我香山、黃山，我軍肉搏衝鋒，香山、黃山得失數次，激戰到二十六日晚上，強佔臧山磯的日軍，施用毒瓦斯彈及催淚性手榴彈，猛撲要塞後背，同時日海空兩軍也聯合進攻，我要塞砲兵擊沉日艦兩艘，陸上部隊殲滅日軍千餘人，終於因爲後援不繼，馬當要塞遂告失守。馬當的失守，完全是因爲我軍奉命赴

援馬當的師長薛蔚英，玩忽命令，延遲不進所致。薛蔚英後按軍律治罪，被判執行槍決。七月一日，江南岸彭澤失守，日軍在彭澤以西娘娘廟登陸，戰事移至彭澤、湖口間的馬影橋、流澌橋一帶。湖口就是三國時的柴桑口，吳都督周瑜身死之處，諸葛亮曾到此弔喪。四日，湖口失陷，我軍反攻，斬獲二千三百人。自二日至七日，我機先後出動，轟炸東流、望江、華陽、馬當江面一帶日艦，共計炸沉十三艘，炸傷七艘。日軍這時正分圖九江、南昌，日機襲擊南昌次數尤多。七月二十三日，湖口日艦駛鞋山游弋，施放煙幕，掩護台灣軍波田支隊在鄱陽湖西岸姑塘登陸。二十五日晨，日軍第六師團及第一百零九師團的主力，開始進攻我方軍事重鎮武漢的門戶九江。二十六日，日軍攻佔九江東洋油廠，進抵百壽湖，下午二時，日艦施放煙幕彈，並焚燒九江房屋，我獅子山間封鎖線及砲兵陣地全毀，我軍乃於三時退出九江城。三十一日，九江後門的沙河也告失陷。九江為南潯鐵路的終點，九江至南昌為一百二十九公里，至此，戰事遂移至南潯線。我軍為固守南潯線起見，乃將南潯鐵路拆毀，但日軍仍循南潯線路基前進，和我軍爭奪南潯線兩側高地。九江的失陷為日軍進攻武漢的預備戰的終結，同時也是他的主力戰的開始。日軍佔領九江後，他在戰略上曾有一個時間的停頓，他的內部分為三派：一派主張用巨大的陸軍兵團沿大別山北岸攻信陽，陷南陽，南下襄陽，切斷漢宜公路；一派主張用巨大的陸軍兵團沿南潯線南進，繞攻湖南株州，再北犯長沙，切斷粵漢鐵路；一派則主張這兩路同時前進，大包圍武漢，把中國主力在武漢、湖沼中全部解決。爭持了多時，最後才決定採取孤

注一擲的辦法，沿幕阜山去切斷粵漢路，沿鷄公山去切斷平漢路，同時用海陸空合爲一支沿江躍進以取武漢。這樣的戰略，顯明的表示主力是向武昌背上「車螺絲前進」的戰略，但非有百萬兵力決難成功，因此他特地動員了空軍近一萬人，海軍近十萬人，陸軍近二十五師團約八十餘萬人，其他佐雜人員約十萬人。共計動員了約一百餘萬人來進攻武漢。當時長江北岸的潛山，早已於六月十七日失守，日軍爲策應南岸戰事，復於七月二十六日攻陷太湖，由太湖分左右兩翼南犯，左翼於八月一日陷宿松，右翼於八月二日陷黃梅。黃梅在九江的對面，和九江僅隔一條長江。但這時宿松和黃梅附近的太白湖和感湖正在泛濫，因此北岸日軍的大部兵力，復轉移至南岸。八月一日起，中日兩軍爭奪南潯鐵路線兩翼高地，日軍第一百零六師團的一百十三聯隊長田中貞造，在我軍右翼牛頭山被擊斃。日軍見右翼難逞，乃積極改擾九江上游，在港口登陸，閩西窺瑞昌，威脅我南潯線側背。我軍在望夫山、平頂山、馬鞍山，和日軍展開激烈的爭奪戰，這幾個山頭屢得屢失，戰鬥甚烈。日軍受挫後，遂趁鄱陽湖水漲，轉窺星子。鄱陽湖就是「禹貢」上的彭蠡，隋時始改名鄱陽，湖長約二百五十里，廣闊二三十里至一百里不等，湖形很像葫蘆，中爲細腰，南面叫官亭湖，北面叫落星湖，在星子縣境的古稱豐子口，與長江溝通。星子居鄱陽湖西岸，在廬山牯嶺西南，德安東北，南潯線的東面。八月十九日，日中型兵艦三艘，掩護日軍在姑塘以南的高隴，陳村登陸，猛攻星子北面的海會寺。二十日，日軍施放毒氣攻星子城，我軍一團，抗戰到晚上，退入玉筋山，星子遂告陷落。日軍陷星子

後，便從九江分兵兩路，一路於八月二十四日攻陷瑞昌，一路於九月三日攻陷馬迴嶺，當時一般人推測長江南岸日軍的動向，以爲他也許要分兵三路進攻南昌，實際上他的動向却完全在武昌的後門陽新和辛潭，所以他攻陷瑞昌後，並不驅兵南下，却去進犯瑞昌西北的馬頭鎮。馬頭鎮與長江北岸的武穴隔江而立，日軍卽迂迴西北，犯我馬頭鎮。這時日軍已經感覺到他自已單獨的沿江躍進是冒險的舉動，所以在攻陷瑞昌以後，又決定沿大別山北面前進以作助戰，這一路是日軍在長江北岸的主力。同時在大別山南面的日軍，也由黃梅向廣濟進犯，以爲進攻武漢的中路。要明白當時日軍進攻武漢的全盤局勢，我可以這樣說：那就是在長江南岸的日軍是主力，北岸的日軍是助力；而在長江北岸方面，則以大別山北面的日軍爲主力，大別山南面的日軍爲助力。現在先從大別山北面的日軍說起：這一方面的日軍，自從由合肥打到舒城後，除了分兵一部南下，陷桐城，與攻六安的日軍合犯潛山、太湖外，其餘便止於由舒城向西成平行線而前進的一線。八月二十五日，日軍復在大別山北面分左右兩翼並頭進攻，右翼由六安向西北前進，左翼則由霍山向西北前進，這一路雖然分兩線前進，但實際上是一路。右翼日軍於二十八日下午四時，由六安城東南角爬入，攻下六安，續向西北前進，九月二日攻陷黎集，六日侵入固始，十七日攻陷潢川。左翼於八月三十日攻陷霍山，續向西北進犯，於九月二日攻陷葉家集，十一日攻陷富金山，十六日侵入商城，一路均受到我軍英勇的抵抗，日軍遭受重大死傷。同時，在大別山南面的日軍第三師團，第六師團，及台灣軍

湖沼部隊的波田支隊，沿黃廣公路進犯廣濟，圖轉入大別山脈，直逼武漢。這時，日軍後路太湖、宿松已經被我軍攻克，所以他更加冒險推進，希圖一逞。我軍起初在大河鋪、雙城驛等地予以痛擊，到了九月六日，戰事迫近廣濟，我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將軍，以廣濟地形低窪，早變守勢戰術為攻勢戰術，一面以生力軍換防正面疲乏的部隊，一面揮軍佔領界嶺山地，以待日軍的入壘。日軍第六師團這天進入廣濟城後，果然在廣濟城西松陽橋設置砲兵陣地，並運集大批輜重。七日，我軍開始分由三路總攻，東路攻大河鋪、雙城驛，西路繞攻松陽橋，中路由界嶺正面反撲，三軍奮進，喊殺連天，日軍猝不及防，遺屍千餘具及重砲十餘門，輜重無數而倉皇敗逃。我軍旅長陳德馨，在四坪頭奮戰受傷。陳旅長為河南鄆陵人，北伐時曾隨馮玉祥將軍參加作戰，當時經部下搶救回陣，後來終於因為傷重不治，歿於漢口。日軍於十二日越過廣濟後，就向我田家鎮外圍猛犯，我軍在紗子腦、鴨掌寺、烏龜山一帶迎頭痛擊，血戰六晝夜，日軍死傷鉅萬。十四日，長江南岸瑞昌的日軍猛犯馬頭鎮，我雀兒冲陣線被突破，日軍復在長江北岸龍坪、潘家灣、玻璃菴一帶登陸。十九日，我軍放棄武穴，日軍會同侵佔廣濟的部隊，合犯田家鎮。二十一日起，合犯的日軍，續以海陸空及毒氣不斷猛攻，我軍陣地中重砲炸彈達二千五百多枚。田家鎮為我武漢外圍最重要的要塞，所以我守軍在這裏浴血苦戰，拚死抵禦日軍的進攻，一直繼續八晝夜之久，到二十九日始轉移新陣地，放棄田家鎮。在大別山北面的日軍，於十六日攻陷商城後，就在商城以北和我軍發生激戰。十七日，日步兵藉飛機大砲掩護，由商城

猛犯潢川南北兩城，並施放毒氣，我軍在羅山以東十里墩、竹竿堡之線勇猛堵擊，日軍受創甚重，激戰至二十二日，羅山始陷。十月一日，潢川以南的光山也告陷落。我空軍大編隊機羣，迭炸羅山一帶日軍，頗收成果。日軍陷羅山後，復分三路進犯，北攻長台關，中攻信陽，南攻柳林鎮。南路日軍爲磯谷第十師團，十月五日，竄抵平漢鐵路線的柳林，新集兩車站，柳林北距信陽二十二公里，我軍由信陽及鷄公山南北夾擊，斬獲頗多，柳林至十月十二日始告失守。北路日軍於十月十一日切斷信陽北面鐵路，並陷長台關。中路日軍於十月九日陷五里店，十月十二日陷信陽。信陽被攻陷後，日軍遂沿平漢線西邊與平漢路成平行線而南下入湖北省境。在長江南岸瑞武路方面，我軍於九月底經四天會戰的結果，在火炎坳、馬寨山、覆血山一帶，殲滅日軍主力山下兵團的宮崎聯隊，第一百零六師團的四十五聯隊，一百二十三聯隊，一百四十七聯隊等四個聯隊，並擊斃他的聯隊長高見順三郎。麒麟峯三度血戰，棗樹港一役，我軍團長楊家驩因傷不治，臨終遺囑全團官兵說：「不戰死沙場，勿在九原相見。」並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口號而死。十月四日，日軍侵入箬溪，並犯木石港、陽新。至於南漳線方面，日軍自於九月三日陷馬迴嶺以後，窺伺德安近一月，屢受重創。十月初，金輪峯我軍又殲滅了他一聯隊，因我軍反攻，日軍中路便在馬迴嶺採取守勢。日軍第一百零一師團及第一百零六師團所屬的各一旅團，爲日軍進犯德安的主力，四五兩日，日軍展開由德安西方突破萬家嶺、長嶺、張古山一帶我軍陣地的攻擊姿態，企圖左旋包圍德安。我軍察知敵情後，就於六日完成反包

圍陣線。我軍以薛岳將軍的一個大兵團分佈於左右兩翼，嚴陣以待。七日，日軍開始向南進犯，我軍即於同時開始反攻，長嶺、張古山一帶高地，爭奪至爲激烈。八日，我軍右翼由楊眉尖、公母嶺進攻王家山、老虎尖，左翼由馬鞍山進攻雷鳴鼓，經過幾次激烈戰鬥，終於在九日下午攻達指定地點，將日軍全部包圍。到了夜裏，我軍加緊縮小包圍圈，白刃肉搏，由四圍進逼，格鬥終宵，及至國慶日早晨，日軍終於全部受戮，流血如泉，橫屍塞野，日軍並拋棄馬匹槍械輜重無數。這一次戰爭，不啻是後來長沙三次大捷的一個縮影。捷報傳出後，全國歡欣鼓舞，熱烈空前，紛電薛岳將軍祝捷。不過這時日軍對武漢的外圍也愈益迫近，武漢的形勢已日見危急了。

第十九回 一擲拚孤注華南進犯 二軍皆大意痛失羊城

正當武漢會戰進入緊張階段的時候，日軍忽然於十月十二日在廣東惠陽縣屬的大亞灣強行登陸，展開了侵略華南戰爭的序幕。日軍企圖進犯華南，本來在我軍撤出南京的時候就有這個計劃，祇以懼於我兩廣民衆的武力，對國際尤多顧忌，所以雖經他的內閣開了四次五相會議，結果都遭否決。這次他所以毅然決然拋棄蘆溝橋事變後一年餘以來對國際關係的顧忌，正式實行大規模的進攻，是有着下列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爲日方對武漢的進攻，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他屢次揚言攻下武漢的日期，最初定爲七月中旬，後來又改爲八月中旬，九月中旬，以至雙十節，結果完

全失敗，我大武漢外圍，始終堅如鐵壁，莫可銳進。他雖然盡量利用他海陸空軍的優勢和密切的配合，甚至蔑絕人道，施放大量毒氣，依然不能順利進展，反而於雙十節在德安吃了一次空前敗仗，而先後消耗的兵力也達二十餘萬人以上。日陸軍總司令畑俊六，海軍總指揮永野修身等，計窮力竭，不斷向東京請援增兵，日本軍閥爲着掩飾敗績，並圖牽制我方保衛大武漢的兵力，於是決定孤注一擲，在華南同時發動戰事，窺我廣州，期收首尾夾擊武漢之效。第二是因爲日本內部政治上這時發生了變化。十月初，日本「親英」的外相宇垣一成被迫去職，近衛池田也再進一步向板垣屈膝，主張南進的日本少壯派軍人氣燄愈高，遂不惜更將戰事擴大，而冒險發動侵略華南的戰爭。日軍的進犯華南，絕對不是一種偶發的舉動。九月初，日方在華南的特務人員曾在台灣舉行會議，計劃進犯華南，後來陰謀家土肥原也由上海南下，到台灣廈門一帶秘密商洽，日海軍並突然駛進北海，佔領靠近廣州灣在軍略上居重要地位的瀾州島，從這上面已可看出當時日軍躍躍欲試的姿態。可惜我華南軍事當局的警覺性不夠，未能認清宇垣下台，台灣會議，以及北海日艦佔領瀾州島等事件對於華南局勢的影響，並且對於英法存着某種幻想，不相信日軍敢進攻英法各國擁有重大利益的華南，以致廣東防務過分空虛，沿海一帶簡直陷於無警戒的狀態中，終於在過分大意中失陷了廣州。日軍在華南登陸以前，還有一幕插曲：原來廣東省東江一帶本盛產鎊金，鎊金爲鍊鋼必需的原料，自經軍事委員會統制銷售後，粵東梟商以私販鎊金，有鉅利可得，所以走私之風甚熾。

日軍既決心進窺廣州，遂別出詭謀，假意說願以加倍的價值，購買大批鎊金，透過漢奸鼻商的手，誘我駐防大亞灣和大鵬灣的第一百五十一師所部三個團長到香港議價取款。三個團長既到香港，簽約成交，以所得支票係遲三天支付，並且只有一紙，遂一同滯留在香港，縱情聲色。大亞灣和大鵬灣爲廣東省東路海防最前線，大亞灣居東，大鵬灣居西，北面越淡水就是惠陽。駐防的三個團長去香港後，防地只剩旅長溫淑梅一人。侵犯華南日會古莊幹郎中將，參謀長日皇之弟秩父宮，見調虎離山之計得售，乃於十月十二日清晨四時二十分，集中日艦三十餘艘，以艦上大砲猛轟大亞灣、北面澳頭的下涌地方及附近小島，一面派遣陸戰隊分別在大亞灣的稔山、澳頭、大鵬灣的葵涌、沙頭角以東等地強行登陸，登陸時並未受到什麼阻礙。於是事先調來的日軍，紛紛由運輸艦改乘小艇登陸，當天登陸的日軍爲數甚衆。下涌本來是惠陽最大的漁業港之一，與平海、澳頭成品字形，有公路可通稔山及淡水。我方守軍爲第一百五十一師莫希德部的溫淑梅旅，他部下的三個團長這時還滯留在香港，候取款項，因爲支票上所約的期限，還差兩天，聽到日軍登陸的警報，急速趕回，已經遲了一步。溫旅士兵雖然英勇異常，但因事先疏於防範，在日軍登陸時倉猝間未能充分加以迎擊，又因指揮乏人，日軍復力求速戰，砲火十分猛烈，且派大批飛機到處轟炸，我軍損失頗重，陣地漸漸內移，於是日軍便在十三日早晨，佔領了淡水。正當日軍在下涌登陸成功的時候，又有日軍分別在東涌和平海的小龜山登陸，日軍登陸不久，便佔領了稔山，更由稔山沿公路北犯平山。十三日，又和

從淡水北犯的日軍會同佔領惠陽東北的白芒花。同時日機百餘架成羣結隊的飛往淡平、惠淡、惠海、惠平、惠樟、莞漳等公路，廣九、粵漢等鐵路，和惠陽、博羅、增城、石龍、新塘等城鎮殘酷轟炸，阻止我軍赴援。惠陽一日之間被炸八次，全城大火，化成灰燼。十四日，兩軍已移至平淡公路以北作戰，日軍分為兩路，一路沿惠樟公路攻廣九路，一路由白芒花攻惠陽。十五日晨，日軍迫近惠陽，當地自衛團和壯丁隊配合莫希德部正規軍隊英勇作戰，阻擊日軍，日軍在這裏開始遇到比較有力的打擊，但當晚惠陽終於失守。這時淡水日軍也向鎮隆推進，經先烈、廖仲愷的故鄉鳴子步，西侵廣九路的樟木頭車站。廣州警備司令部遂宣佈戒嚴，疏散市民。佔領惠陽的日軍，復分兩路進犯，一路開始向博羅推進，一路向北進展，偷渡東江，直趨從化東面的龍門。十六日，日軍復沿惠增公路越羅浮山西面侵增城，樟木頭我軍自動退出，因為日軍已進抵達石龍車站，在石龍東南處切斷廣九路了。十七日，西犯日軍南路已佔石龍，北路則越過福田圩，在增城南北紛渡增江，進攻增城。十九日，增城又告失守，而由博羅北犯的日軍，也和佔領石龍的日軍會合，同時並北佔龍門，西侵從化。第四戰區副司令長官余漢謀，以一百五十一師師長莫希德，失地喪師，下令撤職查辦。二十日，日軍已迫近廣州，廣州民氣激昂，達於極點，當時廣州青年男女自動報名登記，願意參加保衛廣州巷戰的，一日之間，就達四萬餘名。可惜廣州軍事當局事先不能充分組織發動，臨時又不能充分武裝起來，充實保衛廣州的力量，使他們都有機會作戰。到了二十一日早晨二時，廣州市內突起大火，我軍破壞市區重要建築

及珠江鐵橋後，即於黎明前撤出廣州。當日下午四時半，日軍機械化部隊坦克車隊三千人，由石龍沿廣九路西侵入廣州市區，越三十分鐘後，日軍主力約三萬人，由增城經公路抵達廣州，錦繡羊城遂告失守，日軍兵力比較我當時廣東駐軍五師二旅及鄒洪保安隊十八團合計不下十師以上的，似乎並不爲多。綜計日軍自大亞灣登陸起，到佔領廣州止，前後不過十天工夫，實開抗戰後失地之速未有的先例。這固然是因爲日軍的進犯華南事先未爲我方盡量防到，同時又受了保衛武漢戰爭的牽制，未能充分應援；但是廣東軍事當局的警覺性不夠，未曾發動廣東所有力量應戰，對抗戰爭指揮原則又不十分了解，只知道保全自己，而不知道消耗敵人，以致日軍一經登陸，便如入無人之境，也未嘗不是使廣州在短期間內很快的失陷的重要原因。廣州爲我國革命策源地，舊治番禺，秦置番禺郡，以番山、禺山得名。廣州爲三國時吳置，除舊廉州、瓊州二府外，皆屬廣州。隋時廢州，改置南海，唐復置。明清兩代，番禺與南海並爲廣東省治及廣州府治。民國廢府，移南海治佛山，仍以廣州爲廣東省會。廣州又名五羊城，簡稱羊城，楚時高固爲相，有羊五頭，啣穀集於楚庭，楚國在廣州，因名五羊城，或稱穗垣。古時廣州廳事，嘗畫五羊像，又作五穀囊，典故就出在這上面。日軍既入廣州，就在西堤大馬路迄十三行，漢民路、惠愛路一帶，縱火焚燒，市內大火達三晝夜不熄，市街被焚達四十餘條，財產損失不可數計，實在是廣州有史以來所未有的浩劫。日軍在廣州未縱火前，日兵沿街擄掠貨物，先施、大新等百貨公司被劫一空。黃花崗附近，日兵槍殺外僑一人，陳屍路傍，無人過問。沙面與沙

基交通斷絕，日兵不時向沙面外人舉槍作射擊狀，沙面在廣州城南，係清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條約訂定通商，爲英僑聚居區域，英僑雖日擊日兵橫暴，亦無可如何。日兵旋因防我軍游擊，將沙區平民住宅區焚燬，並在市內構築工事。其駐惠陽縣屬飛鵝嶺日兵，每日四出劫掠，強姦婦女，沿途拉得民夫，到廣州後卽予槍殺。淡水一帶日軍，擄獲婦女六百餘人，每日輪流姦淫，稍不遂意，卽遭槍殺。廣州雖失，我虎門要塞守軍，仍力戰不屈，終因缺乏後援，不得已揮淚退出。我軍退出廣州後，就在三水、從化、花縣設防，並在白沙、軍田、三水的前衛線加強工事。粵桂軍隊阻截日軍於西江，另外中央增援部隊，也由江西沿公路入粵，開抵和平、新豐各地，分路向日軍壓迫。可是虎門、龍門、從化、三水，又先後在我軍立腳未穩時失陷，而西江日軍，又圖向肇慶進犯，北江日軍則圖窺佛崗。侵犯華南的日軍，在這時候，可說已達到了他活動的頂點。及至十一月初，我軍一經站定腳跟，日軍在軍事上便漸漸失去他的優勢，而轉入我軍活躍反攻的時期了。十一月初，廣州西北、東三方面的我軍，取得密切聯絡，向日軍作斷然的反攻。六日攻克西江的三水、佛山；八日收復東江的博羅；十日反攻從化；十一日順德也告收復。而以前死守淡水、大鵬山、佛子嶺的我軍，也已組織山民，練成勁旅，向淡水日軍進擊，終於把淡水克復。十二日，反攻從化的我軍，又將縣城佔領，於是我軍反攻廣州的聲勢極盛。東面由博羅，南面由佛山，北面由從化，西面由三水，連成向廣州合圍的包圍線，我方小部分挺進隊更迫近廣州，襲擊江村一帶，因此日軍紛由台灣增派援軍前來。十八日，我軍且有限期攻克廣州之說，而反

攻廣州的聲勢愈盛。我軍砲隊不斷猛轟廣州西南郊粵漢路終點的黃沙車站，沿粵漢路向南推進的部隊，則已越過小坪，進攻西村。鐵路線以東的我軍一縱隊，則由花縣南下，抵達距廣九路十華里的白雲山。二十二日，我軍砲隊已能直接轟射廣州，這是我軍反攻廣州最劇烈的階段。於是日軍乃增援反攻三水，另一部日軍進犯東莞，向深圳推進，又一部日軍則進犯虎門南的寶安，企圖肅清該地的我軍，而東北江的博羅、從化，也重新爲日軍所佔領。十二月初，戰爭又趨猛烈，我軍也獲有顯著的勝利。十二月一日，深圳已被我軍克復，而東江的重要據點惠陽，經我軍張瑞貴部及自衛團圍攻以後，日軍被迫退出，當於九日克復。十一日又再度收復博羅，進迫增城。在這數役中，日軍死傷在一千人以上。十五日起，渡越增江的我軍，與增城日軍對戰，一直到十二月底，兩軍仍在相持中，而二十六七等日，我軍幾次衝入增城巷戰，日軍傷亡尤大。當東江戰事正在增城相持的時候，西江日軍又開始進犯，目的在進攻肇慶、蘆苞、馬房、九江、右勞等地，於二十八年一月初激戰甚烈，當地民衆自衛團在阻截日軍西犯上，曾建立非常英勇的戰績。及至一月五日，西江形勢非常緊張，南路日軍已佔江門。我軍勁旅配合民衆武裝部隊當即拚死反攻，高明、三洲、海口、鶴山、河坪等地遂先後爲我軍奪回，進而圍攻江門。但西犯日軍又轉犯廣利、馬房，戰事的激烈，爲侵犯廣東以來所未有，直到一月中旬，西江一帶，仍舊不斷發生戰事，此後日軍屢次受挫，毫無進展，始退返三水一帶，廣東戰事於是又恢復原有的對峙狀態，而日軍的佔領區更形縮小，僅由東江的東莞起，經增城、從化、花縣，而達西江。

的三水，形成一個半圓形的陣線，和我軍對峙。

第二十回 戰略達成全師撤武漢 神經過敏大火燬長沙

廣州陷落後三天，保衛武漢的我軍，也奉最高軍事當局的命令，自動撤退。日軍進攻武漢，在長江兩岸作戰的部隊，計有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第二十（一部分）、第二十一、第一百零一、第一百零二、第一百零四、第一百零六、第一百零八、及台灣軍約一師團，共十四個師團。後方長江北岸配有第五、第十、第十四、第一百、第一百十四等五個師團；後方長江南岸配有第一、第十八、第十九（一部分）、第二十二、及騎兵約一師團，鏟道兵約一師團，共計六個師團。合共二十五師團，約八十餘萬人，被我先後殲滅的就在三十五萬人以上，傷者尚不在內。日陣亡將校，有陸軍中將河村、少將高橋、芹川、河西等六人，及其他步兵少佐岸崇茂、一、郎、輜重大佐區德三郎等一百零三人。我軍保衛武漢，拖延時間消耗敵人的戰略，至此可說已經完全達成任務。我軍保衛武漢的主要意義，原在掩護我東南及中部人力物力向西北西南移轉，以建立長期抗戰的建國基礎。武漢外圍的戰鬥，歷時近半載，我軍在第九戰區司令官兼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將軍，及李宗仁、白崇禧兩將軍指揮下，消耗日人的目的已經達到，阻滯日軍和掩護後方準備的任務也已經完成。廣州既告失守，武漢在戰略上已再無價值可言，所以武漢的核心，成爲沒有株守的必要，同時可以免中敵軍吸

引我軍主力而消滅我抗戰實力的狡計，因此我軍的撤退，乃是最適合時宜的舉措。我軍既奉撤退的命令，乃將武昌、漢陽、漢口三鎮各軍事、政治、交通機關及一切重要建築物予以徹底的破壞，然後於當晚很有秩序的撤退，分別向各指定地點轉進。我軍撤退前，市內壯丁均經按照預定步驟，陸續西移，並留勇士五十名，担负掩護後方責任。入夜，日騎兵到達漢口，日本租界附近地區，我五十名勇士，即分據各要隘，將他們阻擊，一直等到我渡漢水的大軍從容退盡後，五十名勇士便用迅速的手段，將日租界各重要建築物予以破壞，然後全部安然退出。日軍佔領武漢後，見所得不償所失，遂遷怒我民衆，將沿漢水一帶民房，盡行縱火焚燒，並另關一日本商場，一召日本、朝鮮、台灣浪人，到漢口經營商業。黃崗天主堂，原設有難民收容所，日軍將難民悉數擄到漢口，迫婦女爲妓，壯丁爲苦工，如敢不從，立即慘殺。漢口租界以外各地，日兵姦淫擄掠，情形更慘，日租界後方及特一區平民住宅，日軍防我游擊隊作爲憑藉，全部加以焚燬，以致各平民均流離失所。看官看到這裏，也許又不要責備做書的不該簡略敘過，因爲第十八回書中敘述戰事只到雙十節左右爲止，那時武漢的形勢雖已日見危迫，但日軍各路還被阻在武漢外圍很遠的地方，到底他們怎樣迫近武漢的，這裏少不得要補敘一下，並把他佔領武漢後的動向表明，後文才有頭緒。前面說過：日軍進犯武漢，分爲長江南岸和北岸兩路，南岸爲主力，北岸爲助力，北岸的日軍，又分爲大別山北面和南面兩路，山北爲主力，山南爲助力。現在且先說長江南岸的日軍主力，自從攻陷瑞昌以後，就由瑞昌分兵六路：第一

路於九月二十四日陷富池口，十月四日陷半壁山；第二路於十月二日陷排市；第三路十月五日陷簪溪；第四路十月六日陷楊家山；第五路十月九日陷隘街口；這時日軍忽又由富池口和排市之間由瑞昌向陽新出第六路，由這六路組成螺絲一樣的隊伍，向武昌後面富水流域越河絞進。第一路十月十六日攻陷石灰窰，十九日攻陷黃石港；第二路於十月十八日陷陽新，二十一日陷大冶，二十二日會同黃石港的第一路陷鄂城，二十四日陷華容鎮，二十五日陷葛店，二十七日由葛店一支日軍攻入武昌城；第三路十月十六日陷三溪口，二十六日陷金牛鎮，二十七日切斷粵漢鐵路線賀勝橋鐵道；第四路於十月十八日陷辛潭鋪，十九日陷陽辛鎮，後分兩翼出動，左翼二十一日陷慈口鎮，預攻通山，右翼十月二十七日和賀勝橋日軍併成平行線，切斷橫溝橋鐵路。第五路守楊家山未動。第六路即原攻星子的一路，不是由瑞昌出發的，而是由星子出發的，十月九日攻陷隘街口，二十七日會同南潯線馬迴嶺的日軍再犯德安，我軍與日軍血戰六晝夜，殲滅他兩聯隊約二萬餘人之衆，始放棄德安。這一路的我軍，此後即依幕阜山脈與粵漢線北段及湘鄂公路的我軍互爲犄角，不斷予以軍以痛擊。這時長江南岸的日軍雖然攻下了武昌、咸甯、慈石鎮、簪溪、德安，但很難鞏固武昌這個大城市。日軍爲防我軍反攻武漢起見，不得不向我岳州、通城、永修三據點再取攻勢，以謀結束長江南岸的戰爭於暫時。於是又分兵兩路進攻，一路由慈石鎮於十一月四日攻下通山，同時會合咸甯的日軍攻下南林橋，六日陷崇陽，九日陷通城。一路由咸甯經粵漢路西進，於十一月四日陷蒲圻。

六日陷新店，九日陷長安驛，十一月十一日終於給他攻陷了岳州這一據點，結束了長江南岸的戰爭。至於長江北岸大別山北面的日軍左翼，自從攻陷信陽，沿平漢路南段西邊和平漢路成平行線而南下入湖北省境，於十月二十四日攻陷應山，二十八日攻陷安陸，三十日就攻到漢口西邊的應城，再於十一月四日攻到皂市而結束了大別山北的左翼戰爭。右翼在九月十六日攻陷商城以後，便分爲東西兩支，西支於九月二十二日陷沙窩，東支於十月八日陷新店，至此忽又合爲一支，於十月二十五日陷麻城，二十六日陷宋埠。又再分爲南北兩支，北支於十月二十七日越黃安，當天經過河口，二十八日便攻陷平漢路上的花園。南支於十月二十七日陷岐亭，三十日陷孝感，十一月二日與應城的日軍會合於長江埠，總結大別山北左右兩翼的戰爭於長江埠。至於大別山南面的日軍，是進攻武漢的中路，自從於九月六日攻陷廣濟以後，就分兵兩支，南支於九月二十九日陷田家鎮，十月八日陷蘄春，十月二十一日陷蘭溪鎮，以幫助北支攻打蘄水；北支於十月二十一日陷蘄水，二十三日陷新洲，二十四日陷黃陂，二十五日切斷橫店，再由橫店於二十七日入漢口市；二十八日經漢陽會合武昌過江的日軍分三支，以二支從漢陽出發，一支陷漢川，一支陷黃陵磯，均於三十一日到達；另一支從武昌出發，十月二十九日佔領了金口鎮，而結束了沿江躍進的南北二線日軍攻勢戰。從上面的經過看來，日軍對進攻武漢的戰略最主要的一點作用，是向武昌後面車螺絲前進的日軍，和由金山衛向南京後面車螺絲前進的日軍戰略作用大體相同，所不同的是武漢戰爭時日本如果

沒有沿江躍進的海陸空軍出動，那麼日本陸軍向粵漢路和平漢路的迂迴戰略就很難起戰略作用。另一方面是我軍除對日軍的迂迴戰略加以必需的打擊以延長武漢保衛戰的時間外，並沒有執行武漢核心的大決戰，我軍抵抗到戰略上無需作過分犧牲時，主力就從武漢周圍自動的撤退了。可是五個多月的武漢保衛戰，我軍至少會爭到三個戰果：首先是我軍和日軍死傷的比例，竟修改成「一與一」之比，把淞滬會戰的「一與三」之比，徐州會戰的「一與二」之比完全打破推翻，這是第一個戰果。其次，在每一個戰鬥上，日軍正面戰的死傷比較少，側面戰的死傷比較多，甚至於在六安、霍山，在潢川、商城，在信陽、麻城等地的大別山北面戰爭中，日軍也時常有「前方死傷少，後方死傷多」的事實。在大別山南也是一樣，如日軍打德安的死傷比打陽新的死傷大幾倍，在武漢戰役結束期的岳州戰爭也是一樣，日軍打岳州時，我軍反攻咸甯，日軍打通城時，我軍反攻崇陽，日軍都是前面打勝仗，後面吃敗仗，這表現我軍的機動性空前的增加了，這是第二個戰果。其三，在淞滬和華北戰爭時期，我軍撤退後，保留於日軍後方的是游擊隊；在徐州會戰時期，我軍撤退後，保留於日軍後方的是游擊隊與魯東的少數正規軍；在武漢會戰時期，我軍撤退後，保留於日軍後方的是游擊隊和大兵團的正式部隊，如大別山上的粵桂健兒與幕阜山、鷄公山上的湘贛健兒，總數共在十師上下。武漢雖失，而武漢三鎮沒有一天不搖擺在大別山、幕阜山、雞公山之間，一夕數驚，不得穩定，這是第三個戰果。不過我國在戰略上雖然一次比一次進步，一次比一次成功，但在政治上，

却還不容諱言的存在着不少缺點，尤其是執行政略的地方長官，大多數對於拖延時間消耗敵人，這個抗戰最高的指導原則了解不夠，不能步步爲營處處抵抗的和敵人進行持久戰，不是缺少警覺，過分大意，疏於防範，就是患着極厲害的恐日病，神經過敏，舉止倉皇，以致不但沒有打擊敵人，反而損害了自己。前一點可以用十天失陷廣州爲例，後一點則可以用長沙大火爲例，長沙大火發生於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那時岳州剛剛被日軍攻陷，長沙距離岳州很近，日機復大批轟炸平江、岳州、通城等處，長沙城內謠言盪起，大家都說日軍快要殺來了。長沙警備司令鄒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崑，長沙警察局長文重孚，這幾個人本來負有維持長沙治安的全責，可是他們却都是庸才，不知道日軍的進攻岳州，乃是要鞏固武漢的後門，却以爲岳州既失，長沙勢必不保。因此對於日軍即將進攻長沙的謠言，個個都驚慌失措，心神不定起來，不但不去安定民心，嚴辦造謠的人，反而和一般無知識的民衆一樣，神經過敏的去推波助瀾。當下三個人匆匆在警備司令部裏舉行一次會議，鄒悌道：「日軍已經攻陷岳州，指日就要殺奔長沙來了，我們這裏却連一些準備都沒有，可怎麼是好？」徐崑道：「我看我們還是趕快從事破壞工作，以免臨時措手不及。」文重孚道：「日軍還沒有來，我們就先從事起破壞工作來，似乎嫌過於操切一些罷？」徐崑道：「這有什麼關係，軍事當局不是早已有了命令，爲了作戰上的必要起見，對於重要城市以及與軍事有關的建築物，准許施行破壞，免資敵人應用嗎？現在長沙既然臨近戰區，事前準備，正是當然的事，若等日軍兵臨城下，再着

手破壞，恐怕已經來不及了。」鄒悌道：「不錯！事不宜遲，我們趕快進行罷。可是怎樣着手破壞呢？」徐崑道：「聽說武漢撤退時，我軍對各種重要建築物，都是埋藏炸藥把牠炸燬的，就是青島對於日人產業的破壞工作也是如此。」鄒悌道：「這恐使不得，青島和武漢都是先撤退了民衆再從事破壞的，現在長沙人口還沒有盡量疏散，要是施用炸藥去炸燬各項建築物，不但容易引起民衆驚惶，還恐傷及無辜民衆。」文重孚道：「不如放起一把火來，燒光了牠，到那時日軍的使攻陷長沙，所得的也只是一片焦土了。」徐崑拍手道：「妙！妙！這就是所謂焦土政策，我們決定這樣辦罷。」當下商議已定，便各自去知照軍警，準備放火。當天晚上，長沙民衆已經深入睡鄉，忽然報道火起，起初還只當是普通火警，並不以為意，不料一霎那間，四處火起，急忙都奔出門來看時，只見四下裏火光燭天，濃烟直冒，東南西北各門都火辣辣的燒將起來，火光中更夾雜着一片鼎沸的人聲，原來警備司令鄒悌，警備團長徐崑，警察局長文重孚，保安處長徐權，一面命令軍警在各街各巷放火，一面又叫這些軍警們大聲吶喊傳諭民衆道：「日軍馬上就要攻進長沙來了，大家的財產反正都保留不住，與其把我們的房屋衣服器具留給他們去使用，不如自己先放火燒掉。」民衆們聽了這話，覺得有理，又以爲日軍果然就要到來，一時激於義憤，便不但不去救火，反而紛紛動手把自己的房屋燒將起來，於是火勢愈加浩大。這時却驚動一位長官，你道是誰，原來正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將軍，他對爲前方軍情緊急，還沒有睡覺，忽然聽得一片喊聲，不覺吃了一驚，以爲日軍先頭部隊已經逼近。

長沙了，細聽却又覺不像，急忙走出省政府來看時，只見四下裏紅光燭天，長沙全城已經變成了一片火海，一時還料想不到這火是自己放的，還當是日軍便衣隊混進城來放火，擾亂治安，他到底是一省主席，守土有責，連忙親自率了衛兵出來巡視彈壓。走了不多一段路，火光中正撞着警備司令鄒悌，只見他率領着軍警，不但不去救火，反而挨家挨戶的放火，饒是老謀深算的張治中，這時也不禁大驚失色，連忙攔住了鄒悌問道：「你瘋了嗎？這算是什麼意思？」鄒悌神氣安閒的答道：「我正在執行軍事當局的命令，破壞長沙城裏的建築物，以免被敵人利用。」張治中聽了頓腳道：「你錯了！破壞固然需要破壞，可是此刻敵人還沒有來，破壞只應該作爲一種準備工作，怎麼你竟把這準備工作實行起來？」鄒悌不覺呆了一呆，知道自己做壞了事，後悔不及，默然不語。張治中發狠道：「還不快去救火！」鄒悌領命，待要督率軍警去救火時，爭奈四下裏都是火，不知從何處救起，並且火勢延燒很快，全城都已化成一片火海，要救也無從救起，只好眼睜睜的看着牠燒。那火直延燒到第二天上午才熄，長沙全城精華，都變成了一片焦土，剩下的房屋，只有不多幾幢。長沙大火的消息傳出來後，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非常震怒，特地躬親蒞臨長沙視察，看見全城房屋燒燬，居民流離失所，災情嚴重，損失鉅大，不勝槍痛，除了一面遴員派隊，分別收容救濟難民，恢復秩序和交通工具外，一面澈查肇事禍首，將長沙警備司令鄒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崑，長沙省會警察局局長文重孚，交由軍事委員會高等軍事法庭會審，判處死刑，發交株長警備司令部依法執行槍決。又以湖南省

政府主席張治中，雖然和這次長沙大火事件無關，然而用人失察，防範疏忽，實在也難辭其咎，特予以革職留任的處分，並責任他辦理善後，以觀後效。保安處長徐權驚惶失措，動搖人心，革職查辦，其餘有關人員，也都加以澈查究辦。所有遭難軍民，流離民衆，及所受損失，則飭令湖南省政府督同當地軍警機關設法收容救濟調查，並令於被災區域，逐步清理，分期舉辦復興工作。長沙大火案至此才告一段落。這時汪精衛還在重慶，早已心懷異志，陰謀賣國，準備和日本攜手合作，便借着這長沙大火爲題目，發表了一篇狂吠式的文章，不管政府對於長沙大火如何解釋，一味惡意攻擊抗戰中的破壞工作，對抗戰政策妄肆謾評，明眼人都看出他已經包藏禍心了。果然，隔不了多久，他就私自逃出了重慶，去進行他的賣國工作。看官，做書的一口氣寫到這裏，足足寫了有十二萬字，寫得手也痠了，趁此中日第一階段的戰爭結束的時期，暫時告一段落。要知日本軍閥如何設計誘降，汪精衛如何作奸賣國，私自出奔，組織傀儡政府，會仲鳴河內被刺，林柏生香港受傷，日軍登陸海南島，南昌陷落，長沙大捷，日軍進犯南寧，我機械化部隊大戰崑崙關，種種緊張熱鬧回目，均待第二集書中表明。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印

編著者 杜 惜 冰

出版及
發行者 東方書店

發行所 東方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一三六號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 48